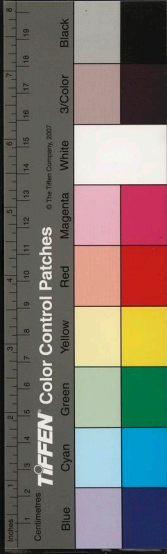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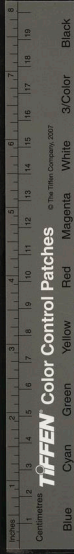
賀登極以朝旨購大平御覽宋人祕不許延寵上表
懇請乃得及還王曰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今朕得
之使者之能也使副僚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
人乞外補時王欲擇人授全清廣三州令迎候宋使
以延寵有輔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出知全州收
為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以最聞召拜樞密院左承
宣刑部侍郎知御史臺事轉尚書左丞翰林侍講學
士睿宗即位拜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
旨出為東北面兵馬使兼行營兵馬使奏東界徵發
內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一家
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軍至樞密之下非自慮募者
亦免從之遷檢校司空刑部尚書初術士以讖勸王
就西京龍堰創宮闕以時巡幸遣內人鄭克恭與司
天少監崔資顯太史令陰德全吳知老注簿同正金
謂碑等相龍堰舊墟命兩府及長齡殿讎校儒臣會
議皆以為可延寵獨曰南京之役甫畢民勞財匱不
可起新宮如欲巡御莫如舊宮不報平章事崔弘勳
等又奏據太史官狀稱自御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
基業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創新闕移御受朝頌下新
令延寵駁曰今作龍堰宮有三不可以文宗明睿猶
惑術數作西京左右宮既而悔悟以為無應終不巡
虛費財力其不可一也近者開創南京八年而無吉



應其不可二也西京舊宮與今所求龍堰相去不遠地勢吉凶未必有異况無明訣可徵而棄祖宗舊宮別構新闕毀撤屋廬騷動人民其不可三也伏望英斷勿疑一依老臣所奏巡御舊宮以講社稷長久之策無從臆說妄興工役以致人怨王卒從弘嗣等所言時議惜之王伐女真以延寵副尹瓘時大臣皆贊成之延寵頗以為疑徵語瓘瓘曰策已決矣又何疑延寵默然遂出師破女真拓地築九城語在瓘傳錄功為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賜廐馬一匹女真復來爭地圍雄州王授延寵鉄鉞往

巡檢使崔弘正等率諸將分兵固守與戰日久人馬困乏將潰延寵使文冠金駿王字之等率精銳一萬分為四道水陸俱進至烏音志沙烏二嶺下賊先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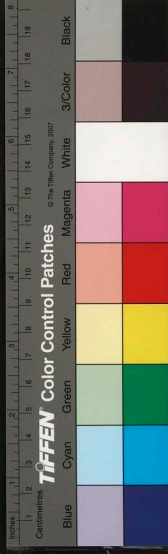
嶺頭我兵爭登急擊斬百九十一級賊奔北欲復結陣拒戰官軍乘勝力戰大敗之斬二百九十一級賊遂燒柵而遁延寵八城責城中將士不待援兵輒出戰多被殺傷使士氣沮喪罰有差加攘寇鎮國功臣守司徒延英殿大學士凱還王引見於文德殿問邊事賜宴以勞之女真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數月去城十里築小城立六柵攻城甚急城幾陷兵馬副使李冠珍等訓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且守且戰然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久勢窮死傷者多延寵聞之憤然欲行王復授鉄鉞
遣之行至公嶮鎮賊遮路掩擊我師大敗將卒投甲
散入諸城陷沒死傷不可勝數延寵具狀自劾與瓘
勒兵將再赴吉州會賊遣使請和遂還宰相請治敗
軍之罪王遣使收鉄鉞不得復命歸私第王以宰相
臺諫屢請罪不已免官削功臣號尋復守司空中書
侍郎平章事延寵上表讓王不允曰才雖衆循名責
實則可與謀其政者有幾罪雖重不曰欺其心者猶
或赦故曹洙割地而魯公不責之孟明敗軍而秦穆
復用之向者東夷不恭累世為害先王有憤而欲代
遲疑而猶豫後能征討以蕩平斬馘既多俘虜亦夥
拓開封境築設城池雖論議之尚喧乃勤勞之可記
爰加寵命俾復舊資當体眷懷勿煩謙遜累加守司
徒守大尉監修國史上柱國歷判吏禮兵部事以疾
累上章乞退王以耆儒舊德欲終始倚用不計十一
年卒謚文襄年六十二筋躬謹行拘拘然以忠儉自
許不干譽當官持論務祛時弊未嘗以私害公故王
重之命近臣監護喪事百官會葬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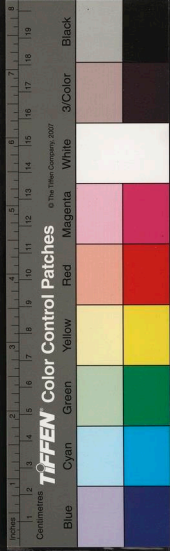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金富脩 富儀

金富脩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太祖初置慶州以魏英為州長即富脩曾祖也父覲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兄弟四人長富弼次富脩次富軾次富儀富脩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叡八宋為叡作表辭雅麗帝再遣內臣獎諭肅宗朝拜拾遺知制誥出守原尚二州皆有聲績睿宗時拜禮部郎中遼將伐女真遣使來請兵王會群臣議皆以為可



富脩與弟富軾及戶部員外郎韓冲石正言閔脩衛尉少卿拓後京等言國家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息肩今為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其利害恐難測也尋以國子司業起居注充寶文閣待制陞直學士時王好文學常與寶文閣儒臣講論經史富脩雄辯折衷人莫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即位欲大用驟遷同知樞密院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脩嘗苦風虛八年累表乞骸骨改授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祕書省事柱國十年卒年六十二贈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監部事上柱國益文簡為人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不事生產文章華瞻凡辭命必命富脩色嘗製八關致語口號睿宗覽之大悅詔常用勿易宋樂人夔中立來投為樂官及歸誦其辭於帝前後李資諒八朝帝問八關致語口號誰之所製雖有僭語誠嘉章也睿宗以富脩富軾富轍皆為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勅有司歲賜廩粟其母以為既得諸子祿養此亦國恩不貲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

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肅宗二年登第舊制三子登科歲廩母三十石富儀兄三人並先登科至是制加一十石遂以為常在職廉謹累遷直翰林院睿宗六



年以書狀從樞密院副使金緣如宋上表乞赴壁雍
觀講帝答詔有凱觀重席往詣橫經誠悃備陳文辭
兼麗之語還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遣使請結為兄
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儀獨上疏曰臣
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與之稱臣或下嫁
公主凡可以和親者無不為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為
伯叔兄弟世世和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而於
蠻胡之國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保全
國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禦邊失策以速遼人之
八寇誠為可鑑臣伏願聖朝思長圖遠策以保國家
而無後悔宰樞無不笑且非之遂不報二宗在東宮
富儀為詹事府司直以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
中丞歷吏戶禮三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王嘗問邊
事奏曰杜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
彥博議邊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動遠王安
石曰彥博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孟
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今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
者由不自治也今我三韓之地豈持七十里而已哉
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良騎野
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
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
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此梁商之策甚



今於今之刑勢宜令京城及諸州鎮高城深池富強
弩毒矢雷石火箭遣使督察主吏以賞罰之妙清請
營新宮於西京富儀上疏極言不可妙清據西京判
王師討之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為西京城險
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耳王嘉納之
以為左軍帥尋知樞密院事及賊平皆如其策賜金
帶富儀未顯時家僮治圃得銅印文曰青幢之印後
考新羅故事青幢乃左軍也至是果為左軍帥十四
年卒王震悼贈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判尚
書禮部修國史柱國謚文懿性坦蕩不事家產亦未
嘗以勢利嬰其心詩文豪邁曾笑人口金史薛昉來
富儀為館伴昉能詩與相唱和往復數十篇富儀略
無滯思昉服其敏後內侍崔孝溫如金昉子汝嘉問
曰吾父嘗言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今無恙乎聞其
卒嗟歎久之

高令臣

高令臣開州人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登第進累
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屈撓睿宗初授散騎常
侍慶尚道大水令臣奉使安撫奏蠲公田稅民賴蘇
息歷吏禮部尚書拜檢校司空叅知政事時王銳意
致理公卿爭進新法令臣以為祖宗成憲具在不可
紛更俱守而勿失可也以年老致仕十一年卒年七



十二報朝三日謚良敬平生以清儉自守及卒家無羨財子湜

金黃元 李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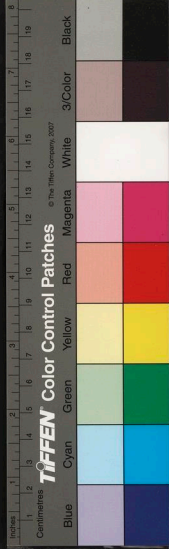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為古文號海東第一清直不附勢與李執善同在翰林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綺從天降黿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求寫全篇而去宰相李子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尚曰若此輩久在翰院必謫誤後生遂奏斥之尚書金商佑有詩曰學非浮薄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媚今宣宗聞之擢為右拾遺知結未幾出守京山府有吏捕殺人強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已服宜治罪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吏民皆服其神在京山二年多惠政以貢銀品不中罷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籍每觀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為先輩而不名睿宗朝累遷中書舍人奉使如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州郡倉廩賑之王從其言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歷禮部侍郎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表請老踰年乃許女真侵遼盡下東邊諸城惟來遠挹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減價買穀于我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



請糶二城兼許貿易不報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性不
拘檢頗好聲色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當途有不
悅者沮之子通理存道通文執字公濟初名載清州
人父攸績禮部侍郎執宣宗時為少府注簿承勅校
入宋表誤書遼大安年號宋還其表坐免官肅宗六
年以禮部中奉使如遼大覺國師屬孔目官李復請
獻金鍾使還刑部劾治復罪軌以知而不禁亦罷詹
宗朝累拜政堂文學戶部尚書修國史進守司空叅
知政事以疾累上表乞致仕優詔許之七十年卒謚
文簡

郭尚與

郭尚字元老清州人起小吏蚤緣攀附事宣宗於國
原邸宣宗即位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至樞密院左承
宣出入禁闥權勢日熾嘗矯傳王旨有司劾請奪職
不報肅宗在邸召見遺犀帶辭不受及宣宗大漸尚
侍疾卧內肅宗至寢門欲入問疾尚曰今主上彌留
王子若無召命不宜直入遂不納肅宗立以尚事先
君無貳心欲大用拜戶部尚書出知西京留守政未
滿召為刑部尚書諫官奏曰尚出守無政可記請終
三載不從驟遷尚書右僕射叅知政事時平章事尹
瓘請行錢幣尚力言以為非風俗所宜上疏爭之不
得尋致仕居家睿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謚順尚質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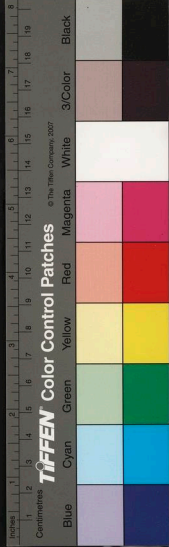
無他技能平生不事生產家無餘貲子坦與少時夢
有人命名輿遂以為名字夢得自幼不茹葷不從群
兒戲常獨處一室力學登第屬內侍以閣門祇候出
為洪州使就野外川上築小庵名曰長溪草堂公暇
每往遊息考滿入為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在
東宮識之即位遣中使徵之使居禁中純福殿稱為
先生以烏巾鶴氅常侍左右從容談論唱和詩人謂
之金門羽客王以其久在禁中或思出遊賜別業西
華門外與嘗請餞八宋使王字之文公裕於別業王
賜酒果命內官主辦供張甚盛物議非之既而固求
退居賜成東若頤山一峯講室以居號東山先生名
其堂曰虛靜齋曰養志親書額賜之一日王微行至
山齋輿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壁而還後又幸
山齋執其手使口號其見寵遇如此仁宗八年卒年
七十二王嗟悼遣近臣祭之贈謚真靜命知制誥鄭
知常作山齋記立石輿瑰偉無髯目若懸珠涉獵書
史至於道釋醫藥陰陽之說見輒成誦不忘射御琴
碁靡所不治終身不娶妻在洪州私一妓將還使飲
藥詐言仙去潛携至京色衰遣歸又於山齋常以婢
妾自隨為時議所少

劉載

胡宗旦

慎安之

劉載宋泉州人宣宗時隨商舶來試以詩賦授千牛



衛錄事參軍睿宗朝歷左散
吏禮部尚書十三年以守司空尚書右僕射卒載能
文性朴素不事生產雖偕商人來自立朝不復相親
時議多之

胡宗旦亦宋福州人嘗入大學為上舍生後遊兩浙
遂從商舶來睿宗寵顧優厚補左右衛錄事尋權直
翰林院驟遷寶文閣待制時王頗好樂妓玲瓏遏雲
以善歌屢承恩賚國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詩諷之
中書舍人鄭克永以白王王不悅會孝冲赴舉王命
黜之遂下獄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宗旦性聰敏博
學能文楚自書家道一在氣韻建炎後之行也
無惑後事仁宗為起居舍人

慎安之字元老亦宋開封府人父脩文宗朝隨海舶
來有學識且精醫術登科官至守司徒左僕射參知
政事致仕謚恭獻安之事睿仁二朝知水州為政清
肅吏畏民懷累遷兵部尚書三司使判閤門事卒容
儀秀美性度寬弘臨事廉平善醫藥曉漢語凡移南
北朝文牒多出其手

金景庸

金景庸慶州人父元晃兵部尚書本新羅宗室景庸
容儀偉麗有貴介風彩少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鬪於
道宋商客見之語曰僕好相人今觀子相骨法秀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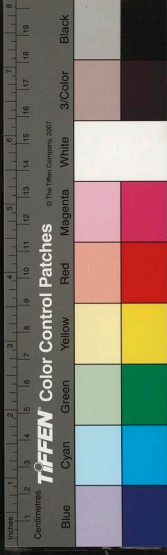


必富貴而壽請自愛景庸由是頗自負以閣門祗候
出為廣州判官為政不苛人畏敬之嘗冬月大醉乘
駿馬走過漢江馬蹄所觸冰破水湧而不溺聞者異
之累遷御史中丞肅宗御東池觀射景庸先中鵠心
賜銀器廐馬歷史部侍郎兵戶工三部尚書睿宗初
叅知政事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陞門下侍中上柱國加協謀衛社致理功臣
守大保判尚書吏刑部事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二百戶累上表請老王遣左副承宣安唐
穎賜几杖尋許致仕後名宗室宰樞置酒賞春亭極
權頽謂景庸曰國之元老惟卿在景庸第立平封景

加匡國同德翊聖功臣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七百戶
進爵為公倚勢聚斂殖貨治第壯麗為世所譏仁宗
三年卒年八十五命賻葬贈謚子仁揆中第歷左承
宣左諫議大夫睿宗朝進知奏事累遷至守大尉中
書侍郎平章事女嫁李資諶子之彥資謚敗貶知春
州事後召還守司空左僕射叅知政事卒為人寬厚
不喜臧否人物亦未嘗倚勢驕人優游不斷但保祿
位而已

崔弘嗣

崔弘嗣字國老中原府人家勢單平少力學登科以
文行聞歷拾遺補闕出為平州事有惠政累遷清要



奏通者風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華麗上下無等請
依舊制中行禁止如或有犯尊者奏決卑者先囚後
奏王從之八闕習儀樞密院果卓踰制臺官囚執事
別駕安仁與院使王字之乘醉怒罵使釋之臺官不
聽安仁等奏臣等不肖為小官所辱請罷臣等王重
違大臣意左遷侍御史陳淑盧元崇為都官員外郎
遣近臣敦諭安仁等乃視事仁宗即位由叅知政事
陞中書侍郎平章事奏曰睿宗在位十七年事業宜
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編修官從
之初安仁與文公美崔弘宰及李資諡弟資諒俱在
樞府資諒憑勢安仁公美寺寵崔外知而內忌且與
弘宰不相得安仁又以資諡為國上宰事皆關決而
惰慢不朝事多壅蔽陽尊資諡封為上公不令視事
陰欲奪其權使承宣韓柱奏之諸吏知其謀銜之及
睿宗薨安仁公美以大醫崔思全視疾不謹欲置於
法以故思全頗怨之且資諡以崔惟迪為給事中物
議給然內給事張應樞于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
十口賂資諡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惟
迪聞之訐於資諡資諡大怒請辦於御史臺安仁慙
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美及堂弟鄭克永妹婿知御史
臺事李永等數相會侵夜而散思全得其間欲釋舊
憾與嶮人蔡碩詣於資諡弘宰曰安仁公美給黨陰



謀將不利於李令公資謙頗以為疑遂羅織其罪奏
流安仁於昇州甘勿烏沉殺之流公美于忠州以柱
黨於安仁流靈光郡松島又流永及克永於外安仁
兄尚書右丞安中弟僧永倫從弟禮部郎中韓冲妻
弟侍御史林存壻閨門祇候李仲若子績等四人公
美弟祇候公裕僧可觀克永妹壻右正言崔巨鱗姻
婭員外郎任元濟安中子綸等五人永子元長等三
人皆緣坐流竄其族類罷職者亦多仲若善醫術故
疑之追遣人沉殺之刑部又以左正言李逢原司天
監全幹殿直安天餉等常會安仁家必與陰謀劾奪
一時名流然乘勢速富貴謀軋權貴以至於此及資
謙敗贈謚文烈

李永

李永字大年安城郡人父仲宣以本郡戶長選為京
軍永幼從師學父沒欲繼永業田為胥吏以狀付政
曹主事揖不拜主事怒且罵永即裂其狀曰吾可取
第仕朝何禮汝輩為肅宗朝擢乙科直史館內侍林
彥請討東女真永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忘動彥當
無事時欲用兵生釁甚不可也王不聽命平章事林
幹討之永亦從軍師敗坐免官後知京山府以廉勤
聞累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仁宗初知御史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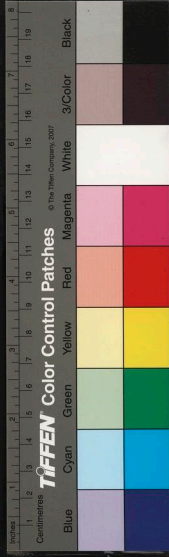


寶文閣學士及李資謙殺韓安仁永以安仁妹壻坐
流瑠烏或有告永曰公之母于將沒為奴婢永曰吾
內省不疚故忍死以待若老母以予故沒為賤隸吾
苟生何為乃飲酒一斗潰懣而卒時人惜之資謙遣
術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瘧者就禱則愈資謙
敗永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事命吏
部削罪案永天資方直不為權貴所撓然取友不端
拓俊京等謀毀李汝霖智祿延等毀斥朴景升永皆
與焉

韓冲

上疏言時政得失轉起居注宋使承信郎許立進武
校尉林大容將還王欲許陞階拜辭冲與左司諫崔
巨鱗侍御史崔弘略等諫曰今詔使本商人嘗到我
國與市井人販賣秩且卑傳詔日拜階上已是過謙
今宜拜階下從之尋遷中書舍人崔弘嗣將隨尹瓘
伐女真誓佛云功若成創大藏堂於開國寺及還私
令軍將輸材冲與左正言任元濟劾奏王諭止之冲
固執乞罷左遷為西京副留守仁宗初李資謙敗召
拜禮部侍郎

流弟外及資謙敗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為西京留守
民聞其來皆喜扈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學士七年以



樞密院副使卒性剛直言無忌諱篤學能文尚廉惠
所至有聲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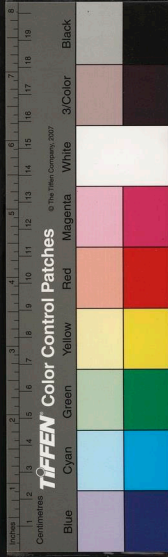
林槩

唐祿崇

林槩沃溝縣人清直廉謹有大臣風文宗朝以內侍
管勾大倉有韓順者居倉側盜竊倉穀誣弄官吏家
資鉅萬至有搢紳與之交通者槩發其姦置於法朝
議多之歷事順宣獻肅睿五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
章事致仕卒輟朝三日謚元敬子有謙有文有文登
第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仁宗三年卒年七十
有庾祿崇亦以剛直稱祿崇字龜壽茂松縣人以儒
任義直前雖豪右親戚不敢撓肅宗朝累歷右散騎
常侍樞密院使尚書右僕射睿宗時進叅知政事雖
貴顯衣服第宅如布衣時卒輟朝三日謚安貞

金駿

金駿字適中開州人少英銳好學善屬文擢魁科補
晉州目錄以清白累遷左拾遺知制誥睿宗朝拜刑
部郎中尹瓘征女真駿為左軍判官軍敗瓘怒縛軍
卒將戮之駿大言曰今日之敗由知兵馬事林彥之
失律也釋不問而戮此輩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
意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歷右散騎常侍兵禮二
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



判禮部事仁宗二年卒年六十八謚貞慎

柳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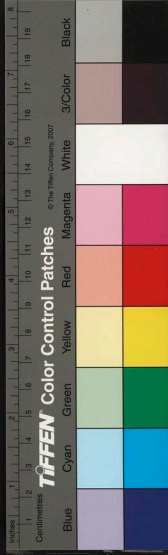
柳仁著貞州人父洪以武略進宣宗時拜侍中通春秋左傳及兵家秘訣每國有虞疑引古決策多中時議重之卒謚巨肅仁著陰補衛尉注簿中睿宗三年第自閤門祇候歷官至叅知政事八年卒王親製文祭之贈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貞簡配享睿宗廟庭仁著姊為肅宗妃門戶貴顯乃與諸生游讀書登科為宰相不以富貴驕人有儒者風無子

康拯

仁祐死國事例補良醜史為吏役十年加軍器注簿同正出為寧仁鎮判官鎮溟都部署副使與女真戰累有功肅宗初除監察御史後為東北面兵馬判官又與女真戰於菱島獻四十八級賜絹十匹陞殿中侍御史睿宗即位授知御史臺事尹瓘征女真拯以左軍知兵馬事從之有功拜左散騎常侍歷御史大夫刑戶二部尚書左僕射進叅知政事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十五年卒年七十二謚景襄子福輿

許慶

許慶孔巖縣人中第以文學顯清廉忠儉肅宗在潛



邸引為府寮及即位拜樞密院承宣出入禁中恩渥殊異睿宗初歷刑吏二部尚書叅知政事八年加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致仕十年卒輟朝三日謚順平慶雖無赫赫之稱終始一節為朝廷所重子曰諒曰聞光曰謙

文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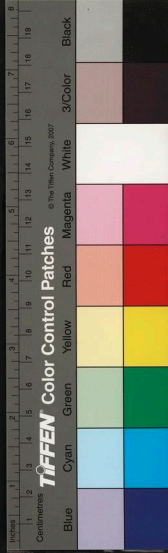
文冠字民章旌善縣人父林幹太子少傅冠文宗朝中第補靜邊鎮副將與女真戰於草堤有功邊民大飢冠發公私儲賑之所活甚眾肅宗初拜禮部員外郎歷起居注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睿宗即位授右

克之築福州城語在瓊傳以功遷吏部尚書又從吳廷寵復征女真後王諭之曰卿奉職清勤宣勞中外用兵東鄙厥績居多子將擢用六年守司空叅知政事以老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一謚章敬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為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署如遼謁冠於宣州佩劍升拜極閒冠立受不交一言冲後屢稱之曰冠真有元帥氣量固非庸庸者先是為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官必曲為禮貌以干譽冠不然故冲稱之子子麟子鳳子龜子龍

鄭沆

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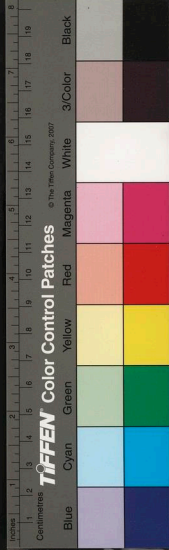
鄭沆字子臨東萊郡人父穆大府卿沆性穎悟好學



肅宗時中第補尚州司錄州數以年少易之及臨事
善斷皆歎服州人數司錄二鄭一韓謂沆及鄭克永
韓冲也秩滿直翰林院睿宗朝以內侍掌奏事處心
平直出納詳明隨李資諒如宋館伴學士王黼見所
製表章稱嘆之還拜右正言論事謹直為權貴所忌
通判全州尋召還為右司諫歷按揚廣心忠清兩道
仁宗幼冲即位李資謙威勢震赫郡守及奉使者競
聚斂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樞密院承宣陞知
奏事勸王讀書學業日就王以妙清言幸西京妙清
鄭知常欲王長御西京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沆

年上疏請修西京宮闕

崔滋盛出試題繆誤有司請罷貢舉舉子金貽永沆
之女壻王妃母弟也尹英瞻承宣韓惟忠女壻亦妃
戚也妃勸王勿罷舉沆與惟忠亦因宦官干請得不
罷十四年沆有疾王遣內醫診視疾革進知樞密院
事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命下翼日卒年五十七
王震悼輟朝弔祭聞其家無擔石之儲嘆曰三十年
近侍十一年承制貧如是可嘉也加賻米百碩布二
百匹御筆特謚文安子叙仕至內侍郎中以恭睿太
后妹壻有寵於仁宗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候環
常與遊戲鄭誠金存中等誣構敘罪以聞毅宗疑之
臺諫劾敘陰結宗室夜聚宴飲乃流於東萊語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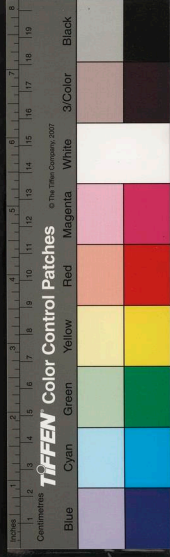
寧候傳叙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朝議也行當召還叙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詞極悽惋叙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為鄭瓜亭

金克儉

金克儉字伯儀靈光郡人祖行瓊平章事克儉以祖蔭進肅宗時守安東府八拜監察御史仁宗時由尚書左僕射陞叅知政事致仕加守司空太子少師卒謚祁烈克儉雖無學術公勤不解累厯中外以果辦稱及當鈞軸但敦謹保位而已

金若溫

力學登第自尚衣奉御通判廣州入拜中書舍人歷閣門使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仁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檢校司徒守司空上柱國十八年以門下侍中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恩靖性恭儉廉靜未嘗以富貴驕人李資謙以國舅當國士之喜利者爭附之若溫與謙為堂兄弟而不相比世多其守正子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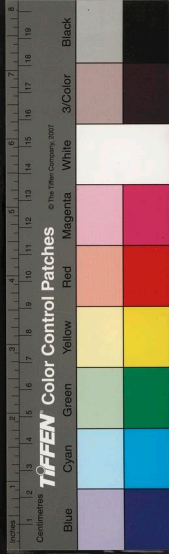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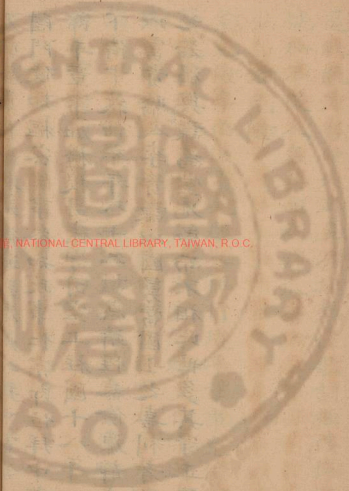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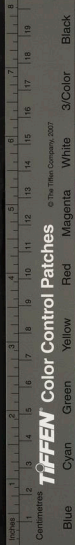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金富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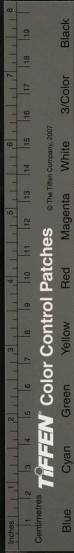
金富軾富侑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大都護府司錄叅軍事考滿直翰林院扈右司諫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李資謙以國舅當國王詔資謙於朕為外祖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兩府兩制及諸侍從官其會議以聞實文閣學士鄭克永御史雜端崔濡議日傳云天子有不臣者三后之父母居其一今資謙宜上表不稱臣君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徑詣幕次拜上



答拜而後坐殿衆議雷同富軾時為竇文閣侍制獨
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寮令說太
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詔曰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
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
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大上皇以
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則不可令人主拜也
不其侯伏完獻帝皇后父也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
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
如子又東京羣臣議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紛紜
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
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
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况外祖乎按儀禮五
服制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與己父母尊親
相遠豈得與上抗禮宜令上表稱臣在王庭則行君
臣之禮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此則公義私
恩兩相順矣宰輔以兩議聞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
謙資謙奏曰臣雖無知今觀富軾議實天下之公論
也微斯人羣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其議勿疑詔
可尋與朴昇中鄭克永修睿宗實錄二年轉禮部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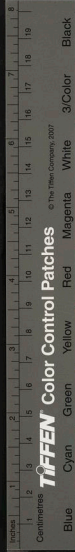
郎王追封資謙祖考昇中欲媚資謙請焚黃日賜教坊樂富軾以為宗廟用樂衆平生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為仁壽節富軾言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日為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平章事金若溫曰侍郎議善四年拜御史大夫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進平章事加守司空十二年王以妙清言欲幸西京避災富軾奏曰今夏雷震西京大華宮三十餘所若是吉地天必不如此避災於此不亦左乎況今西成未收車駕若出必蹂禾稼非仁民愛物之意人與東宮上流臣言王曰所當從人而行十三年正月妙清與趙匡胤等據西京反王以富軾為元帥將中軍金正純鄭旌淑盧令琚林英尹彥頤李瑱高唐愈劉英佐之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金且李愈李有開尹彥攸佐之知御史臺事李周衍將右軍陳淑梁祐忠陳景甫王洙佐之西人矯詔徵兵兩界急王遣淑周衍景甫洙分將右軍二千人自東路往諭諸城仍搜賊黨命富儀率左軍先趣西京王召問兩府大臣將出師富軾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金安白壽翰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深然之召知常等三人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王御天福殿富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戎服入見乃命上陞親授鉞遣之曰聞外之事卿其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然西人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慎勿多殺右軍先行次馬川亭中軍次金郊驛邏騎擒致西京諜者田元稷富軾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軍已發有能自新效順者可保性命不爾天誅不可久違時士卒頗驕謂朝夕凱還裝褚單寡會天雨雪士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撫循賙給軍情乃安王以洪彝叙李仲孚為西人黨授詔書往諭之彝叙等緩行四日始至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詔書而還富軾囚彝叙于平州流仲孚于白翎鎮至寶山驛則制人今大軍已出宜卷甲倍道疾馳掩賊不備最爾小醜計日可擒若所至掩留必失機會且使賊益得為計非我之利富軾曰不然西京謀反已五六年其設計必周戰守之具既備然後舉今欲掩其不備不已晚乎且我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竊發一可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為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列城狐疑莫辨真偽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矣莫若引軍從間道繞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使與西人絕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遂引兵



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會聯次以行富軾由射
岩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一日馳檄諸城諭以
奉辭討賊之意遣軍吏盧仁諧招諭西京且覘城中
虛實引諸軍道漣州抵安北大都護府淑周衍等自
東界來會前此遣錄事金子浩等懷勅間行歷兩界
城鎮告諭西人反狀人心猶懷顧望及大軍至列城
震懼出迎官軍富軾又遣寮椽曉諭至數四匡等知
不可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平州判官金
滄夫賫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岳及岳子浩等首使
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趙昌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
及元帥之言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欲以羊酒犒獻敢
請日期於是富軾遣錄事白祿珍奏之又貽書兩府
曰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之路宰相文公仁崔濡韓
惟忠謂祿珍曰汝元帥不直趣西京循迢路以赴安
北吾等奏遣單介賫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
為滄夫至郊面縛瞻等將入京兩府遣法司枷鎖請
下獄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縛襲衣冠入
見賜酒食勞慰置客館未幾下獄曷妙清等首于市
賜富軾銀藥合詔曰逆命滔天憤妖人之作亂登壇
受鉞嘉大將之請行觸風霜之返寒憫士卒之辛苦
今者王師壓境賊類摧鋒傳首于茲已協橐街之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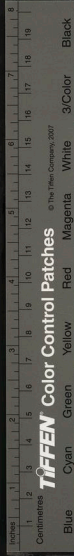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戡兵在即實由蓮幕之謀宜更勉六軍之心卒以圖
萬全之計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必不免復反王遣殿
中侍御史金阜內侍黃文裳與瞻往頒詔阜等劫之
以威不加慰撫西人怨怒二月諷亂兵殺阜文裳及
諸從者瞻奉太祖真逃出捕殺之嬰城固守富軾遣
錄事李德卿往諭又殺之富軾與諸將誓告皇天后
土山川神祇曰西京妖人邪說給人相聚謀反臣等
祇奉王命率師問罪竊念上兵伐謀善智不戰若以
萬衆橫行城中則無辜小民橫罹兵刃非吊民伐罪
之意茲用按甲休兵說之以逆順諭之以禍福然後
詔書屢下而不從使臣方至而見害厥罪貫盈理難
可宥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尚克陰陽使三
軍增氣元惡授首以安宗社以戡干戈雖不責報豈
敢忘恩草芥之誠神其鑒之富軾以西京北負山岡
三面阻水城且高險未易猝拔宜環城列營以逼之
乃命中軍屯川德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
西又以大同江為往來之衝賊若先據道梗不通使
大將軍金良秀侍郎楊齊寶員外郎金精閣門祇候
崔子英直長權景亮等將兵屯守號後軍又使陳淑
郎中王毅閣門祇候金鎔安寶龜等將兵屯重興寺
東號前軍且城外門戶甚多自兵興丁壯多入城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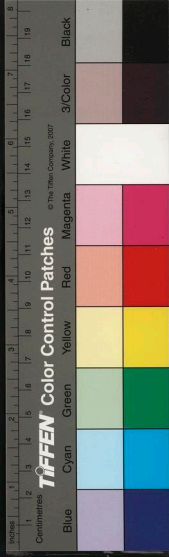
戰卒其餘逃竄山谷富軾以為若不招撫勢必嘯聚為賊耳目分遣軍吏勞來慰諭逃竄者悉出或負糧餉願助軍費者絡繹不絕皆給衣食使得安居西人沿江築城自宣耀門至多景樓凡一千七百三十四間置六門以拒之先是王遣內侍祇候鄭襲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織署令王軾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六百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至是又遣上將軍李祿千大將軍金台祿錄事鄭俊尹惟翰軍候魏通元等自西海領舟師五十艘助討祿千至鐵島欲徑趣西京會日暮潮退水淺舟膠西人以小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同時齊舉及火船相迫延燒戰艦衆弩俱發祿千狼狽不知所圖兵仗皆燒士卒溺沒殆盡台壽俊死祿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人始輕官軍選卒練兵為拒守計富軾慮後軍寡弱夜密送步騎一千以益之賊不知黎明渡馬灘紫浦直衝後軍燒營突進僧冠宣應募從軍擐甲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溺死獲兵船甲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諸軍野屯數月富軾恐春夏之交水潦潺湲至為賊所襲欲築城按甲州鎮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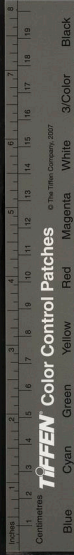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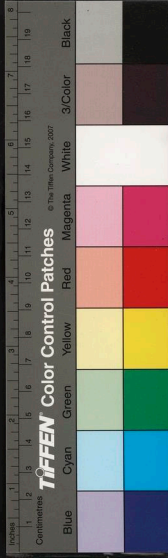
番休就農持久以伺其便議者皆曰西人兵少今舉國興師當指日平盪數月不決尚為稽緩况築城自固不亦示弱乎富軾曰城中兵食有餘人心方固攻之難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戰多殺人乎遂定計以北界州鎮南西近道軍分隸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峙兵積穀閉門休士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而城高塹深雖矢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王遣近臣崔襄抗員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軾亦遣錄事趙譚榮金子浩康羽及僧品先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巢及寨寨皆合衆圍之至寨寨無降意幸其有外患使王師自罷時金使適至賊欲遮刺之以構覺官軍知之候察甚至故賊不敢發賊人恐其黨降附詐為我中軍文牒示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無問老少皆殺之西人頗信之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稍稍歸順時有朝臣獻議曰自古用兵當觀形勢如何豈校一時之損傷乎國家雖與北朝和親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彌年不決若隣敵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敢有逗撓者以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北邊之警寇賊之變不可不虞誠如所議至於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利害也臣觀西都



天設險固未易攻拔况城中甲兵多而守備嚴每壯
士先登僅至城下未有踰城超堞者雲梯衝車皆無
所用童稚婦女擲甗投瓦猶為勦敵設使五軍傳城
而攻不出數日驍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
鼓譟而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
年不決老臣當任其咎然邊鄙之警盜賊之變不可
不虞故欲以全策勝之不傷士卒不挫國威耳兵固
有不期速勝者今以宗社之靈明王之威妖賊負恩
行即殄滅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必破賊
以報王亦以為然卒排羣議而委之三月五軍會攻
不絕不絕步履至火與賊相持不絕及婦女驅出之皆羸餒無人色戰卒往往出降當賊
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先於楊命浦山上豎
柵列營移前軍據之發西南界州縣卒二萬三千二
百僧徒五百五十負土石集材木分命將軍義甫方
宰盧冲積先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鎮戰卒三
千九百為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諸軍就前軍屯所
起土山跨楊命浦抵賊城西南隅晝夜督役賊驚駭
以銳士出戰又於城頭設弓弩砲石盡力拒之官軍
隨宜捍禦鼓譟攻城以分賊勢有僑人趙彥獻計制
砲機置土山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撞城樓糜
碎繼投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丈長七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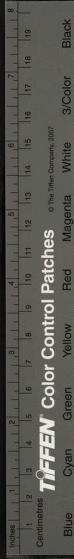
文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富軾會五軍攻城又不克
錄事朴光儒死賊夜分軍為三出攻前軍營富軾令
僧尚崇荷斧逆擊殺十餘人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
金叔積先金先權正均等率兵追擊之賊弃甲入城
明年二月賊以我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內築重城富
軾聞之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彥頤池錫崇曰大軍之
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擊破
重城可以成功富軾不聽彥頤固請於是分銳兵為
三道陳景甫王洙及刑部員外郎朴正明閻門祇候
金禮雄等將三千人為中道錫崇全鎰殿中內給事
金臣璉等將二十人為左道李憲及閻門祇候水軍
金臣璉等將二十人為右道將軍公直以所領兵入
石浦道將軍良孟入唐浦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無
令賊專備西南隅部分訖厚賜軍士富軾還抵中軍
至夜四鼓輕騎馳入前軍勸諸將大舉丁巳昧爽景
甫軍入楊命門拔賊殺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城入
攻含元門李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軾以衙兵攻
廣德門賊徒以我土山未就不設備及諸軍突至惶
遽無所措富軾與正純督戰將士爭奮諸軍亦鼓譟
縱火燒城屋賊兵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馘富軾令
曰擒賊者賞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斂刃而進會日
暮雨作麾兵而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飲食之是



夜城中潰亂匡不知所為闔家自焚死郎中維偉侯
彭淑金賢瑾皆縊死鄭璇維漢侯鄭克升崔公泌趙
瑄金澤升並自刎戊午西人執賊魁崔永等出降富
軾受之下吏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令入城保家室使
御史雜端李仁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英封府庫
分兵守諸門使正純彥頤金鼎黃率兵三千人入頓
觀風殿號令城中禁虜掠己未以郎中申至冲為收
拾兵仗使李侯為百姓和諭安居使朴正明為監檢
倉庫使閻門祇候李若訥為容館修營使錄事崔襲
稱白思清為城內左右巡檢使辛酉富軾備軍儀入
諸城隍神廟撫慰城中使按堵遣兵馬判官魯洙奉
表獻捷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天威所被已日乃孚
臣聞光武之征隗囂三年乃定德宗之討希烈四載
而平蠡爾姦兇據我城邑罪已浮於梟獍惡亦積於
丘山惟睿算之無遺至期年而斯剋銜枚踰堞列兵
攻門士纔交鋒賊已褫氣步騎奮而霆擊呼譟進而
濤崩雲殪雷車直斬鯨鯢之鬣風聲鶴唳渾為金革
之音鼎魚環走以求生林鳥驚翔而逆散其罪重而
自知不免者斲產息以燒亡其志劫而不能引決者
甘鼎鑊以見俘積日之憂一朝頓釋於是入淮西而
宣布上意如解倒懸復長安而撫綏遺黎蓋云歸處



豈特市廛之不改巍乎城闕之俱存毒螫既除腥膻
已滌遊掃離宮之氛稔聿瞻原廟之衣冠黼坐僂然
仍几如舊父老士女漁樵芻蕘踴躍爭前驩呼相詡
謂不圖於今日乃復得為王人此乃陛下體天地之
常生用神武而不殺三靈薦祉四海輸誠電掣風馳
肆捷一戎之定川涇嶽峙允懷萬世之安臣等親承
睿謀出管師律賴聖神之造惟以斷成非將帥之才
愧無拙速壬戌承朝旨斬崔永及大將軍黃麟將軍
德宣判官尹周衡注簿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梟
首市街三日以分司戶部尚書宋先宥自兵興稱疾
行聞皆旌表門閭初西人斬妙清等傳首闕下即請
中軍差留守官如平時富軾遣盧令琚將入城賊欲
伺殺之醫學博士金公鼎密告其謀使令琚不入少
監韋瑾英以有老母不能背賊與韓儒瑄安德偁金
永年偽為轎車若送喪將出門事洩瑾英儒瑄被執
榜掠炮烙至死終不援引故德偁永年得免公鼎瑾
英儒瑄德偁永年及尹瞻親屬與老幼廢疾者皆原
之其餘並執送京師下獄其勇悍抗拒者黥西京逆
賊四字流海島其次黥西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其餘
分置諸州府郡縣妻子聽任便許為良人匡永等七
人知常壽翰妙清呂沽鄭璇金信信弟致李子奇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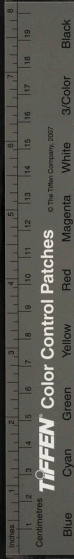


簡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為東北諸城奴婢三月王遣
左承宣李之氏殿中少監林儀賜富軾衣服鞍馬金
帶金酒器銀藥合詔曰逆維趙匡以瑣瑣小醜據險
陸梁通誅既久非不知乘將卒欲戰之心併力翦除
俾無遺種乃緣西都是始祖興業之地又念生齒衆
多皆吾赤子不忍一切屠滅之故詔命開慰至于再
三庶幾易心歸順以體朝廷矜恤之典此卿之所具
知也自從元惡妙清等見殲於帳下之後岳嶺失策
賊情一變戡定之功似不可一二日期也卿以文武
之才都將相之任寬得士心沉機妙物凡所制禦之
賊壘卒使逆類望風自潰束手出降不頓一戈下全
城於反掌決不踰時收萬世之偉績非卿萬全之策
不能至此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
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兼太子
太保又賜四軍兵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
差四月凱還賜富軾甲第一區十六年加檢校太師
集賢殿大學士太子太師王嘗召富軾置酒命讀司
馬光遺表及訓儉文歎美久之曰光之忠義如是時
人謂之姦黨何也富軾對曰以與王安石不相能耳
其實無罪王曰宋之亡未必不由此也王遣國子祭
酒林光就第勅賜金銀鞍馬米布藥物賞平西之功



也二十年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號詔曰卿年雖高有大議論當與聞二十三年上所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王遣內侍崔山甫就第獎諭賜花酒毅宗即位封樂浪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命撰仁宗實錄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文烈為人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迪來富軾為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為人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以歸奏於帝乃詔司局鏤板以廣其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禮三掌禮闈以得士稱贈中書舍人仁宗朝時官至尚書右丞死於鄭仲夫之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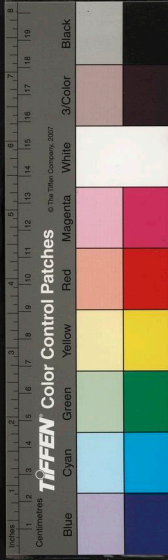
敦中仁宗朝擢魁科知貢舉韓惟忠等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為第一屬內侍年少氣銳宮庭讎夙以燭燃鄭仲夫鬚仲夫由是銜之毅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王拜宦者鄭誠閤門祗候敦中不署告身左遷戶部員外郎轉侍郎初吏部侍郎韓靖與李元膺構隙罷職王別創佛宇于仁濟院為祝釐所適元膺死靖復職尤勤祝釐敦中與弟敦時重修富軾所創觀瀾寺亦以祝釐為稱王謂敦中敦時靖曰聞卿等歸福寡人甚嘉之朕將往見敦中等又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旁近民植松柏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為御



室飾以金碧臺砌皆用恠石一日王幸寺敦中等設
宴于寺之西臺帷帳器皿甚華侈饌羞極珍奇王與
宰輔近臣歡洽賜敦中敦時白金各三錠靖二錠羅
絹各十匹丹絲各七十斤二十一年敦中拜左承宣
燈夕王如奉恩寺夜還至觀風樓敦中馬素不調聞
鉦鼓聲益驚突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落鞞傍敦中
不遑自首王驚愕以為流矢以儀衛撤扇擁輦疾馳
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榜街市購捕逮者甚衆王疑
大寯侯暉家僮羅彥等所為酷加鞫問認服遂斬之
又以禁衛不謹流牽龍巡檢指諭等十四人時王數
李生富亭與韓李復集并共才等集次一日將多
御念賢寺乘輿已駕又置酒舟中相與沉醉夜分忘
歸衛士深怨韓李敦中前白王曰自朝至夜扈從軍
卒皆飢倦王何樂之甚夜且晦冥有何觀覽久留此
耶王不悅而出已向曉矣普賢之變敦中亦從王行
在途聞變佯醉墮馬逃入紺嶽山鄭仲夫挾宿怨購
之甚急敦中密使從者入京城候家安否從者刺重
賞以告殺之于沙川邊敦中臨死嘆曰吾不黨韓李
實無罪但流矢之變禍延無辜今日之及宜矣子君

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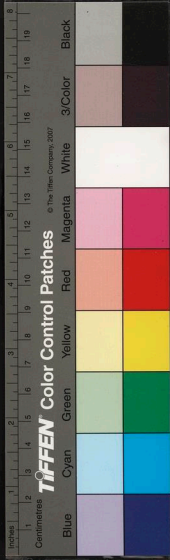
君綏年未弱冠文學富瞻儕輩推為巨手明宗朝擢
魁科直翰林院高宗初拜侍郎時朝臣出使或有貪



冒侵漁者民多怨咨君綏與李宗揆宋安國金周鼎
崔正份等十一人被選為諸道察訪使問民疾苦察
吏清污適有契丹兵未遑廉按宗揆安國周鼎皆以
黜陟不精見貶獨正份激揚得宜君綏後拜左諫議
大夫代趙冲為西北面兵馬使以清白愛民稱契丹
兵至肅州永清之境君綏率諸城兵擊之斬四百三
十餘級虜二十一人獲馬五十餘匹及韓恂多智叛
君綏仍知中軍兵馬事討之以計斬恂智函首送于
京兵馬使金就礪嫌其不先報已乃囚君綏管下錄
事有盧仁綏者素與君綏有隙因數譖就礪又譖崔

鄭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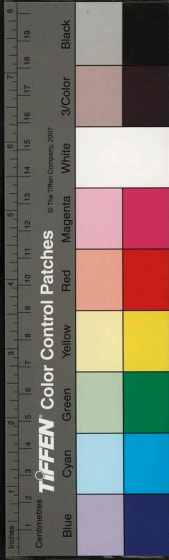
鄭襲明迎日縣人個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登第
屬內侍仁宗朝累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誥與郎
舍崔樸宰相金富軾任元數李仲崔奏等上書言時
弊十條伏閣三日不報皆辭職不出王為罷執奏官
減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名樸等令視事襲
明獨以言不盡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與上書供
職如常議者鄙之襲明寓居富軾別第諫官劾襲明
失諫臣體請罪之落起居注尋陞禮部侍郎毅宗即
位授翰林學士進樞密院知奏事初毅宗為元子襲
明侍讀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將立



為太子襲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
諍臣風仁宗深加器重使傳東宮及不豫謂毅宗曰
治國當用襲明言襲明自以先朝顧託知無不言毅
宗憚之金存中鄭誠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
權代其職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自是佞倖日進
王益縱恣逸遊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茶院
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
得至此

高兆基

高兆基初名唐愈既羅人父維右僕射兆基性慷慨
奉公仁宗朝拜侍御史李資謙修弘慶院以僧正資
富及知水州事奉佑幹其事發丁州縣為害甚巨資
謙敗資富坐配島惟奉佑素結宦官僥倖復職兆基
上疏論駁至再三忤旨左遷為工部員外郎後復為
臺官資謙之亂朝臣皆脅從失節其支黨黃緣苟免
至宰輔者多兆基欲斥去之屢上書力爭曰雖聖上
寬大掩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兆
基言不忍盡棄大臣尋擢兆基為禮部郎中實奪臺
職也毅宗即位拜政堂文學轉叅知政事進中書侍
郎平章事時金存中用事兆基屈己偷合時議非之
為諫官所劾降為尚書左僕射賴存中救不數月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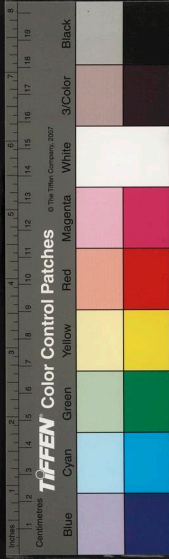
拜平章事尋致仕十一年卒無子輟朝三日命有司
護喪賜諡

金正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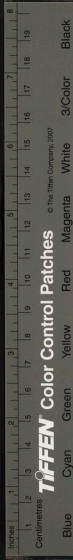
金正純黃州人起寒素尚氣任俠善射御常語人曰
男兒當立邊功以取名位安能鬱悒苟活里閭間耶
睿宗朝尹瓘征女真自請從軍有戰功累遷閤門祗
候出守和水二州素不閑吏治不以簿書介意但舉
大體亦無廢事仁宗朝西京反以都兵馬使從金富
弼討平之授樞密院左副承宣賜金帶下詔獎諭曰
昔唐近臣守謙以偏將從事於裴度幕下助平淮蔡
以分觀之兵思有韋忠烈和岳忠憲當守其節矣
下省事二十年叅知政事疾篤加推忠定難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二十三年卒年六十諡忠襄正純天資勇悍
意豁如也但不學好貨專事侈靡為時所短

鄭克永

鄭克永字師古樹州金浦縣人明敏好學擢魁科睿
宗時累遷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嘗上表請延訪羣
臣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古嘗為然今實有望
夫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未及然而謂之安
養病於腹心之內而無其醫後必為錮而莫之覺竊
惟事勢方可痛傷臣謹按前漢書曰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其故何也
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脩此
三者陳涉所以為質也此之謂土崩臣由是觀亦不
可忍國家政令垢亂君臣道衰習亂安危無有修省
馴致災變不自覺知道貴因循耳蔽箴誨或以疏遠
公正為不肖或以親信權貴為上賢或猶豫而莫辨
所從或偏信而不知所惑縱欺罔而不能制混智愚
而不能分况近世以來民苦賦役大兵之後歲仍飢
荒獻計者以徒法擾民心當官者以苛政傷國體公
私耗竭姦軌熾興上縱弛於王綱下鬱伊於物議若
明自負以前古聖賢為陳迹以當世臣輔為備員宵
旰無稽古之勤几筵無延英之訪內微宗室維持盤
石之勢外鮮腹心承衛社稷之忠唯常與近狎之徒
僕隸之輩雜進巧說以成禍基陛下孤立而不自謀
朝臣大息而無敢諫臣故扼腕痛心泣血叩閭近與
拾遺韓冲各上疏具言此事又宰臣與諫官繼陳延
訪之請至今並未見允許施行延頸踵踵彷徨歎息
有日矣伏望陛下惕厲虛懷博延羣彥稽朝綱之所
致秦弊政道之所致庇何施而國勢可安何惠而生
靈可活推之原本責以將來使和氣克充於海隅則
太平可齊於穹壤者矣臣又未知陛下以微臣為拙



而不足信謂狂言雖切而不足徵棄而不論者臨表尚有可感故謹并繕寫唐陸贄奉天論延訪朝臣表一道隨表以聞仁宗初拜翰林學士遷寶文閣學士以韓安仁表弟忤李資謙流南裔資謙敗召還授東京留守五年判尉衛寺事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卒年六十一克永工文詞嘗從平章事崔弘嗣入宋其著述為中國人稱許

朴挺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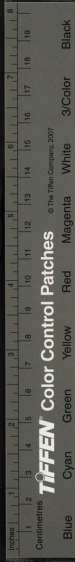
朴挺韉竹州人性寬洪睿宗時登第調慶源郡判官仁宗初累遷左正言言事忤旨出知仁州仁州即慶源郡前廢位故口一梁高嘗守長羅是時知仁州是出入臺諫幾二十餘年論議務舉大綱不為苛細嘗與知御史臺事崔灌侍御史印毅崔述中安淑等論樞密使陳淑嘗討西京受人奴及寶帶伏閣三日不報皆杜門不出仁宗召諭令視事挺韉與述中固爭不就職淑由是竟免挺韉尋遷右副承宣進退都雅應對明敏為王所重拜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七諡忠質父永侯嘗誠以忠孝之道挺韉亦以自勵然奪其舅妾田廬臧獲使其母子寒餓而死時議薄之

崔思全

崔思全耽津人初為內醫累遷少府少監睿宗患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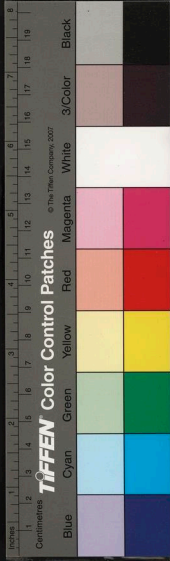
疽召思全視之思全以為微瘡必無患不即理至不
救宰相韓安仁文公美請置於法仁宗止令徒二年
思全嘆之遂構安仁公美于李資謙流之論在安仁
傳尋投軍器少監時資謙既舉兵犯闕勢甚橫王密
與思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持拓俊京
若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王曰俊京為
國公腹心至結婚姻而弟俊臣子純皆為官兵所害
以是疑之乃筮得吉兆思全因往俊京家諭以忠義
曰太祖列聖神靈在天禍福可畏資謙特籍宮掖之
勢爾無有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
京功并賞思全擢兵部尚書賜推忠衛社功臣號加
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制曰朕幼年莅政外戚專權作
威作福多所中傷殺韓安仁流文公美崔弘宰等五
十餘人朝廷為之一空咸振國內寡人至於孤立自
是多樹朋黨禍將不測至丙午二月近侍員僚及一
二大臣請除其權朕不敢不從而彼乃肆毒犯闕宮
殿府庫焚蕩無遺及朕出御延德宮凡在左右侍衛
軍士或斬殺之或流竄之凶焰益熾禍變難測卿密
諭俊京同心定策以五日二十日掃除凶逆再安宗
社功不可忘宜令有司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轉
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懇請致仕乃許之賜甲
第一區詔曰朕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貞臣歲丙午
禍起蕭牆宗社幾危板蕩之勢已極矣在朕左右忠
義之士尚未免於白刃誰能出力以衛社稷惟卿奮
不顧身與人好謀辨論逆順開諭禍福雖俊京之悍
黠亦揮淚感激知宗所尊轉禍為福復安宗社卿之
功也卿雖退居在予褒獎之心何敢少弭遂加開府
儀同三司守太尉柱國十七年卒年七十三輟朝三
日贈賻加等諡莊景配享仁宗廟庭子弁烈思全嘗
與弁烈金壘各一具及沒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
得者尚存諱以遺兄王職而歎之曰可讞劾耶仔斡
御筆賜名曰孝仁

金珣

金珣字富民安東府人起胥吏無學識清慎能幹事
仁宗朝由閣門祗候出為慶源郡使政尚廉勤召拜
監察御史累遷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女嫁李資
謙子之甫然不以姻婭附及資謙謀逆事迫王密遣
宦者以手書急召拓俊京俊京以示珣珣下席泣曰
君命如此雖亡身滅族豈可不赴之遂與俊京謀執
資謙囚之竟不自言人莫知其功王常稱之曰有功
不求人知可謂賢矣賜衛社功臣號加檢校司徒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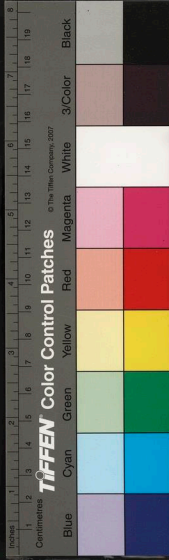
門下省事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表乞
退王不許曰卿以不貳心之忠奮不可奪之節屬朕
即位遭家多難乃挺身翼掃除奸賊既與其憂
宜與其樂遽起丘園之興豈朕待卿之意有未至
耶表至五上乃許之十三年卒輟朝一日謚元靖

崔滋盛

崔滋盛水州人登第補殿中內給事仁宗朝厯官至
特進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嘗與吏部侍郎林存掌貢舉存出賦題云聖人耐
以天下為一家諫官奏按耐古能字奴登切令以奴
試之滋盛又命題云天道不閑而能久法司又奏按
禮記云天道不閑而能久家語錯本以閑為閑今貢
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命題請罷兩貢舉職停今年
選王重傷大臣意但命簡經義論可取者止二十五
人賜第罷滋盛存職命刑部治其罪尋復職加開府
儀同三司累上表致仕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九謚忠
烈性剛敏所厯有能聲李資謙之亂就其第執事人
以此少之

金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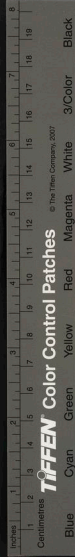
金鎮溟州人少力學登第出知靈光郡有善政安撫
使崔攄以忠清自許少許可人特以鎮為最秩滿為



右補闕又為清州牧副使其政如靈光入為秘書少
監仁宗朝應國子大司成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進
同知樞密院事李資謙拓俊京之亂鎮在直廬見宮
闕連燒歎曰我平生拙直不畏強禦與李拓有隙出
必遇害與其死於賊手不如自盡使從者閉戶逮火
而死年五十六亂定嘉其節義贈諡烈直賜子堦爵
一級

林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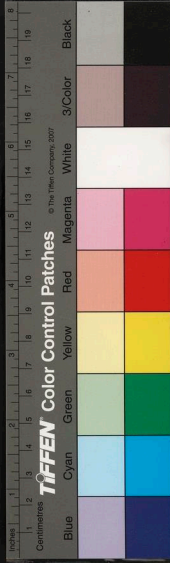
林完本宋人登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仁宗置書籍所
千壽昌宮側完與金富轍等諸儒臣更直備顧問轉
嘗謂進言非難而聽其說者為難聽言非難而行其
言者為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昔漢文之世天下可謂
無事矣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
異常陛下祇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
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
乃先出災異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
之人君所以上答天譴者非勉強以實應之則不可
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



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
福期而福自至焉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
益適足以瀆天而已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
心與夫行事而已用心善而見諸行事者若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是也故一云為一注措皆合於天心而
能享無疆之休用心不善而見諸行事者若桀紂幽
厲秦始皇是也故一云為一注措皆悖於天道區區
一身尚不能保又烏能享天下國家哉且天之於人
相去遠絕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
震之特異此近古未聞也愈都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
實耶何其醮祭之煩而變異之多耶天之譴告如此
足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猶父母之譴告其子切欲
扶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不勉強以實而應之耶
勉強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革今之弊在乎遵太祖
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而已太祖之訓其詳臣不得
而聞伏思當時撥亂反正設紀陳綱必有神謀睿算
國史所載可攷而知至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
遠時或聞先生長者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觀其躬行
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
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之愛而有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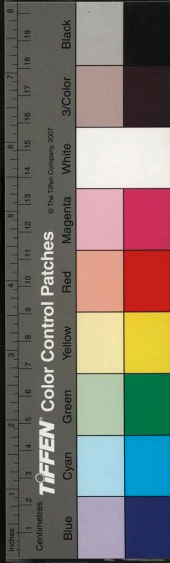
必加罰宦官給事擇其謹慎少壯者不過十數輩以
備洒掃屬內侍必選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
所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
故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平此我朝
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事倍數於
前驕侈日滋廉恥道喪挾權恃勢剝削誅求加之以
重斂勞役人心胥怨設使賈誼見今日之勢豈特大
息流涕痛哭而已哉臣竊為陛下計責身修省上答
天譴莫若行祖宗之良法善政而已今欲行祖宗之
法必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行夕改法度無常
賢譴輔弼強之神瞻掩左右斯蔽之蔽繼其陰陽
怪誕之說日慎一日行之不已使鴻業增光以為萬
世無疆之休近日怪誕之說大起於妙清臣觀妙清
惟事姦詐欺君罔上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挾
左道眩惑上皇躁進之士屈己諂事以求榮顯當是
之時災變屢見而上皇不悟及至智盡計窮終於敗
亂而後已雖誅靈素何益於事此陛下之所親聞也
覆車之轍其可蹈乎陛下寵信妙清左右近習及諸
大臣交相薦譽以為聖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自大
華宮之役勞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塔
今年巡幸流星馬禍相繼而作且此宮闕本為求福



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薦至其故何也天意若曰姦邪之人熒惑人主人雖可欺天可欺乎前日之變天其或者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姦臣而違天意乎願陛下奮乾剛之威斬妙清之首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此天下之公言非愚臣之敢私也惟陛下察之

崔奇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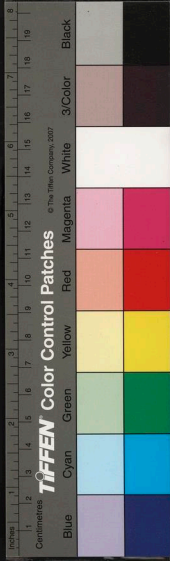
崔奇遇字正甫舊名巨鱗中第補尚州司錄以清勤聞睿宗朝應齊安大原二侯僚佐為所敬憚朝廷用兵東鄙以李資諒為將奇遇上書言資諒王后叔父政嚴於御史矜恤小民嘗行部途中遇暴雨避樹舍有神托人曰前有猛獸宜小休雨霽行虎果傷人于路王聞而異之秩未滿徵為右正言上書言六事不報王幸安和寺還將駐蹕王輪寺南街奇遇諫曰為樂非其所請入宮從之累遷至左司諫遷御史以起居舍人為西海道按察使李資諒營院館侵奪吏民田園掌其事者因緣謀利為民害奇遇奏禁之一方大喜李資諫大起屋宇遣使求鐵于海州囑曰勿令崔按察知之仁宗即位資諒專制國命奇遇言陛下新登寶位宜有善政以慰民心而昵近儉佞疏遠學士大夫此臣所缺望乞常御便殿詳延儒臣訪問今



古引見兩府咨諏國事一遵太祖遺訓又言朝鮮國
公不宜區區親細務其意欲陽示尊崇而陰奪其權
也王留其疏不下或有言國公尊貴百寮宜拜奇遇
曰非王氏而拜之如朝廷禮何其年冬雷震開國寺
浮圖奇遇又上言漢延光中冬雷屢作竇由閭皇后
兄弟專秉威權之所召災不妄作願陛下悟皇天之
譴告圖所以消變之術言甚切直資謙聞而銜之及
韓安仁等被禍奇遇以姻黨竄高城縣資謙敗召拜
戶部員外郎尚州牧副使轉吏部郎中起居注賜金
紫有疾王遣內醫視疾賜御藥奇遇謂其子曰吾君
終始之惠惟女目見吾未得報萬一命也女無吝吾
志遂卒年五十八奇遇天資魁傑身長七尺自少有
文藻負氣槩為事不肯碌碌隨人卒以流落不得展
其志子應清應時

金守雌

金守雌字谿甫舊名理尚州人少喪父負笈遊學四
方中第調金壤縣尉遷國學學諭弃去杜門不出理
田園鬻蔬以自給日與兒童講習為樂仁宗朝直史
館李資謙之亂宮闕連燒守雌直禁中負國史至山
呼亭北掘地藏之得不焚遷直翰林院未幾有疾不
樂在近職又以母老乞郡出為禮州防禦使卒毅宗
時吏部奏守雌於丙午之亂入直史館不惜身命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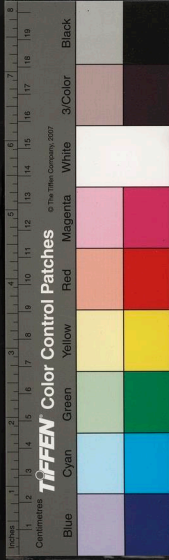
藏國史昔唐韋述為史館祿山之亂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中汙偽官賊平流渝州死廣德初以功補過贈右散騎常侍述終汙偽官至於流死猶論其功令守雌一無所累例補外官而死未蒙顯賞深可惜也乞依古例追贈官爵乃贈吏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

崔孺

崔孺字元澤本溟州史少敏悟善屬文年十九中第補校書校勘累遷中書舍人仁宗朝歷翰林學士承旨御史大夫參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九益上疏為人姓唐自亂宗憲法中外以公清聞晚有疾步履甚艱猶不退時人譏之

李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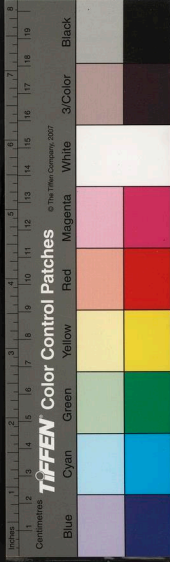
李璿樹州人父靖恭登第官至門下侍中謚文忠配享順宗廟庭璿性貪鄙無行登第席父勢事睿仁二朝累官至參知政事其妻平章事金仁揆姊也仁揆以李資謙親黨流璿幸其災據仁揆第奪家產奴婢及仁揆還責之璿慙懼密與其子溫卿誣構仁揆謀逆作飛書夜投御史臺為巡檢所執有司請配流仁宗以妃任氏外王父兄弟止免官卒弟瑋璿字直清登第累遷戶部員外郎宣宗聞郡縣守多非其人選瑋及尹瓘崔思悅等分遣諸道撫民疾苦瑋不稱旨



免後為黃州牧副使以清勤撫字聞睿宗朝歷刑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賜佐理功臣號十一年守太保門下侍中明年進太傅封桂陽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尋致仕進爵為公賜匡國功臣號仁宗納其外孫女為妃加中書令又賜鎮定功臣號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十一年卒年八十五謚莊肅瑋喜殖貨家居雖米鹽必知出入

許載

許載字壽康孔巖縣人由刀筆史起積勞出調鐵州防禦判官在官清白有惠政九城之役以中軍錄事數月城幾陷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以拒之虜乃退以功拜監察御史又為行營兵馬判官與金義元等擊女真于吉州關外斬三十級獲其介仗牛馬遷雜端睿宗嘗幸八關會還至閤門前駐蹕唱和命倡優歌舞仗內夜幾至三鼓載與御大夫崔贊進諫王嘉納之三為兩界兵馬使久在邊知敵情奏守邊策王下兩界諸鎮使遵用載不學無術仁宗朝李資諫拓俊京用事載傾心附之遂登宰輔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惡其朋比屢與左右言之及資諫敗諫官上疏極言其罪為俊京所疵久之貶知豐州防禦使又貶其子純為全州防禦判官物意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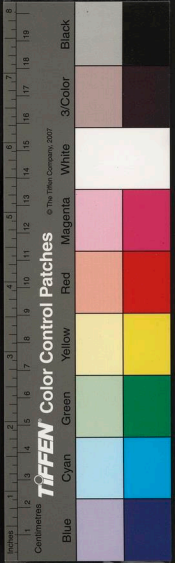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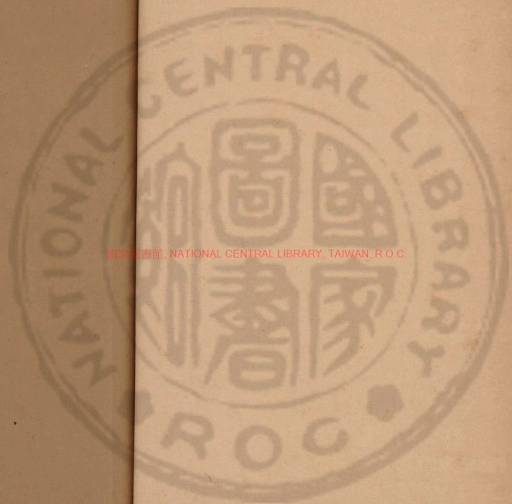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載秩滿除兵部尚書仍令致仕臺諫論駁會西海道
按察使奏載在豐州有政績不可棄遂拜戶部尚書
致仕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卒年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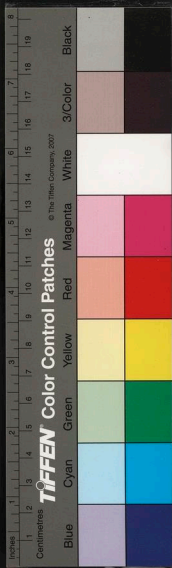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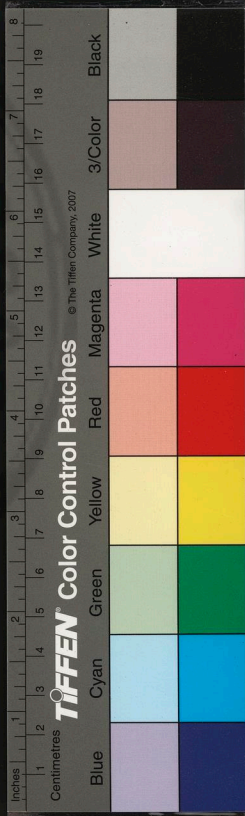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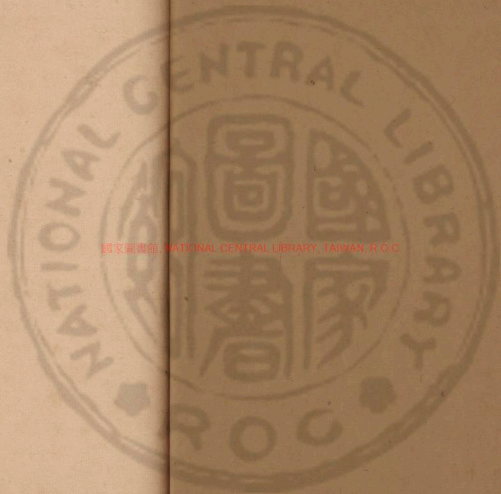


高麗史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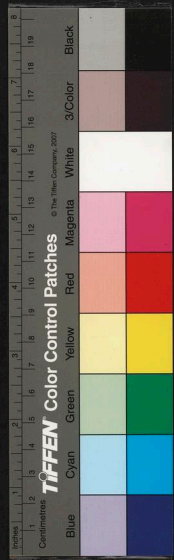
列傳
卷十二至
卷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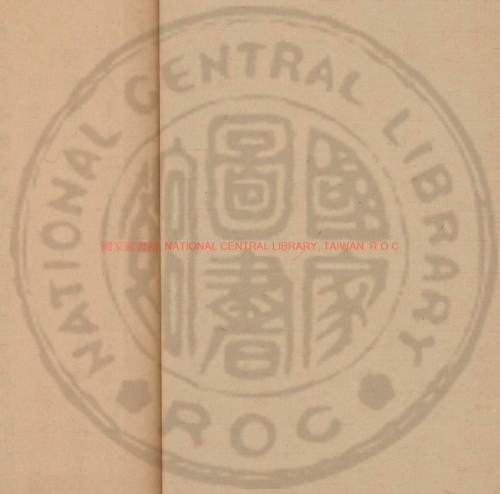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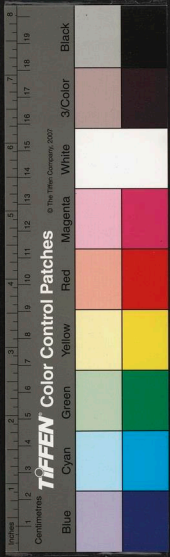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02x 11-bbc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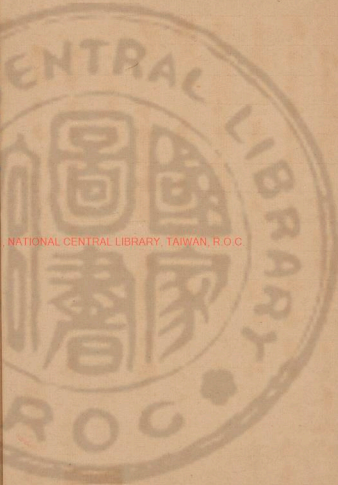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梁元俊



梁元俊字用章忠州人起自胥吏監光州務妻事姑不謹黜之妻與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仁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為高州副使政尚廉勤吏民稱之毅宗初拜御史大夫轉知門下事十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明年致仕又明年卒性清儉瀉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嘗與諫官論鄭誠堅執不變時議重之子文榮



清直有父風官至御史中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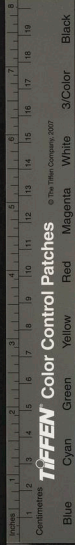
崔惟清

惟清字直哉昌原郡人六世祖俊邕佐太祖為功
臣父爽初名錫擢魁科事文順宣三朝位至守太保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禮部事謚譽肅
惟清少孤嗜學睿宗時登第乃曰儒者當學古入官
遂杜門讀書不求仕宦有薦者辭以學未就後被薦
直翰林院仁宗即位李資謙謀逆大臣有不附己者
輒以計誅竄平章事韓繼如號剛直非罪見流惟清
姊婿鄭克永為繼如表弟連坐貶斥惟清亦失職及
資謙敗召入內侍累遷左司東公序尚州自總文
滿授侍御史轉御史中丞言事忤旨遷殿中少監尋
以諫議大夫如金謝冊命言動中禮金人歎服移牒
使加爵祿比還拜戶部侍郎後出為東北面兵馬副
使朔方倚如長城召拜承宣毅宗初陞知奏事出納
惟允驟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
時郎中鄭叙坐陰結大寧侯流外惟清叙妹婿也叙
宴大寧惟清假器血臺諫劾以失大臣體貶南京留
守使連貶忠廣二州牧使雖久淹外寄處之怡然王
悟其忠直無他欲復拜平章事有沮之者乃以守司
空左僕射致仕鄭仲夫之亂文臣皆被害諸將素服
惟清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以至期功之親俱免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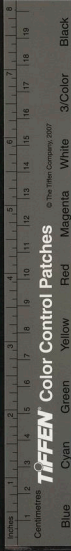
有刑部尚書韓就者潯州人也工術數能言人禍福亦以智保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宗立以惟清宿德舊望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尋守司空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仍令致仕四年卒年八十謚文淑自幼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靡不該通又酷好浮圖日誦佛經所至學生沙門質問者空集嘗奉詔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實王覽之嘉賞鏤板以傳又有所著文章數百篇及南都集子入証詡諛讒誑讓二人祝髮証詡讒誑皆登第歲廩母証禮部尚書詡閣門祇候諛錄事讓雜職署令讓孫雍

諛少愆吾善屬文用宗初為正言論事平貴幸各職尋起為吏部員外郎出按東南道有聲績累遷叅知政事神宗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章乞退遂致仕閑居扁其齋曰雙明與弟守太傅誑及太僕卿致仕張自牧東宮侍讀學士高瑩中判祕書省致仕白光臣守司空致仕李俊昌戶部尚書致仕玄德秀守司空致仕李世長國子監大司成致仕趙通等為耆老會道遙自適時人謂之地上仙圖形刻石傳於世熙宗七年卒年七十七謚靖安子臣胤尚書臣英郎中臣箴子璘璘器局宏深少不護細行與豪俠子薄遊藉酒間年幾三十始發憤讀書康宗朝登第歷臺諫高宗時出



為羅州副使時原粟人李延年自稱百賊都元帥嘯聚山林寇掠州郡璘與指揮使金慶孫擊破之以功超拜右副承宣累遷然知政事蒙古大舉八侵宰樞請遣安慶公溫如蒙古乞班師王不允璘獨前奏曰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殿下何惜一子令民之存者十二三蒙古不還則民失三農皆投於彼雖守一江華何以為國王不得已領之宰樞欲使僕射金寶鼎從安慶公行王以璘代之先是永靈公縉質蒙古及安慶公至帝以為質永靈公母弟禮待甚厚黃驪人閔偁訴於帝曰縉非王親子且高冕疾未卒見奉成宮史亦旨未設帝嘗嘗刁女前再王子何也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為父后為母不知非真子也令使臣崔璘實前日以我八質者也請問之帝問璘對曰縉乃王愛子非親子也所進表在可驗帝曰愛子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為己子也若所生子則何更稱愛乎帝驗前表皆稱愛子遂不問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嘗再知貢舉號稱得士四十年卒謚文景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為戒乎後果俱沒戎兵

說明宗時為右司諫時恭睿太后患乳癰王召弟僧冲曦侍病冲曦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說疏諷曦穢行請出之於寺王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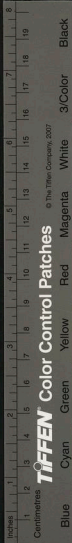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兄弟遂罷誥自後臺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賂賂公行久之判秘書省事與史部尚書鄭國儉等鑿校增續資治通鑑又刊正太平御覽神宗朝累遷參知政事王以誥年高有德超拜守太傅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既而引年致政熙宗五年卒輟朝三日謚文懿誥以文學聞於世恬淡寡言不以門第自負禮賢下士再知貢舉多得名士配享熙宗廟庭子宗源宗峻宗梓宗蕃宗源檢校太子詹事宗梓左僕射子昱宗蕃承宣子坪

宗峻神宗四年擢魁科高宗朝累官至左承宣舊制國子監以四季月六時日集衣冠子弟試以論吾父子經中者報吏部吏部更攷世系授初職宗峻欲令其子試之國子正錄以非試日不聽宗峻屬崔瑀請之乃得試時人譏之厯左散騎常侍知門下省事累拜至門下侍中二十九年乞退王不允曰崔侍中終始一節清廉奉國比來國家多故議論紛紜臨機善斷遷都尉社功無與比豈循常例遽令謝事遂賜几杖三十三年卒為人嚴重寡言喜聲色居處飲食過侈靡

昱氣度雄偉倜儻敢言善斷事高宗朝登第官累樞密院使金俊謀誅崔頊遷與計議昱子牽龍行首文本與中部將李柱散員庾泰校尉朴瑄隊正俞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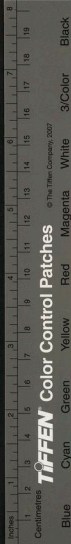
密為書通于頄及誅頄籍其家得書一通乃文本洩
後謀也俊與柳璣請殺文本等王曰此輩狂惑惟圖
目前何知大義赦之可也然卿等有請可流之璣等
固請王曰必欲殺之何更聞為卿等可自為之乃起
入內璣等伏地謝罪遂流文本于島昱有怨言忌者
謂俊曰昱怨公等恐他日生變俊遂白王曰昱恃家
世驕傲嘗廷叱上將軍趙日成今又怨臣等臣等皆
不自安請罪之王不許俊等力請王不得已流黑山
島押行別抄到昱家直入昱叱曰此非賊家乃宰相
家也遂坐聽事呼別抄謂曰吾何罪曰不知昱曰汝
不知吾又何知笑自若至江見所乘松小且無張
帷立馬曰宰相乘如此小舸耶別抄即改之遂乘而
去明年將軍李仁柱謂俊曰崔昱大相也非罪遠竄
朝野嘆惜宜速召還俊聞于王乃還元宗初復拜樞
密院使尋遷守司空左僕射九年以守太傅中書侍
郎平章事致仕卒昱嘗與河千旦李瀉收同在誥院
河李俱有文名昱倚其闊閣待之甚輕河李亦不屈
有勅撰進答鄰國徵詰書昱當乘筆搔首苦吟未得
其意擲筆罵曰此鄉曲布衣輩所以自負者耶子文
本文立文立三司使

文本陰授刪定都監判官補牽龍行首累拜親從將
軍忠烈初拜承宣鷹坊吳淑富方文大等自草宣傳



消息三通因李貞以進曰羅州長興管內諸島民請
專屬捕鷹又籍洪州曲楊村民戶口悉屬鷹坊又三
道內能捕鷹者勿限名數皆免徭役王命承宣亟寫
行之令一聽淑富等指揮文本言淑富等所至虐民
逞欲按察守令懲安戩辛佐宣之事莫敢誰何且屬
鷹坊者悉免徭役國家安所調發請勿遣淑富等臣
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使亦可辦也不從二年以密直
副使版圖判書卒年四十四無子文本姿魁梧性高
倨沉重不苟俯仰有大臣體嘗有上國使者問於人
曰汝國中若此者有幾人乎

平陸沈厚謹言行高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午羅五
出為定遠副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累遷樞密院副使
以伯父宗峻親嫌不得入省卒年五十五無子
雍字大和初名夔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十年讀書
未數年餘皆棄去雍獨力學十年無書不讀時以博
洽稱高宗時登第補大官丞累遷典理佐郎忠烈王
自太孫時迎以為傅及即位留意文學召拜國子司
業日與論通鑑歷官國學典酒世子宮令眷遇尤重
以目有圓翳終不得典誥十八年進副知密直司事
文翰學士致仕卒雍性巧好音律聚學徒授書多公
卿貴胄少寒素者時有金保宜者中第雍實借述人
譏之子元中元直元直子瑩自有傳



李公升

李公升字達夫清州人六世祖希能五世祖謙宜皆從太祖定三韓為功臣公升少穎悟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言毅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例收管下軍銀人一斤公升不取一錢人服其清王嘗乘月遊清靈齋目公升曰秋月澄霽無一點塵正如公升曾中官累右承宣左議議大夫王督署宦官鄭誠告身公升不得已署之轉知御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宋清允侍御史吳忠正等曰鄭誠自寡人在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閣門祇候以酬其勞已歷三載即等不署告身實非臣子愛君之心苟不署之若輩皆粗醜清允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之後王又召臺諫督署誠告身皆唯唯公升猶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為諫官既署誠告身今反不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不奉詔王怒勅公升就舍諫議大夫金錫等又上疏諫不報王尋命公升出視事陞知奏事金遣使賜羊有一羊四角公升以為瑞獸表賀時人嘲為四角承宣王親禱大廟公升遽奏祀事已辦王入廟庭則未辦王大怒欲加重責賴右承宣李聃營救遷刑部尚書先是王於館北宮作窟室築臺飾以金玉極侈麗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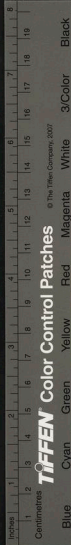


酒名公升謁聃縱飲王醉八幕命左右唱和公升曰
云功名富貴盡驅花下之三盃至是見斥人以為詩
讖後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二十二年上箋請老
遂以叅知政事判工部事致仕園中結茅宇穿治築
塢植花卉幅中藜杖逍遙其間賓客子弟有造謁者
輒以詩酒相悞不喜食肉敵以蔬果而已明宗三年
李義方等搜殺文士公升匿佛日寺有邀功者擒詣
義方公升嘗卜延福亭之基遂與大役人多怨之以
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文克謙免五年王尊舊德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謚文貞葬日
依未定子春老生長以舍易向心堅遠其家克謙竟
襄事公升美鬚髯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生產性
輕躁不能容人之過見輒慢罵初內侍趙剛實家與
公升第相對剛實管左倉日受人賂米公升熟見之
一日剛實謁公升于樞密院公升於坐中數其事厲
聲罵之剛實大慚又僧觀遠好遊公卿間克謙嘗攜
謁公升熟視曰此僧無可取不意公偕也遂罵逐之
然後飲酒盡歡椿老字固存官至叅知政事熙宗五
年卒年七十七謚貞肅嘗按西海吏民畏服累應華
要以清謹稱桂長登第累官至守太傅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修國史四掌貢舉所取多知名
士



申淑

申淑高靈郡人博覽羣書仁宗朝登明經科以清儉忠直著名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淑與侍御史宋清伏閤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病歸第後除右諫議大夫又伏閤言事平章文公元知門下崔子英始與議不至內侍尹彥文聚怪石築假山於壽昌宮北園構小亭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眩奪人目一日王宴于亭將罷假山頽北雞鳴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深等伏閤三日請黜彥文及韓就李大有榮儀等不聽瑩夫等杜門不出御史大夫崔允義獨不與伏閤叔乃與舍事中林敬等復上疏切諫王勉從之黜彥文等四人後數月淑又伏閤力陳時弊公元子英及平章庾弼政堂文學金永錫又不至十二年轉知門下省事時王以宦官鄭誠權知閤門祇候淑與諫議大夫金錫柳公才中書舍人洪源滌起居舍人金宇蕃左正言許勢修等上疏諫之不得淑復獨詣闕上疏請削誠職王曰古無大臣獨諫者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亦無宦寺拜朝官者至聖朝始有之無乃不可乎臣聞此以還居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請若臣言非請誅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削誠職然惡其彈劾不已月餘左遷守司空明年棄官歸鄉有詩云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青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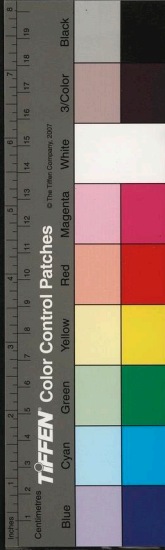
水有山處無榮無辱身尋召還以叅知政事致仕十四年卒

韓文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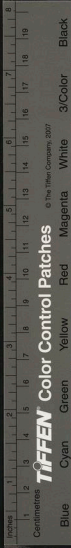
韓文俊大興郡人父惟忠以勤儉正直見重於時官至平章事文俊性雅正少能屬文有逸氣惟忠嘗謂人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仁宗朝登第才名聞於世時方重外寄歷長州長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惠政門人吳世材嘗投詩曰南蘇三郡俗東撫一州民世謂實錄明宗初拜大府卿擢樞密院右承宣陞副使忤宋有仁降投判司宰寺事官累叅知

文克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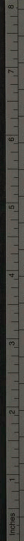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郡人父公裕知門下省事集賢殿大學士謚敬靖克謙初以伯父公仁蔭補刪定都監判官國制以藍衫就試者例不過三赴克謙屢舉不中嘆曰白衣且十赴藍衫何止三赴請以五赴為限朝議從之遂為恆規克謙從宦未嘗廢業毅宗時登第累遷左正言伏閭上疏曰宦者白善淵專擅威



福密與宮人無比為醜行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于
上置百順館北兩宮私藏財貨以支祝釐齋醮之費
而興善淵掌其務凡兩界兵馬五道按察陞辭之日
必於兩宮置酒慰餞令各獻方物隨其貢奉多少以
為殿最至使冢抽戶斂以召民怨知樞密事崔褒偁
職掌樞要勢傾中外貪黷無厭不附己者必中傷之
財累鉅萬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子罷褒偁以
謝一國又語及宮禁帷薄之事王大怒焚其疏褒偁
詣闕請辨王召克謙對辨克謙言甚切至遂貶黃州
判官初克謙草疏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
主尹 辨官 審不首 皆名 及 克謙 見 反 人 見 官 司 告 侍
人誦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克謙在黃州吏
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構微過奏請免官
王亦怒前事又貶晉州判官有司奏克謙直臣不宜
連貶外官以防言路乃授閣門祇候遷殿中內給事
鄭仲夫之亂克謙直省中聞變逃匿有兵跡而獲之
克謙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豈至今日
願以利劍決之兵異之擒致諸將前諸將曰此人吾
輩所聞名者勿殺因於宮城毅宗南行於馬上嘆曰
朕若早從克謙言安有是辱明宗即位授諸臣職釋
克謙使書批目李義方白王拜克謙右奉宣御史中
丞文臣若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



故事尋兼龍虎軍大將軍至為宰相猶兼上將軍克
謙有女在室義方弟隣娶之由是癸巳之亂一族皆
免左諫議金莘尹等上疏以為承宣王之喉舌但出
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
請解兼官不允翌日諫官伏閤力争改俊儀為衛尉
少卿克謙為大府少卿一日近臣上壽夜分未罷左
右稍喧克謙諫曰此前王之所以廢者可不戒哉因
勸王入內遂罷俊儀怒罵之轉禮部侍郎拜樞密院
知奏事累陞知院事與宋有仁有隙左遷守司空左
僕射自拜司空不受祿世服其廉丁母憂踰年起復
事太子太保初禮官奏太后忌日在仲冬請於孟冬
行入闕禮王以問相府克謙曰太祖始設入闕蓋為
神祇也後王不可以他事進退之况太祖禱于神明
曰願世世仲冬無令有國忌若不幸有忌則疑國祚
將艾也故自統合以來仲冬無國忌今有之是國之
災也而又以孟冬設入闕固非太祖意禮官所奏不
可許從之十五年判禮部事時韓文俊於班次為第
二次克謙次崔世輔及文俊為冢宰克謙當遷亞相
然不欲居世輔上先自退遜使世輔判兵部登亞相
已居其次世輔亦牢讓曰我於文公受恩實多敢居
其上王以禮部在兵部之上故拜克謙判禮部為亞



相世輔次之識者多其讓明年兼中書門下兩省判
兵部事尋權判尚書吏部事十九年卒年六十八輟
朝三日謚忠肅性孝友慈仁忠謇正直食不過數器
衣不服文繡三掌禮闈所舉多名士時稱賢宰相然
聽權豪干請不察賢否銓注多舛又官其髫鬢子弟
分遣僕從廣植田園時議惜之王嘗作詩一絕賜克
謙曰一寸靈臺萬事侵唯餘憂慮日加深短懷拙智
一難斷白髮千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光在再暗
相侵輔國思量日漸深自顧君恩猶未報無情白髮
已盈簪人謂二詩俱有襄謝之氣王終見廢克謙未
幾而卒蓋未公不為詩賦已不用矣
弼惟弼官至知門下省事妻私通家臣事覺崔忠獻
配家臣于遠島惟弼五世孫達漢自有傳

柳公權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六世祖大丞車達佐太祖為
功臣公權少好學工草隸登第調翼陽府錄事明宗
初直史館累遷兵部郎中後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
節金人稱其知禮轉右副承旨陞右散騎常侍知奏
事啟事稱旨多裨益進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五年以
疾乞退王愛其文學不欲去乃曰朝廷有舊德社稷
之福卿何退之遽公權三上章從之居一年疾病親
屬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飲疾革王特拜政堂



文學叅知政事卒年六十五謚文簡性公廉居官不
懈子澤彥琛彥琛同知樞密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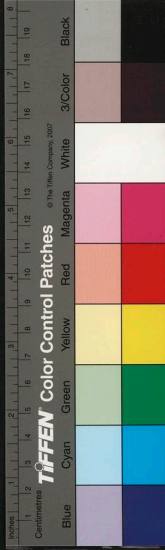
澤登第官至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高宗嘗設
藏經會於宣慶殿澤製疏曰雖自篤克勤之念固敢
怠荒不幸遭多難之時未能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
曰所謂未能制御者必指晉康公使告崔忠獻忠獻
即呼澤問之澤大笑自若人以為玄圭與澤有宿憾
以此激之子璪自有傳

趙永仁

趙永仁橫川人少不羣有宰相器度博學善屬文毅
宗朔登第固全州書已文自奉用宗立命之二甫官
太子累遷為承宣多所匡救物論歸重驟陞叅知政
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承旨守太尉上柱國神宗初
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
事金使詰明宗遜位事曰有劾必有詔親授前王朝
議難之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必
欲親授請留待數月金使曰苟如是不必親授翼日
傳詔于王永仁以眼昏乞退加門下侍中仍令致仕
五年卒年七十五悼甚贈謚文景後配享神宗廟庭
子準冲準登第任至承宣冲自有傳

王世慶

王世慶初名肱開城人八代祖希順佐太祖定三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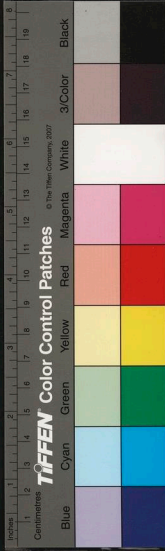
為功臣世慶毅宗時登第倅京山府以清白稱秩滿
罷歸家數年家貧好學手不釋卷隣人欲為宰相李
之茂祈壽請世慶作疏之茂覽其疏奇之補國學學
諭改同文院錄事有宋進士蕭上達隨商舶來好相
人相世慶曰君象眼後必貴勿憂屯蹇明宗立金祿
牒徵詰使者絡繹世慶撰詞命其稱旨王嘉之除監
門衛錄事累厯左正言起居注中書舍人陞諫議吏
部侍郎轉司宰卿仍兼諫議十五年卒年六十四性
滂厚好揚人善王常呼為直臣然在諫省九年無一
建白物議少之

李光右

李純佑字拔之父陽植中書舍人初純佑母朴氏點
燈庭中祈嗣于天忽夢有小兒從燈柱而下奉而懷
之因有身及生名之曰請以請而得之也後改純佑
幼能屬文毅宗時擢魁科調忠州司錄明宗初遷供
驛丞兼直翰林院時王太后患乳瘡王命純佑作祈
禱文有瘡生母乳痛在朕心之句王覽而嘆曰先得
朕心矣由是特加寵眷擢除右正言知制誥累遷國
子祭酒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嘗奏近來因入關煎藥
命醫官歲取四畿民乳牛絞取乳汁煎而成酥犍犢
俱傷其藥本非備急且損耕牛請罷之制從之民多
感悅官至國子大司成為崔忠獻所殺

林民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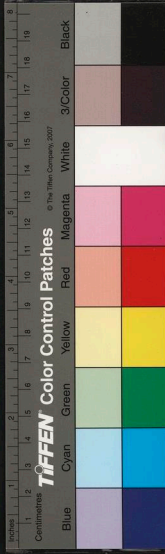
林民庇字德明南州人少沉訥以門蔭補禮部主事
毅宗朝擢第出守溟州浚渠溉田以廉勤稱入為太
常府錄事孤立無援九歲乃遷四門博士轉閣門祇
候及倅晉州有惠政明宗召拜右正言累遷諫議大
夫國子祭酒拜樞密院承宣箴諫出納多所稱旨王
恨相知之晚陞知奏事有李居正者少與民庇同學
無他才能王欲授正言問民庇曰居正何如人能沉
默不臧否人物者乎對曰居正性和平且訥默非耿
介者也王曰若爾宜為正言乃授之民庇後為樞密
諫御使耿叅按叅弗寫弗堅曾按叅弗寫弗堅王遣內侍按叅弗寫弗堅充儀迎之
在道冒綵氈中乘馭馬以綾扇障其面徒眾遮擁人
不得正視來屬普賢院都人無貴賤老幼奔走謁見
里巷一空凡盲聾瘖啞有廢疾者狼籍於前僧以扇
揮之迎入天壽寺居南門樓上宰輔大臣亦趨謁士
女競布髮以籍僧足僧令唱阿彌陀佛聲聞十里其
盥沐浴浴之水苟得涓滴貴如千金無不掬飲稱為
法水能理百病男女晝夜雜處醜聲播聞祝髮為徒
不可勝數時無一人諫止者明宗漸驗僧詐放還其
鄉初僧誑人曰萬法唯一心汝若勤念佛曰我病已
愈則病隨而愈慎勿言疾之不愈於是盲者言已視



聾者亦言已聞以故人易惑中書侍郎文克謙以微服致禮民庇亦拜於樓下十八年叅知政事進中書平章事有池得琴者代民庇為太常錄事得琴尚在太常民庇已為平章世誇其選擢之速民庇為相挺然有古風三掌貢舉得人尤多好善周急確實無華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年七十三上表乞骸特授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二十三年卒謚文靖無子

崔陟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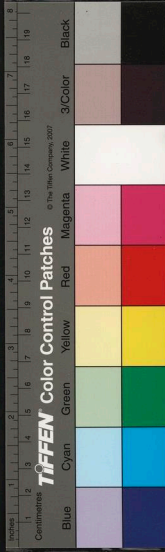
崔陟卿宛山吏登第毅宗初補京山府判官性廉介吏民畏愛秩滿還京足不至權門者十餘年刺史邨事崔允儀聞其清直欲授耽羅令陟卿以其再除外寄地且僻遠固辭允儀曰耽羅地遠俗獷為守實難故以子補之幸子勿憚往撫遠民不為國家憂則當報以美官陟卿不得已就任興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允儀已死陟卿貧甚無以自存將還鄉會全羅按察使馳奏耽羅人若令尉侵暴以反乃曰若得陟卿為令當釋兵王謂宰相崔褒偁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綾絹即除耽羅令陟卿請絜家以赴王許之任耽羅者與室偕自陟卿始耽羅人聞陟卿來即具輕艦迎之比入境皆投戈羅拜曰公來吾屬再生矣按堵如故明宗元年以詹事府注簿召還轉監察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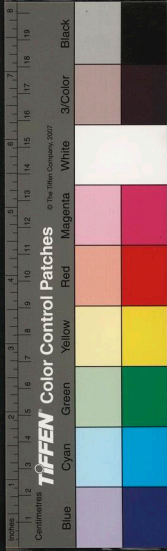
史拜左正言知制誥出為楊廣忠清二道按察使所
至皆有聲績遷兵部員外郎以能治劇又出為安北
都護副使累厯禮部侍郎秘書監清名勁節老而不
襄十六年卒年六十七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聯
句選羣童得涉卿崔均崔松年及遞還與之偕勸令
就學後三人皆為名士時號完山三崔

咸有一

咸有一恒陽人太祖功臣廣評侍郎規五世孫也父
德侯尚衣奉御同正有一早孤養於舅年十五至京
父執宰相李俊陽憐而容之補吏部記官仁宗十三
夜刻以荅以頭忘以私家以常衣以黼履以穿以時以禁軍以飢食不
如式軍士議曰若得弊衣記事必不如是會兩府舉
廉吏樞密使王冲薦之王素聞名得之甚嘉召入內
侍勾當軍厨事王嘗幸長源亭命近臣射有一中的
受金帛不入於家盡費之具軍厨什器後倅寶城廉
勤有聲績毅宗朝復入內侍掌橋路都監有一嘗酷
排巫頭以為人神雜處人多疵癘及為都監凡京城
巫家悉徙郊外民家所畜淫祀盡取而焚之諸山神
祠無異跡者亦皆毀之聞九龍山神最靈乃詣祠射
神像旋風忽起闔門兩扇以防其矢又至龍首山祠
試靈無驗焚之是夜王夢有神求救者翼日命有司



復構其祠轉監察御史出為黃州判官廣郡鳳州有
鶴鷗岩淵世謂靈湫有一集郡人填以穢物忽興雲
暴雨雷電大作人皆驚仆俄頃開霽悉出穢物置遠
岸王聞之命近臣祭之始載祀典又為朔方道監倉
使登州城隍神屢降於巫奇中國家禍福有一詣祠
行國祭揖而不拜有司希旨劾罷之明宗即位召入
內侍尋除兵部郎中時武夫執兵橫行街巷間及見
有一莫不倒兵而過遷累尚書左丞有良醞令同正
盧若純主事同正韓受圖詐為有一及平章事李公
升內侍郎將少監獨孤孝等書投忠州賊亡伊欲引
興為亂亡伊執其使送于安無別益盧告中告中又
械押還王命承宣文章弼鞫之若純等曰今弒君之
賊當路為大官吾輩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翦
願吾輩名微恐或不從以有一公升等素有物望故
詐為其書耳王聞而義之重房請治其罪皆黥配遠
島若冲以若純之兄亦坐黥中書門下又奏有一罪
削內侍籍九年年踰七十乞退以工部尚書致仕十
五年卒年八十遺命薄葬有一平生衣用麻布器用
陶瓦不事生產其妻謂之曰諸兒欲及公生時頗立
產業基址何不慮耶答曰予孤立無援勤儉守節以
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耳何感感於貧
窶乎子和曠瀉瀉登第以文章節行名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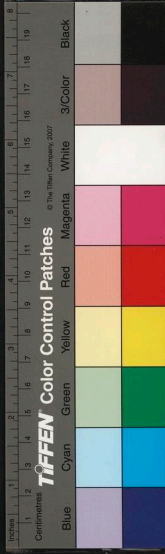


廉信若

廉信若字公可峰城郡人仁宗時登第調廣州掌書
記履正奉公丁父憂廬墓三年命有司旋閣選充詹
事府錄事明宗即位以潛邸舊恩特授國子祭酒翰
林侍講學士轉判大府事掌試所取多名士王益器
之信若有田在峯城鄭仲夫奪之既而還之信若遣
奴收獲仲夫家奴邀奪與之聞仲夫捕信若奴付街
衢獄殺之令重房劾之王不得已罷信若尋拜吏部
尚書後為江北面兵馬使金遣八將軍來屯義州關
外信若遣人詰之答曰聞西京留守趙位寵請兵於
本國寵已謀宋又阻大海無路請兵此皆虛說請問
告者名金將曰龍州人某信若使人往索則已逃矣
令請城物色之得於永清縣鞠之其人果服曰吾父
常以國家密事告金人多獲厚利及其死囑諸我故
我以此恐喝邀彼厚賞耳遂斬之沒其母為官婢權
樞密院副使翰林學士承旨累遷至政堂文學禮部
尚書仍令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孝文為人
體短膽大世比晏嬰分符杖鉞所至有聲績聰警博
覽強記尤長於范曄漢書一時高文大冊多出其手

李知命

李知命字樂叟韓山郡人博覽羣書善詞賦工草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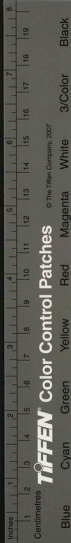


年十八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廉直民有飢者盡心
賑恤流氓襁負而至後為忠州判官政如黃州鄭仲
夫之亂内外文臣逃竄無所容州人感知命惠政護
之知命獨免及明宗立以知命有文章德行擢尚書
右丞尋除右諫議大夫扈右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
旨出按西海又為西北面兵馬使所至皆著聲績官
至政堂文學太子少傅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謚文
平知命為相有古大臣風再掌禮闈以得人稱若趙
冲韓光衍李奎報俞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子唐髦
少有詞藻有父風擢魁科仕至國子司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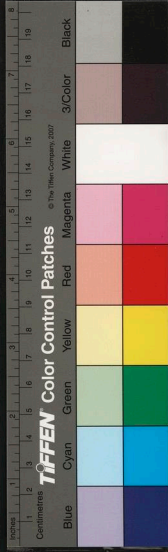
唐髦字

度應圭字賓玉初名元規茂松人父弼以文行顯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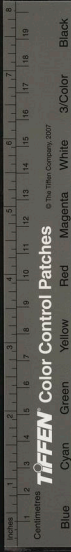
直不阿毅宗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脩文殿大
學士判吏部事王嘗拜宦官鄭誠為祇候弼論執不
署告身王再三諭之竟不從故終弼之身誠不得拜
其剛正類此謚恭肅配享毅宗廟庭有子五人應圭
其長也性穎悟美風儀時稱玉人善屬文再舉不第
入補內侍驟遷叅官持論端方臨事果決若夙成然
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出倅南京政尚清簡一介不
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伯啜菜羹有衞吏密饋雙
雉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餽遺豈宜以我口腹累
清德耶吏漸而退還閣門祇候再轉攷功員外郎鄭



仲夫等廢毅宗立明宗明宗素聞應奎名復召入內
侍授工部郎中使賞表如金告奏應奎入境帝詔婆
娑路不納令有司移文詳問應奎對曰前王久病昏
耗不治以母弟皓權攝國事帝曰讓國大事也何以
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應奎至帝覽表曰爾國雖
小亦知君臣之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兄篡位造飾虛
辭欺罔上國宜行天討以懲其罪應奎對曰前王不
幸有疾子亦不慧故遵先父王遺命讓位于弟耳小
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湯鑊鉞之誅更無異
辭不屈帝猶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
信見上一子生手生系言有表日東生系一
皓嘗作亂見四之二也令曉不遣使皓乃遣使三也
朝廷遣現生日使皓不轉達於現乃稱未敢奉受四
也是必皓篡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左丞孟浩曰
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遣使冊命帝曰封一國
之君詢於民眾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其遣使以
詔書詳問王現遂以不允前王讓位回詔授應奎應
奎奏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之表何無回詔也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臣令辱命罪不容死與其
生還本國寧隕身上國聞於天下因不食具服立庭
向闕待命晝夜不移三日館伴以聞帝屢使勸食猶
不食從者夜密進水漿應奎叱之曰汝亦人耳何行



詐之甚邪及五日形容枯槁氣息將絕力不能立數
至僵仆帝憐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曰爾國雖小有臣
若此已寢問罪之議將降詔依允汝且就食毋傷生
應圭曰宸眷雖厚臣不受回詔何敢食乎受詔之日
乃臣續命之辰不食七日帝益憐之授回詔賜御饌
幣帛厚慰而送之及還以功擢軍器監兼太子中舍
人賜金紫宰相又請錄應圭子孫以勸後來從之後
金人每使介往來必問安否一日宮闕災應圭先詣
景靈殿抱五室祖真以出又至中書省出國印金甫
當起兵欲討仲夫等仲夫等搜殺文臣幾盡一卒執
宰相尹焞詹傳之火傳應圭志高年已七十矣
敢辱宰相與郎官乎卒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未
聞無禮義而能保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夫公
等有志匡國宜法古先奈何使賤卒縛辱大臣况尹
公有將略廟謀若國有大事舍此人不可又多殺無
辜必有殃禍諸將曰庚寅之事微公告奏吾屬殆醜
矣乃迎坐禮之遂解鱗膽縛轉殿中監四年趙位寵
起兵西都諸城響應王以應圭素有名望命宣諭諸
城諸城稍稍效順拜工部侍郎明年又與給事中史
正儒往西京宣諭見位寵諭以君臣大義辭意慷慨
位寵即上表請降應圭將還西京裨將李仁白明等
送之據應圭鞍與語辭頗不恭應圭罵曰汝微卒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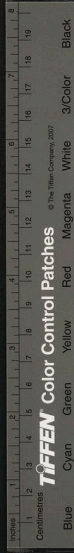
得無禮於天使耶仁等拜謝行至生陽驛正儒困且疾請留宿應奎不聽曰幸脫虎口宜達曙亟行至高原洞仙兩驛正儒復固請留宿又不聽翼日入京位寵果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憤怒斬其館吏而還是年卒年四十五子禧世謙禧春坊公子世謙戶部侍郎子碩自有傳資諒字湛然應奎之弟也莊重寡言毅宗朝文臣大盛資諒年十六與儒家子弟約為契欲併引武人吳光涉文章弼衆皆不肯資諒曰交遊中文武俱備可矣若拒之後必有悔衆從之未幾鄭仲夫作亂同契者賴光涉章弼營救皆免資諒陰方稱之應任臺閣所至有聲出鎮東北廉按東南無不畏威聳服然濟以恩信故民便之高宗時累拜尚書左僕射引年乞退與致仕宰相為耆老會事佛甚篤十六年卒年八十子靖敬玄珪皆登第靖珪早死敬玄累遷至諫議大夫嘗掌監試以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為題舉子解題意敬玄誤解以誠信之信有一生前語是非敬玄怒黜之時人譏之

玄德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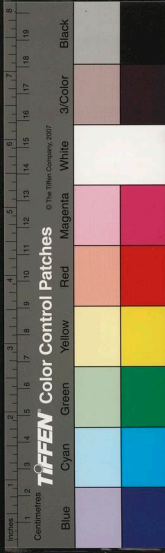
玄德秀延州人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高言語夸大人或譏之幼聰悟異常延州分道將軍金稚圭見而奇之攜至京讀書通大義善屬文屢舉不第有



疾歸鄉里明宗四年趙位寵起兵西京岳嶺以北皆
應之德秀與其父都領覃盾謂州將曰昔契丹蕭遜
竈侵我列城茲降而我州獨屹然固守功載王府令
位寵包藏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苟懷忠義者
可忍從耶遂與州將望闕拜連呼萬歲閉城固守位
寵遣人牒延州趙之曰今北界四十餘城兵已會于
此獨爾城不至將舉銳兵問罪慎勿聽二三人語宜
秣馬興師速赴西都城中推德秀權行兵馬臺事德
秀遣州將彥通等三十餘人擒賞牒者殺之位寵又
牒云令發兵者將以救北蕃列城也列城兵已至清
有欲應位寵者德秀諭諸將盡戮州將吏書密令城廂民
投城中曰上京兵十領已踰鐵嶺自東界將擣西都
凡州鎮為位寵誑誤者不可輕發兵其各堅守以待
之城中人信之無二心德秀與其州副使崔博文判
官安之彥金公裕等分兵屯守諸門兵馬使車仲圭
趣延州至雲畔驛雲州人殺之分臺監察御史林擢
材錄事李唐就等懷印至延州曰兵馬使既死吾等
無所歸請活我輩於是州人以德秀弟宣旨別監龍
虎軍將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權監倉使事唐
就仍為兵馬錄事遂易置部署嚴兵守之安北都護
都領姜遇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書延州將吏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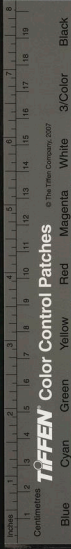
京將發大兵討北蕃諸城諸城實無罪故西京趙高
書惻然欲救吾等徵召士馬而貴城獨不至何也若
有異謀不從者當赤其族宜率兵赴西京使無後悔
雲州郎將君禹又遣邊孟賞書諭之曰西京差使員
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萬餘兵欲攻貴城宜慎思
之速赴台擢材斬孟鼎示城外俄而西兵來攻城擢
材擊破之至暮西兵復屯城南呼謂曰東北諸城舉
兵欲正三韓獨爾城不應故舉兵來攻有斬利厚兄
弟擢材唐就等開門出降者將加厚賞不爾必屠之
德秀自南門出擊之西兵遂趣京都至京西為李義
方所敗乃曰誰不能得志上平三州人一作成
不可不討復趣延州圍數重德秀遣高勇之唐就等
急擊大敗之擒殺甚衆西兵復來攻德秀又出擊大
敗獲兵仗無算明年金遣高羅率兵來屯延州境城
中皆懼高羅曰帝聞爾國列藩拒王命獨爾城不從
久為賊所逼勢甚危命予領兵為援爾等勿疑單盾
素以恩信聞于金人至其陣以實告之高羅下淚曰
帝所聞果信也有急吾當助之爾等宜勵忠義一心
王室遂去諸城兵復攻延州德秀又擊敗之王拜單
盾為將軍安北戶長魯文腴為閤門祗候使居其鄉
德秀為內侍祗候安北都領宋子清文臣老姜遇文
職賞有差並使居京以安北初附位寵而後背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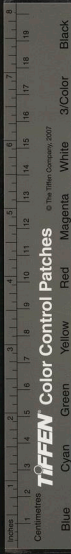
德秀上書請納祇候告身赴舉不許尋出為安南都
護副使為政廉明吏民敬畏尤惡淫祀禁令甚嚴巫
覡不得入境有吏執女巫與其夫至德秀訊之願謂
同僚曰此巫非女乃男子也同僚笑曰非女安有夫
乎德秀令裸視果男子也先是巫出入士族家潛亂
婦女其被污者亦羞之不以語人故所至恣淫穢至
是一方服其神明入為都官郎中時散員同正盧克
清家貧將賣家未售因事出外其妻受德秀白金十
二斤賣之克清還謂德秀曰予初以九斤買此家居
數年無所增飾而得十二斤豈可乎請還之德秀曰
爾志予長而爾予未耶遂不之克清曰予平法不為
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贖于貨子若不從當卷還其
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曰予豈不逮克清者
乎遂施佛寺聞者莫不嘆息曰今世得見如此人耶
後拜吏部郎中諫官奏不宜授邊城人乃改授兵部
郎中轉司宰少卿德秀妻養母死妄告妻母服事覺
劾罷神宗朝起拜殿中監累遷兵部尚書致仕高宗
二年卒

崔均

崔均字幹儒全州人自幼才學出群仁宗朝登第累
轉少府注簿時宰相崔允儀奉旨擇文士詳定禮儀
均首居其選允儀遺疾毅宗遣中人問所欲言者奏



曰臣蒙國重恩備位將相至於子婿並居華顯更無
所望為國大用者惟崔均耳王即授閣門祗候明宗
立權戶部員外郎屬內侍尋遷禮部郎中兼太子文
學賜金紫金遣使問王即位之故命均為接伴使金
使屢致詰隨問辦解無差舛金使服其敏給趙位寵
起兵西京以均為東北路都指揮使往諭諸城均厯
抵登和等數十城回至寶龍驛王遣李景伯權授均
禮部侍郎充兵馬副使與兵馬使合擊西京均聞命
謂景伯曰吾觀諸城皆與位寵連結懷二心敵兵若
至向背未可知然君命可避乎即入和州營是夜位
龍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御史智仁挺被執均罵曰賊帥
位寵起自行伍位至八座國恩莫大而乃忘恩背義
舉兵構逆天地神人所共憤其覆亡可立待也汝等
助其凶惡拘執王人若軍官繼至汝輩皆為齏粉罵
不絕口均儀及幕僚軍僚皆遇害均工草隸文才吏
幹俱優未及大用人皆惜之贈禮部尚書後以子貴
加贈尚書左僕射子甫滄甫延甫延官至工部尚書
甫滄器識宏深少孤力學登第調黃州掌書記政尚
清白累遷少府監常典制誥撰賀金主即位表云五
馬渡江表晉朝之開新主六龍御極符羲易之見大
人金主兄弟弟位惡其逼中書省詰云我聖上龍飛



非若晉朝渡江之比何用此語遂罷甫瀆職未幾拜
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高宗朝累官至守太師門下
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卒謚文定嘗撰明宗實錄子
允偁允愷允偁奉御允愷登科累轉尚書右丞時崔
瑄累世柄國舉朝趨附允愷獨不至其門金仁俊誅
瑄以允愷廉平擢為右副承宣掌吏兵部選官至樞
密院使御史大夫

金巨公

金巨公初名子彪北原人性廉謹起自胥吏入內侍
毅宗初右常侍崔誠中書舍人崔允儀等論巨公及
宦者金昆等七人請黜之王不聽誠等又言巨公三
日乃從之巨公累官至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與崔
褒偁有隙憂慙而卒為人美容儀善辭令常兼閣門
接賓客進止詳雅遂至宰輔

韓惟漢

韓惟漢史失其系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崔忠獻擅
政賣官曰難將至矣挈妻子入智異山清修苦節不
與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為西大悲院錄事終不就
乃移居深谷終身不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
繼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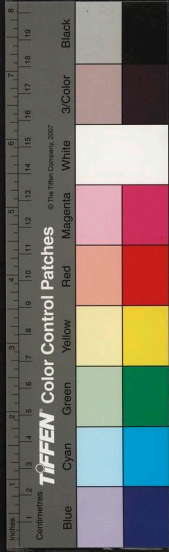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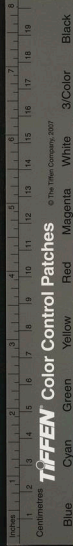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杜景升

杜景升全州萬頃縣人質厚少文有勇力初補控鶴
軍手搏者招景升為伍其舅上將軍文儒寶聞之曰
搏賤技也非壯士所為景升遂不往後以隊正充厚
德殿牽龍為仲夫之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
離殿門秋毫無犯明宗初再遷散員李義方聞其名
引為內巡檢軍指諭一日退朝步出泰安門變服忘
匿家人尋之三日得北山岩石間問其故云嘗入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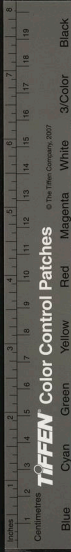
恍若夢有數人謀殺已懼而微服遁去俄有數萬人
逐之因以至此人謂庚寅橫死者為祟也義方聞景
升復出喜曰此人世不多有復授指諭遷郎將東北
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南方皆嚮應義方以其從兄
郎將李椿夫及景升為南路宣諭使椿夫性暴雷多
殺邑宰景升謂曰謂曰受命之日以為方鎮構逆州
郡響應禍難連結恐難底定今賴公威靈巨魁已殲
先聲所至束手請命謀戮既多請自今皆寬之脫有
反狀情迹昭著然後誅之椿夫從之南方悅服使還
椿夫謂曰升曰始以公謂庸怯乃今知公寬厚謹慎
義因結為頌頌交景升以功拜將軍出為西北面兵
馬副使成昌州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分道將軍朴
存偉李彥功等為位寵所執時景升成旋至香山洞
通路驛遇西兵與戰敗之景升至撫州館方晝食西
兵千餘人突至景升開館門西兵爭入景升射一人
即仆地西兵敗走景升謂士卒曰賊在前不可從舊
路乃由徑夜行至一寺解鞍與僧問路僧指之景升
日夜兼行八日而至京時元帥尹鱗瞻以出軍王以
景升為東路加發兵馬副使景升率至五千餘人至
孤山分軍為三以左右翼急擊西兵大破之斬首千
餘人至宜州位寵將金朴升列車城外禦之景升選



銳攻拔其城擒朴升斬之傳首於京諸州鎮稍稍歸
附定長二州及宣德鎮欲投女貞景升遣人撫安之
女貞千餘人到定州門外欲乘危鈔掠景升諭解之
女貞乃退景升至孟州西兵掠險以拒與李義石
麟等擊破之斬四百級孟德二州兵棄城走景升慰
居民令按堵撫州堅拒不服雲中兵又至為聲援景
升分兵擊之雲中近退撫州遂降時行營兵馬使及
四摠管戰不利還京西兵遮路景升迎擊於大同江
凡二十戰皆捷西兵大敗景升還至平州王遣知奏
事李光挺郊迎勞問及至曰卿以死許國使凶徒挫
命為後軍總管使復遣之景升踰鐵嶺從耀德雲中
路行所至風靡西兵入保濂州景升積土城外列大
砲攻拔之又斬義州都領崔敬若及令猷令英等士
卒入城爭取貨寶景升下令禁之止惟聽取釜鼎於
是西北諸城皆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連捷西人員固
久不下軍中以漣州釜鼎為費器人便之曰公之計
遠矣西兵夜出犯陣燒營門景升令曰既火矣救之
何益因取物投之火益熾明如晝兵不敢入景升恩
信素著西人多出城投降遂與鱗瞻破西京擒位寵
寵殺之西京平餘兵尚在復以景升為西北面兵馬
使鎮永清北路處置使李景伯欲與議軍事遣五百



百騎邀之西人設伏狙擊於路騎兵皆沒唯郎將高
勇之等十餘人走免景升已就途聞變馳還入城西
人追不及執電吏報之景伯與景升不愜戰數不利
召景伯還以石麟代知西北路兵馬事景升兼處置
使金使將還西兵梗路不得過景升募士卒掩擊殺
之王嘉其功陞上將軍知御史臺事驟遷守太尉參
知政事判吏部事修國史掌銓注雖內寵莫敢撓之
進平章事封三韓後壁上功臣勅畫工李光弼圖形
光弼曰畫法生時畫半像耳景升怒使其體兩府文
武百官就第賀重房諸將宣賀酒酣各執樂器景升
自同伶人歌吹也乃罷景升目不知書時有一醫
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嘲之曰戰將今為修國吏不
妨醫作玉堂人聞者齒次景升與同列奏式日都監
所不判案國之龜鏡部秩錯亂漸難稽考宜加檢討
謄寫以藏從之又奏祖代諸功臣贊定大業厥功卓
然宜追加爵名以示不忘王嘉其奏皆贈爵又為錄
券各賜其後與義旻同拜門下侍中位在義旻上義
旻在中書大詔景升答而不答尋加中書令舊制三
品以上每遷級例上讓表降詔不允然後表謝上官
景升獨曰內不欲讓而假人筆外為禮文吾不想為
也王移御筵慶官訛言輦生輦下扈駕百官皆狼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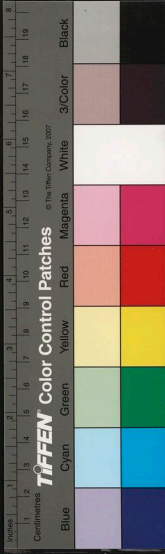
四散景升獨按轡神色自若崔忠獻謀廢王勒兵市街託議事召景升景升女壻將軍柳森柏疑之自刎死遂流景升於紫燕島又流森柏父得義於南裔景升在島憂憤嘔血卒或云景升有金其奴欲盜密毒之

于學儒

于學儒木州人父邦宰膂力純人官至右僕射學儒倜儻有氣概象衛毅明兩朝忠謹無他季高李義方等將作亂議主兵者皆曰在今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常戒予曰文官見害祿及吾輩亦不旋踵汝宜慎之吾父雖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學儒懼求娶義方姊得免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卒

盧永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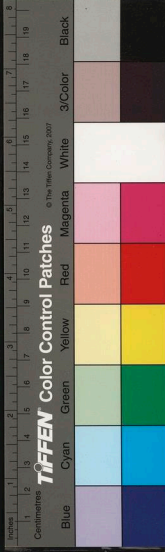
盧永淳杞溪人毅宗朝入內侍為閹門祗候東北面兵馬使及春州道按察司奏京畿伊川安峽東州平康東界永豐宜州西海各州之境寇橫行請捕之之王遣永淳及兵部郎中金莊等捕賊首異雙員衣朴等誅之後拜承宣鄭仲夫之亂扈從臣僚多遇害永淳本兵家且與武官相善故免免官至平章事于莽敦蔭補官歷任中外累立戰功事有利國知無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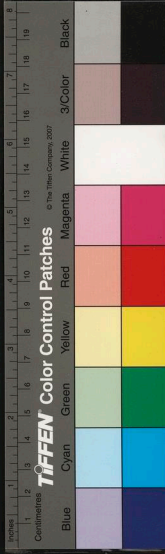
熙宗四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卒年六十二謚懿貞

趙位寵

趙位寵史失世系毅宗末以兵部尚書為西京留守
鄭仲夫李義方等弑毅宗立明宗明宗四年位寵起
兵謀討仲夫等遂檄召東北兩界諸城兵曰側聞上
京重房議以北界諸城卒多桀驁欲討之兵已大舉
豈可安坐自就誅謬宜各糾合士馬速赴西京於是
此嶺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獨延州閉城固守王遣
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擊位寵又遣內侍禮部郎中
崔均為東北路都指揮使諭諸城鱗瞻至岢嵐驛位
奔還至大同江收散卒復嬰城固守義方久屯城外
位寵擊卻之義方兵獲位寵于岢嵐驛及將軍禹為善斬
之傳首於今明年位寵遣兵擊耀德縣時義方已伏
誅王遣殿中監庾應圭給事中史正儒詔位寵曰朕
因臣民推戴奄登大寶于今六年賴文武臣隣協助
獲守丕基頃有賊臣專擅國政多行不義害及中外
民怨兵起至於無知小民殺傷尤多朕甚哀痛其賊
臣已從卿等表奏舉義掃蕩卿等又請降宣宣諭嘉
乃忠誠遣使宣諭體朕至意更勵忠誠位寵上表請
降應圭還位寵悔之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不勝
其憤斬其館吏而還尋遣左營郎將徐俊明上表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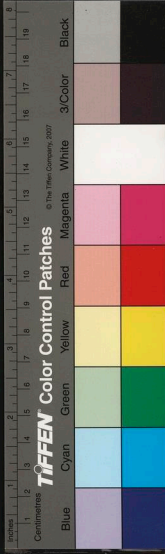
誅義方王留俊明於法靈寺唯放校尉徐惟挺還上
京兵圍漣州數月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
上京兵從間道擊之斬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五十餘
人又掩擊於莽園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時毅宗
猶未葬以位寵聲言義方弒君不葬之罪乃發喪葬
禧陵將軍朴誠威奉使在雲中道每誇釜釜之事雲
中人應在寵遂斬存威鱗瞻攻西京位寵食盡至啗
人屍時出挑戰鱗瞻堅壁不出位寵遣金存心趙規
如金奏義方放弒之罪存心中道殺規來泊禮安江
王遣中使迎勞拜存心內侍閤閣祇候其軍將六十
等如金上表曰龍非本非避讓大將軍龍仲夫將
李義方弒之臣位寵請以出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
餘城內屬請兵助殺金主執送彥等東京路都總管
府牒宣德云西京留守趙位寵三次遣使九十六
人賫告奏表文等事今勘得所遣人徐彥等狀稱大
定十年八月前王遊普賢寺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
義方等執前王及子孫送海島前王弟翼陽公為
王飾以因病薨位上表大朝大定十年年仲夫等遣
人殺前王及子孫官僚等大定十四年位寵上表請
王誅仲夫等今年正月王下詔諭賊臣等已誅復有
仲夫子筠殺義方等不告國王領兵三萬餘人攻西



京相戰至今未決勝否今年六月位寵與北界四十餘城欲屬大朝遣義州都領崔敬若等賈牒婆速路總管府公文至義州關門為鄭白臣等又殺又筠等軍馬遮路以此遣大使金存心趙規等各三千餘人泛海來奏不知消息節次再遣彥等其欲屬大朝及請兵問罪等事委事端的欽奉帝命位寵陳乞事則非大國所容將彥等付彼國施行其彥等衣甲諸物差官交割六年位寵使人詐為居士服請兵於西北州鎮至靜州被執位寵與上京兵戰佯敗走上京兵逐至龍興德部位寵回兵擊之上京兵死者甚多麟侍祇人衆計部臣等殺方守宣卷心口王道侯崔存往諭之未幾夫等又殺義州分道將軍尹光輔防禦判官李彥升以應位寵位寵遣人署諸城酋豪官麟州都領中郎將洪德謀執位寵所遣人以拒夫等袖刃至德家欲害之德伏兵於門斬之麟贍攻西京通陽門後軍總管杜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遂殺位寵函其首來獻梟於市又執送位寵妻妾

房瑞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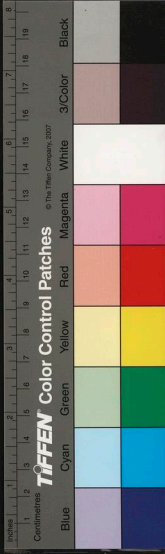
房瑞鸞宣州鄉貢進士趙位寵起兵西北諸城皆附瑞鸞謂其兄孝珍得齡曰位寵脅誘諸城土豪偽署官職令收兵赴西京吾曹亦與其中吾婦翁尹仲瞻



以兵馬判官在從兄鱗瞻麾下墉攻婦翁情所不忍况位寵所謀不軌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珍等然之夜密誘州人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為名故諸城響應稱兵向闕及至郊畿交鋒輒敗官軍追擊偃屍相枕欲收餘燼復謀叛拒氣勢已沮不可復振所恃者惟險固耳若王師一朝拔西京移軍臨之闔城必為齏粉且位寵之志不止討賊若不改圖恐為同惡流醜後世今欲率先倡義去逆効順於諸君意何州人皆諾有都領郎將義儒受位寵署為將軍獨不可孝珍徂射斃之即遣人告義州義州人亦殺位寵所置將皆罷兵事聞王嘉之賜孝珍爵散員瑞鸞以同正人內侍得齡留本州為戶長未幾州人嫉孝珍獨受爵遂殺得齡及其母

朴齊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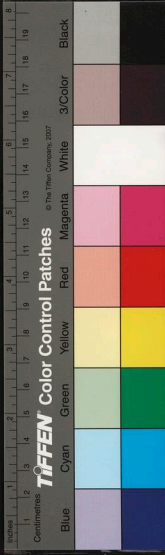
朴齊儉明宗時以大將軍為西北面兵馬使趙位寵既敗餘衆復聚分軍為散有思進軾端進國者為中軍行首戎訓為指諭金甫為前軍行首光軍為後軍行首散居嘉渭秦連州順州山谷首尾行劫大患民患焚慈 二州屠妙德香山諸寺王遣兵討之屢戰失利齊儉始至營與錄事金重甲謀部分諸校發興化雲中道兵馬掩襲計賊依沮山林無定居諸郡人



又多為賊耳目軍中動靜輒先知之戰始交輒敗北
士卒氣阻逗留不進裁留五百人為聲援引還賊乘
勢攻甯州靈化寺驅僧為兵進攻連州賊勢轉盛然
其遊寇日久閭閻無鳩壁者劫掠既盡大城皆堅守
未易猝拔由是漸就飢窘謀欲降齊儉聞之遣人招
誘諸屯賊相率來降齊儉每見降者輒拊循之曰汝
等亦皆吾赤子開倉賑之前後凡六百餘斛乃聽其
所欲分處龜澗等州使之安業給光秀等轉騎送京
王以光秀為校尉金甫攝校尉思進軾端戎訓為隊
正獨進國不降率其黨百有餘人人欲投女貞齊儉
遣兵盡禽斬之龜州將東分甯守十七人其說之
闕往來皆誅之齊使後知御史臺事其子葆光年少
輕簿初補權務氣驕道遇李紹膺妻見從婢有持蓋
者求之不與葆光毆辱之紹膺妻大怒率僮僕持刀
狀至齊儉家呼噪欲殺葆光葆光及家人皆逃匿紹
膺女婿慶大升弟也紹膺妻憑慶勢訴重房重房奏
葆光道辱宰相妻大無禮宜置於法事下重房治之
葆光竟不出齊儉坐免愆抵諸將家乞隣諸將哀之
請復其官王許之

奇卓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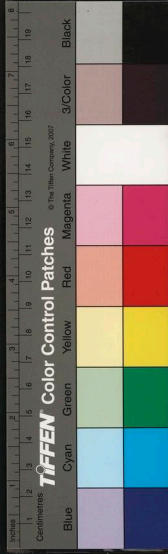
奇卓誠辛州人美容儀善射御初補校尉毅宗好馳
馬擊毬擢為宰相常在王側善事權貴驟遷衛將軍



明宗初累轉參知政事趙位寵起兵卓誠為副元帥
禦之及還判兵部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
有金平者少有文名金甫當之亂妻父韓彥國等戮
平携妻子隱於昇平郡及卓誠東攻以平有才擢為
直史館卓誠貪財賣官由是賢者屏跡僂佞競進家
臣高忠全李仁齡皆姿黜貪鄙惡聲遠播九年卒廣
平官久廢無主卓誠欲請王居之具妻諫止之不聽
居數月而死後王論位寵寵功贈推忠協謀佐理同
德功臣守太師門下侍中圖形閣上

洪仲方

洪仲方字仲方，大將，性剛直，不阿，每面折人，避兵器之人，亦倚重。時武散官檢校將軍以下散員同正以上聚議，欲奪處東班權務官重房臺省畏衆口莫敢誰何。仲方獨曰：國家設官分職，唯卿監外武臣不兼文官。自庚寅以後，吾儕得處臺省，布列前班，校尉隊正許若僕頭，西班牙散職差任外官，固非先王之制。若又遽奪權務官，具如東西定制，何吾輩死不從讓，遂寢於西班散職，羣聚於路，每見達官控訴不已。一日遇仲方，遮道慢罵，仲方攘臂拔馬排定，至重房曰：吾今日幾死矣，下之陵上至如是耶！乃密謀捕首謀者四人，配島，又流其黨十餘人，時讓又重之，累官至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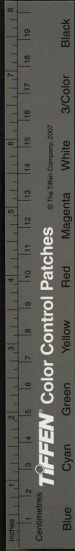
司空尚書左僕射掌外官長吏之職進退予奪惟意所恣又蓄嬖妾嗜利者附之爭納賄賂九年卒

慶大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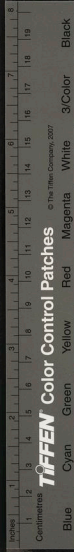
慶大升清州人父珍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升膂力絕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年十五蔭補校尉累遷將軍珍性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升悉以田業納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明宗八年清州人與州人係京籍而退居者構隙捕殺幾盡其黨之在京者聞之欲執仇首募死士向清州王遣將軍韓慶賴等追止之不及與州人戰不克死者百餘人時大升與大將軍溫使弼罷大升嘗憾鄭仲夫跋扈謝欲謀之以其難艱大隱忍未發會仲夫子筠滑國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銳意討仲夫畏其壻宋有仁未得間及有仁斥逐文克謙韓文俊大夫人朝臣皆側目龍許升有勇力為衆所服筠愛之升及隊正金光立俊翼又皆大升所善九年大升謂升曰我欲去凶徒汝能從之事可成矣升諾之大升曰藏經會畢之夜宿衛之士必皆困睡吾令死士三千餘人伏和義門外汝先殺鄭筠於內以嘯聲為約則我發伏應之夜四鼓升入筠直殺之遂發嘯大升率此士踰宮牆入殺大將軍李景伯指諭文公呂所見輒殺宮中呼噪鋒刃交



接王驚 大升至寢殿外大升曰臣等衛社稷請上
無恐王出衛宮門召大升等手賜卮酒以慰之大升
因請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仲夫等聞變逃
匿民家悉捕斬之梟首於市王呼大升問曰欲以筠
承宣之任授卿大升曰臣不識字非所敢也王曰非
卿則誰可者吏部侍郎吳光涉何如對曰承宣出約
命非儒者不可光涉雖稍知書然亦武臣恐以鄭筠
王嘿然大升知光涉必拜承宣惡之大升族兄將軍
孫頌素與光涉有仇誘大升并殺之遂分捕四家之
黨將軍金光英指諭石和襲連中郎將宋得秀奇世
為李義敗聞之大懼武官或宣言曰輔侍中俞嘏大
義沮抑文事雪吾曹累年之憤以張武威功莫大焉
今大升一朝而尸四公孰討之曰大升懼招致死士
百數人人留養門下以備之號都房為長枕大被令
輸日直宿或自共被以示誠款未幾辭家居然國
有大事必就 決大升自去鄭宋以來心不自保常
令數人潛伺里巷偶聞飛語輒拘囚鞫問累起大獄
用刑深峻時京城寇盜多起自稱大升都房有司逮
補囚之大升輒釋之由是公行奪掠無畏忌大升門
客殺一良家子於路有司捕之欲治大升力救得免
升光立等恃其同功偃蹇自肆陰養惡少又昵侍東



官寢卧後壁歌吹徹夜旁若無人大升忍之召升於
其第斬之道見光立殺之以兵自衛奏云升等縱恣
非惟欲殺臣且圖不軌迫不暇奏聞已誅之王命
近臣慰諭之宰相以下皆就第或致書而賀大升稍
自安罷其兵衛十一年前隊正韓信忠蔡仁靖朴敦
純等謀作亂令司同正大公器知之以告大升大升
白王捕鞠之辭連石化及別將朴華注簿李敦實乃
流信忠仁靖敦純等於島貶和南海縣令華河山島
勾當使流敦實於廣州王內忌大升外示優寵日賜
珍差服玩奏請無不典從故人多趨附然非有學識
勇略者大升輒拒之武官皆畏其威不敢縱肆十三
年大升忽夢仲夫握劔叱咤因得疾卒年三十及葬
道路莫不哀哭初大升之討仲夫也牽龍金子格有
力焉大升愛之俾領都房大卒都重房斂錢以葬將
散復聚飲子格誣告曰大升都房往往復會者將為
亂也王素患大升命重房捕之使大將軍鄭存實吳
淑等治之苟名在都房者悉捕之其或逃匿縛其父
母妻子及族黨困苦之匿者自出或自刃死凡得六
十餘人復諭存實等嚴加拷掠窮率其黨又令內官
伺用刑苛緩於是捶楚甚酷並流遠島多死於路存
者不過四五人光陟父挺嘗為郎將西都之反仁宗



命挺賈詔密諭諸城挺嘗詔衣中徒步間行被選卒
執繫獄有一醜女食之挺德之約為夫婦遂生光陟
後挺累官至尚書以老致仕妻無子乃召光陟為嗣
光陟補牽龍隊正喜與儒士遊不好武毅宗末為別
將牽龍行首與李義方有素拜千牛衛將軍改金吾
衛將軍吏部侍郎明宗欲授三品職光陟曰臣年少
拜四 又兼吏部於臣足矣遂辭出為楊忠州道察
訪使時孫碩父為水州使性貪鄙侵魚無厭百姓苦
之碩懼就光陟求哀光陟不聽竟劾罷之碩由是與
光陟有隙遂誘大升殺之

陳俊清州呂陽縣人有勇力起行伍積勞拜衛將軍
戍北界戍將例不得着正角幘頭獨俊着之知兵馬
使梁升庸禁之不從劾罷之起為大將軍明宗朝累
拜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判兵部事九年卒性質
直頗得時譽王亦器重庚癸之亂文臣家賴俊全活
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湜萍温皆登第有
文名湜官至御史大夫萍選直翰林院以右司諫知
制誥出知公州卒善為詩詞語清麗少與李奎報齊
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崔世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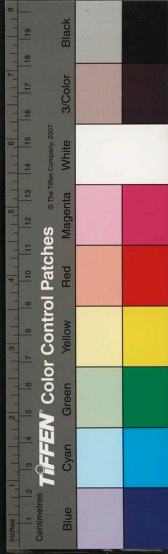
崔世輔系本寒微不解書毅宗時以禁軍充隊正丁



亥之天。之變以世輔在側疑之流南海後武人得志
召復舊職明宗初累拜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進門
下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上將軍有人訴重房曰修
國史文克謙直書毅宗被弑事弑君天下之大惡宜
令武官兼之使不得直書克謙聞之懼密奏王王重
違武臣意然惡其非舊制乃授世輔同修國事世輔
擅改事為史由是毅宗實錄脫略多不實克謙嘗於
曬史堂獻世輔曰儒官之為上將軍自我始武官之
同修國史自公始相與一喙時崔連金富亦以將軍
並為禮部侍郎武人兼儒官自三人倡十九年世輔
巨萬尋加特進守太師二十三年卒子斐美容儀為
東宮指諭太子嬖婢在宮垣內擲橘桃之斐逆私之
事泄王欲置諸法賴李義旼營救獲免太子逐婢婢
為尼斐猶通焉崔忠獻數其罪流南裔初世輔構第
遍一坊四面各置第宅為子孫計未久家門盡滅

朴純弼

朴純弼門地賤微挺姿美美鬚髯進止言語為人所
推評毅宗時中軍八衛頗勤恪始補勇爵明宗
立遷左中禁指諭時武人東政文臣殲盡簿書雲委
純弼獨能操筆終始無怠以功授大將軍號令軍府
自是不淹旬日踐歷華要至兵部尚書純弼直東宮



之旁大營私第太子白王曰術人以為朴尚書第於
東宮為月建方不宜營造臣力不能禁請上禁之王
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但汝修省以消厄患聞者莫
不憤嘆後表樞密院事曹元正之作亂也純弼當直
逆知之移病以免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一年以
參知政事卒

李英指

李英指初名寵夫高令郡人家世微販魚為生充選
卒惟殘忍喜禍鄭仲夫之亂附李義方李高恣其凶
暴世之言殘虐者必曰寵夫慶大升用事誅戮凶黨
奪無厭以致家富屋宇耽耽人見之曰夥嘗求使於
金公路需索郡縣奔走賂遺萬計穢聲四達金人見
之曰汝向為義州戍卒州人皆呼為獸心人汝國無
人俾汝拜高官御史命耶所至皆慢罵不禮及還語
其子曰汝輩免使異國幸矣轉兵部尚書疾篤在告
會有武選力疾而出尋死

白任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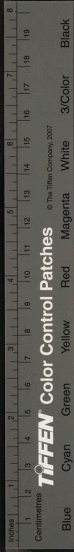
白任至藍浦縣人業農以初驍勇被選至京賃屋居
賣薪自給毅宗選充內巡檢軍扈駕出入不離側
以勞補隊正鄭仲夫之亂武人得以遂貴顯明宗朝
累遷刑部侍郎妻具酒饌盛騶從訪舊賃家嫗嫗驚



嘆曰彩汝之福轉大將軍兵馬副使有義賢庫記官
官嘗借庫銀器數事寄耶將李允平家過數日記官
取器不返其妻候之聞有籠死在路旁往視之卽其
夫也妻意必為允平所殺訴有司治之允平不服久
繫獄以賂免拷掠允平家人及記官親友被拷訊死
者數人國人皆曰允平實殺記官法官故緩之允平
聞而告曰予實無罪國人皆指予為言勢不可追請
納家贖之公議久未決時中軍閱戰馬有注簿同
正趙英仁者鞍馬華飾極鮮華求籍神騎班任至曰
英仁家素貧今暴富有由執送法官英仁恃其無顯
記官素親一日記官賫銀器到家主貪其物毒殺之
吾母適在前主恐事洩并殺瘞後園以滅口銀器亦
埋某地我欲告法官司復讐恐見害未敢耳有司往掘
之皆得任至後拜刑部尚書遷知樞密院事嘗以私
事謁王引人內殿優禮以遷舊制大臣非國家大事
不詣君門臺諫不効任至時議譏之二十一年以知
門下省事卒

李俊昌

李俊昌明宗時為刑部侍郎有男子夜投匿名書於
壽昌宮門巡檢官捕得之乃諧俊昌兄弟也王姓柔
弱事皆決於諸將但領之而已諸將信其書乃欲誅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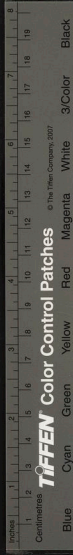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俊昌等王聞之召大將軍鄭邦祐責曰自癸巳以來無辜多見害予不能救咎實在予今係昌等若謀不軌彼必顯告豈夜投匿名書乎曲在男子諸將何欲誅俊昌耶諸將拷門男子果服其誣流遠島蓋怨俊日嘗奪其田也後拜太僕卿俊昌母睿宗宮人出也宮人本賤隸舊例宮人子孫限七品惟登科者至五品後昌至是拜三品臺諫畏縮無敢言者官至樞密院事卒

崔忠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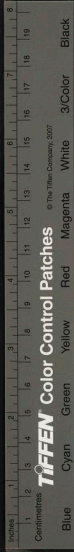
崔忠烈明宗明拜司宰卿神虎衛上將軍累遷同知舊用二月望近因聖考諱朔改用正月有乘先王之今三光告異二氣不調恐或由此縱不設會作樂請於二月望令公私隨宜燃燈從之忠烈又建議入闕會百官米床與中禁軍衣飾華侈無制請禁之從之尋以星乞解職不允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少傅判刑部事舊制燃燈入闕必遣宰相至西京攝行齋祭自甲午之變西京有事詔停遣使後只遣三品官忠烈利其贈遣奏曰先王遣宰相為使蓋重翼京也乞依舊制王揣知其意遣忠烈如西京行八關會及還多受賄賂重至三十餘兩十二年卒

鄭世裕 叔瞻 晏



鄭世裕河東郡人明宗時為西北面兵馬使斂民財
貨數獻內府王遣其子叔瞻賣手詔獎諭世裕還請
授其子允當銓曹允當年少無知乃授吏部員外郎
世裕累官吏部尚書時參知知事上將軍文章弼等
諸將軍刻奏世裕嘗在西北面斂民蠶絲及珍玩之
物詐稱貢獻驛輸具家又尚書省署永州吏崔安
戶長公牒已成世裕納水州吏崔少賂改永為水安
為少以其牒給少事覺法當流以計獲免今為刑部
先坐衙同列有後至者輒畜罵逐之專權自恣舞文
美法視賄賂多少出入人罪請流遠島以戒後人制
乃流世裕允當叔瞻於南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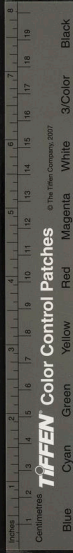
叔瞻累世樞密院知奏事高宗初參知政事金山王
子兵闌入北鄙叔瞻為中軍元帥行至興義驛軍中
自驚奔還屯國清寺號令不行部行無紀律人皆決
望從軍僧從謀殺崔忠獻忠獻捕鞠之連叔瞻乃罷
罷還叔瞻以忠獻子怡為情恃勢頗矯橫大起第宅
三面區彌滿數里及為元帥多受軍卒賄放遣之常
語軍中曰崔忠獻斷喪王室自招寇賊反遣我討賊
諺所謂人則食醢我反飲水者也至是忠獻欲殺之
賴怡營救流河東後拜卒章事兄右僕射稹亦貪鄙
奪占人田又不能正家妻妾無分乃降授工部尚書



叔瞻子晏晏初名奮性聰慧少登第陰陽算術醫藥音律無不精晚出倅晉陽以母老辭歸養河東怡受其才奏授各子祭酒晏見怡專權忌克欲遠害退居南海好佛遊遍名山勝刹捨私費與國家約中分藏經刊之事佛太煩一方厭苦晏既退猶恐及禍養怡外孫為子以取媚又諂事權貴好奢侈第宅器皿極其華麗崔沆秉政召知門下省陞參知政事一日與門生郎將林葆內侍李德英威州副使石演芬論時事曰人命至重崔令公何殺人乃爾後德英演芬會葆家飲復稷晏語數曰恩何之言誠是葆妻兄家奴謂葆至是尤怒曰葆公本有異心謂葆謬吾事其將構亂乎遂籍其家流白翎島尋遣人沈殺之

鄭國儉 李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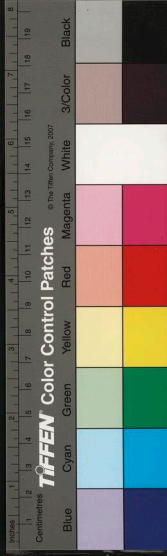
鄭國儉明宗時屬內侍為大府少卿入關會賈賜宰相花酒稽覈參政宋有仁怒不受國儉以此被劾削禁籍後附有仁復為內侍國儉家在水精峯下峯路幽僻高儉惡少五六人常聚其峯見婦人有恣色者必劫亂之至奪其衣物一日國儉見一婦人盛飾者袈裟由峯路下袈裟婦人盛飾以韜帛為之所以蒙頭掩面者賊邀而劫執從婢皆散國儉不能忍視遣女婿內侍李惟城令同正崔謙率家僮捕之獲三人



因大理乃大將軍李富甥姪及權勢武官子姪也請
謁交于法官欲不治刑部員外郎趙聞識獨抗議訊
鞠杖殺時議快之國儉累官吏部尚書轉御史大夫
惡銓注冗雜罷南班假充者十餘人臺綱稍振進參
知政事神宗六年卒維城大將軍幹之子交友以信
遇事剛果按全羅守漢山皆有聲績累拜左常侍王
濟明之被禍也其弟正言景儀緣坐配流親舊畏崔
忠獻莫敢送者維城以故舊遣人餞之贖白金三十
兩遣押吏得寬陵逼景儀泣哽咽時人多之高宗
初為西京副留守以絃歌自娛惑於官妓因得疾卒
鄭邦祐起自電吏明宗朝累遷大將軍知御史臺事
以賤系拜臺官人皆笑之出為西北面兵馬使重房
奏昔陳淑嘗為其道兵馬使拜祐以電吏從行北蕃
吏民尚有記其面者今若出鎮人心不服徒示國家
無人也請勿遣王從之後復為兵馬使臺諫無有言
者邦祐公廉率法威惠並施一方畏縮

丁彥真

丁彥真神宗五年為大將軍時慶州人謀反密遣郎
將同正裴元佑往將軍石成柱配所古阜郡說曰高
麗王業幾盡新羅必復興以公為主沙平渡為界何
如成柱佯喜留元佑於家潛告郡守惟貞惟貞捕送



按察使以聞誅之慶尚道按察使池資深奏慶州賊
賊請降不必發兵崔忠獻怒以大將軍金陟候為招
討處置兵馬中道使使部侍郎田元均副之大將軍
崔巨義為左道使兵部侍郎李副之攝大將軍康
純義為右道使知閣門事李維城副之趣發兵往討
賊聞之募集雲門山及尉珍草田賊分為三軍自稱
正國兵馬誘脅州郡陟候師老不戰使賊勢日盛明
年徵陟候以私騎還京遣彥真代之臺諫劾罷陟候
職賊入基陽縣巨義師兵擊擊殺獲甚多忠獻奏遣
中使賞詔賜藥以賜之彥真既多因祈恩詣城隍祠
潛禱現給曰都領舉兵將復新羅吾屬喜之久矣今
幸得見請獻一盃邀至其家飲之醉遂執送彥真賊
捕杞溪縣維城進兵擊之賊魁宇佐乘高望見將遁
將軍方秀精率二子先登奮擊士卒乘之斬一千餘
級虜二百十餘人彥真又遣隊正咸延壽康淑清
往雲門山誘宇佐使安業不聽賊副屢目延壽延壽
知其意出持劔入擊宇佐宇佐奮起淑清擊斬之傳
首於京賊麾下欲刺延壽等賊副呵禁之得免巨義
執太白山賊魁阿之械送於京瘦死獄中巨義又奏
興州浮石符石等寺及松生縣岩寺僧徒謀亂命
兵馬使鞠之配島又明年忠獻以巨義純城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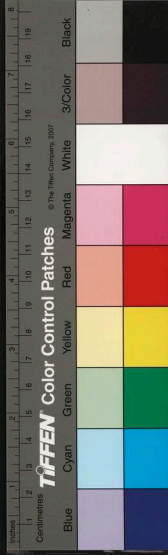
等平東京功最多奏今先還並加爵秩僚佐以下賞
賫有差彥真元均等還忠獻奏曰賊未盡除宜留中
軍判官朴仁碩為按察使率京兵二百鎮之仁碩擒
餘賊金順等二十餘人遣皇甫經以聞王命經屬內
侍加八品職高宗二年彥真以知門下省事卒

列傳卷第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 教修

閔令謨 混

閔令謨黃驪縣人父懿戶部員外郎令謨少好學仁
宗朝登第累遷吏部員外郎明宗在潛邸夢一宰相
出自廣化門騎從甚盛有人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
位令謨以刑部侍郎掌南省試至放榜王見之與所
夢者肖始有大用之志不次遷擢授樞密院副使後
判兵部事御史臺諫兵部銓注失當令謨上章自列
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合辭乞罪王敦諭皆



等平東京功最多奏今先還並加爵秩僚佐以下賞
賫有差彥真元均等還忠獻奏曰賊未盡除宜留中
軍判官朴仁碩為按察使率京兵二百鎮之仁碩擒
餘賊金順等二十餘人遣皇甫經以聞王命經屬內
侍加八品職高宗二年彥真以知門下省事卒

列傳卷第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 教修

閔令謨 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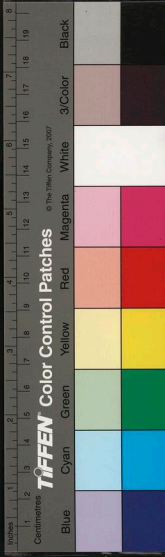
閔令謨黃驪縣人父懿戶部員外郎令謨少好學仁
宗朝登第累遷吏部員外郎明宗在潛邸夢一宰相
出自廣化門騎從甚盛有人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
位令謨以刑部侍郎掌南省試至放榜王見之與所
夢者肖始有大用之志不次遷擢授樞密院副使後
判兵部事御史臺諫兵部銓注失當令謨上章自列
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合辭乞罪王敦諭皆



令出視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平章
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令謨性法訥少虧操履及典
政柄謁謁公行銓注猥濫十三年乞退二十四年卒
年八十謚文景初令謨赴濡濡曰是篇落落有不凡之
氣宜著榜尾他日濡謂令謨曰爾賦雖不中律然其
辭有遠大之氣爾宜勉之後令謨掌銓注擢用濡孫
祇元祇禮令謨妻裴氏姊為柳益謙妻令謨微時益
謙已居顯秩有相者相裴氏兄弟曰兄當享富貴弟
則簿命姊以其夫通顯不以為然後益謙死於鄭仲
述公珪

退登第籍內侍神宗初為右散騎常侍同舍起居舍
人張允文謂諸郎曰門下錄事及堂後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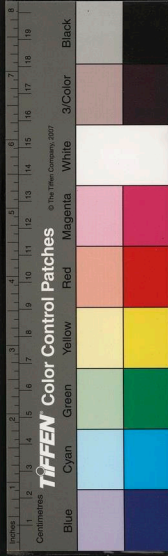
日私辦直宿郎舍承宣供億競事豐侈從人假儻及
補參補外科斂於民以常宿債恬不為愧冒進者或
以參外補外預聚斂以為他日計故吏皆貪污鮮有
廉謹若除直宿官供億但供燃燈入闈宴會則糜費
太減然後可責吏清節宰臣郎舍皆以為可湜湜與
諫議李柱長執不可議遂寢四年卒性豁達有大度
雖貴顯視故舊無貴賤一如平日人以是多之明宗
尊子僧小君洪機等招權納賄士士爭附獨湜不往



其弟曰兄盍往焉湜曰亦吾志也一日弟請與俱往
酒酣忽日虹沙彌輩敗國家弟愕然流汗蓋以虹一
端接地一端屬天喻小君王子而母賤也湜之放曠
多類此公珪官至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兵
部事

宋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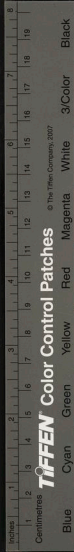
宋貶見州人少聰悟毅宗時登第累遷閤門祗候鄭
仲夫之亂以不忤人免害明宗八年為御史中丞仲
夫家奴犯禁貶捕治之仲夫怒遂罷其職尋授衛尉
卿右諫議大夫舊制以義州為兩國關門使价往來
參官有名望者遣之自武臣用事戍邊將軍皆帶兵
馬之任為分道故昌朔二城皆以將軍委之義州則
以文牒交通須有儒兼置文武二人由是州人困
於供費及貶為西北兵馬使州人訴曰吾邑本北鄙
殘鄉今文武分道並任一城供給不費不數年邑其
邱墟矣請馳奏以便宜分管數城貶然之具奏請以
文官為義州分道隸靈州威遠鎮武官為靜州分道
隸靈州龍州制從之諸將軍聞之相謂曰此欲因以
奪武臣權也大怒請王斬貶王驚駭親諭解之遂貶
貶巨濟縣令識者曰晉政多門魯分三家以至敗滅
春秋譏之今重房制事將軍房沮之將軍出議郎將



房沮之互相矛盾政令之發民不適從况刑殺人主
之柄而臣下擅之自貶見貶救民革弊之言無聞矣
復拜諫議大夫術士言太白犯上將武官必有厄於
是武官欲移灾文官將軍李時用等三十餘人詣闕
構貶及右司諫崔基厚直史館王許召等六人罪請
流王雖知無罪然柔弱無斷竟從其請並流遠島人
多怨之時用等猶慮未足以厭勝追論中郎將金子
格嘗助慶大升踰入宮牆之罪亦流於島時御史大
夫文章弼屢以太白犯上將執法詐上表辭職既而
太白退舍既遠而貶又當其灾故章弼復就職然尚
如此久之王念貶非罪見諫召還將復用朝論未諧
不果十七年以判禮賓省事致仕居數歲疽發背卒
年六十七

金光中 帝

金光中登第毅宗時稍遷給事中為西北面兵馬使
使有島在麟靜二州之境二州民嘗往來耕漁金人
乘間樵牧因多居焉光中欲復地邀功擅發兵繫之
火其廬舍仍置防戍屯田後金莊奉使如金金主讓
之曰近稍有邊警爾主使然耶若邊吏自為則固宜
懲之莊還奏王命歸其島撤防戍光中累官至諫議
大夫秘書監嘗愛驅使朴光中與衣食蓄之請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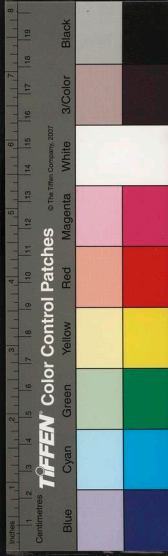
補隊校鄭仲夫之亂光升引光中匠人家密告害之後光中子蒂為順安縣令會裴純碩徵兵蒂鍊軍以應聞光升為祭告使來先遣人捕光升父子蔚州又執光升俱至順安令父子相見先殺其父謂光升曰哀汝父乎光升曰然蒂曰愛父一也奈何背恩殺吾父乎光升無以對遂斷其臂置軍中巡歷數縣然後殺之

安劉勃

安劉勃明宗時累遷侍御史藏經道場參知政事宋有仁行香祇候崔永濡以贊引後至臺諫御史欲劾我未識參政意事須聞奏第君自五寢之早永濡托王第僧冲曦以聞五曰此小過可赦奈參政怒何宜告諸參政劉勃後拜吏部郎中吏部點入仕者姓名以奏號曰點奏於是入仕者必賂白金數斤為自判事至令史習以為常競占下點曰某某皆自我出也惟劉勃毅然不點曰我無所知世服其清官至國子司業卒

崔汝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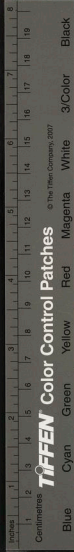
崔汝諧慶州人性寬厚才學淺矩登第補蔚州通判不問吏事無所可否但署紙而已初明宗為翼陽公汝諧為其俯典籤一日夢太祖授笏於明宗明宗受



之坐御床汝諧與百僚賀覺而奇之以告明宗曰慎
勿復言此大事也使上聞之必害我汝諧遂歸心焉
後倖羅州求名果海脯厚餽於府明宗深感之及即
位汝諧賫表至京隨例赴朝王不之知也陞辭日獨
詣禁門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典籤來矣朕不省
也引見甚慰籍之令留待命乃拜左正言知制誥不
數年歷侍御史竇文閣待制年已七十矣奏曰吏部
減籍臣年今實滿七十例當致仕王曰吏部錯使天
使然也勿復言言驟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掌監賜
士林竊笑拜樞密院使左散騎常侍謝表云西垣備
職實如北乞骸骨時年七十七特授政堂文學仍令致仕十六
年卒年八十六報朝三日謚文貞

崔遇清

崔遇清忠州吏仁宗朝登第調進禮縣尉明宗在潛
邸遇清為府典籤及即位以舊僚寵任累歷臺諫趙
位寵起兵遇清以兵馬使從軍禦之及還擢國子祭
酒左諫議大夫尋出為西北面兵馬使時靜州都領
純夫郎將金崇等屢謀逆朝廷姑息不即討遇清誘
州人斬純夫等王下詔褒之超授判尉衛事進樞密
院使翰林學士承旨乞骸骨加守司空左僕射致仕
十四年卒遇清歷任中外有聲績然性癡闇年至七



十二乃乞退時人識之子沆謙

王珪

王珪字叔玠初名承老侍中剛烈公冲之子太祖從弟盪海公萬歲七世孫也年七歲為東宮學友性溫雅敏厚美容儀有器局未嘗以喜怒妄加人初授軍器注簿同正門下省以幼駁之毅宗曰其父有佐命之功豈可拘常例耶系轉兵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鄭仲夫之亂珪已告覲母故免明宗時留守南京有專政珪娶中章事李之茂女之茂子世延以金甫當妹壻死於其亂李義方欲并害珪因其妻索之匿仲

夫家度兄守中大夫爾居見珪兒而為珪遂無害

室義方死珪復職奉使如金靜州中郎將金純富嘗

欲殺郎將用純用純逃至京及珪還至靜州純富等

以珪為權臣壻欲劫留為請誅用純因謂珪曰公

衣冠之族今背舊室託婚權門以圖苟活名義已虧

將何顏與士大夫共立於朝乎珪縮耐無以對賴義

州分道王度諭解之乃脫歸神宗朝拜御史大夫進

參知政事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年六十四

有微疾乃曰知足不殆遂上章乞退杜門懸車優游

自適世稱耆英以珪為首高宗十五年卒年八十七

輟朝三日謚莊敬

車若松 奇洪壽



車若松父舉首直史館若松與兄若椿俱幼舉首
曰若椿當以文藝立身可勤學若松武才著名若椿
果登第仕至兵部侍郎若松出身禁衛明宗時由郎
將拜將軍重房奏自庚寅以來武官皆無文官而內
侍茶房獨不得兼請許兼屬王以若松等四十三人
皆兼內侍茶房武官兼屬自若松輩始神宗初拜樞
密院副使進守司空參知政事若松與奇洪壽同入
中書省上訖若松問於洪壽曰孔雀好乎答曰食
魚鰾咽而死因問養牧丹之術若松具道之聞者曰
宰相之職在論道經邦但論花鳥何以儀表百寮若
畜妓生二子長入國學補服膺齋生次入流品崔忠
獻陰啖御史臺奏屬伶官限七品又削學籍
洪壽字大古辛州人少善書工文及壯從武班應事
明宗熙三朝官至持進壁上三韓三重大臣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以吏部掌銓選讓
於忠獻引年乞退琴書自娛卒年六十二輟朝三日
謚景懿

鄭克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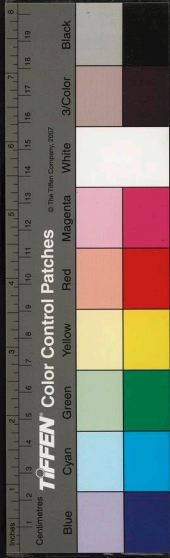
鄭克溫全州尚質縣人父元寧大將軍克溫初調良
醜令同正召入內侍以征西功授金吾衛散員累轉
將軍得士卒心時國家討南賊克溫以所鎮軍赴之



益訓鍊遇賊輒急敗之俘獲居多入為大將軍扈御
史大夫知門下省事進參知政事高宗二年卒輟朝
三日謚翼烈性溫仁謹愿不露圭角凡所蒞威惠得
宜當時無赫赫大名及去皆有遺愛無子配享康宗
廟廷教曰卿昂鏗毓粹崧嶽降精氣雄韓信之登壇
早紆將印略邁張良之借筋密轉軍籌當寧考之承
圖掌中樞而佐命 參大政速事 人故及見爾之
平生真可謂古之遺直朕曩遭憂釁深軫哀傷地隔
九天雖未還於仙馭禮終三載將入奉於宗祊顧有
位之難虛與羣僚而迺議當代之佐未必乏其人焉
之聯朕力嘉乃丕績普萬世之不忘卿亦相我先君
佑三韓之永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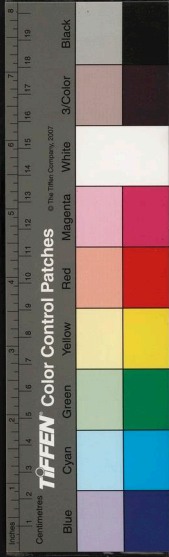
柳光植

柳光植全州人風儀瓌偉清儉節欲沈重寡言蔭補
良醞署令同正出倅靈巖政尚清嚴吏畏民 累遷
知政事揚歷中外皆有聲績高宗八年以門下侍
郎同 書 平章事致仕道遙自適世稱壽富雙
全卒輟朝三日謚戴肅子挺韶韶性剛亢少許可不
事產業官至平章事子能為寶文閣待制論事崔瑄
弄權歛怨及金俊誅瑄能亦被誅韶憂憤成疾卒謚
莊定人識之曰生不赦死無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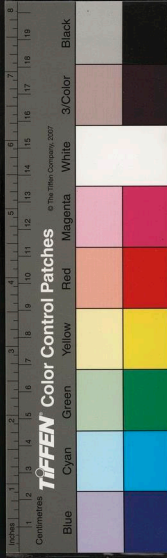


權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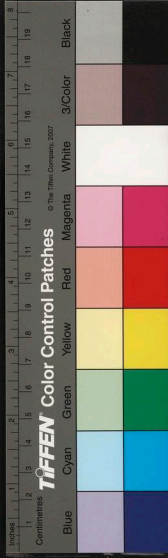
權敬中登第補博士嘗學神仙辟穀之術李奎報作詩責之高宗時累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與奎報俞升旦等撰明宗實錄分年秉筆敬中議曰臣所編四年之間記災異者凡若干事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天變者多矣只書日有食之而不書月食豈以日食也無待而明君象也月闕也有待而明臣象也取詩所謂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之說忌湯之虧而不忘月闕故歟丁未七月之日食者即是日而應見矣曹元正石楸之黨夜犯宮闈年五月日食梓慎曰水也昭子曰旱也其言曰日過分而陽不克克必能無旱乎陽不克莫若積聚也是歲果有旱說者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而食輕不為災水旱而已己酉二月之日食在於春分是以至閏月月而旱此其應也日赤薄無光日旁有背氣外赤內黃日有東西珥者各一按前漢書註云日旁氣在傍直對曰珥向日為抱向外為背背者背象也氣往迫之為薄晉誌曰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天之譴告豈不丁寧乎雖去曹石之背復有東南之賊縱橫煽亂者故譴告如此當此時而覺悟豈令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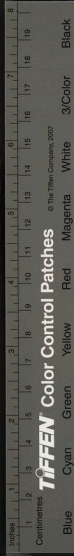
之兆乎月犯昴者五月食昴者三月犯心者二月食
心者二月犯心前星者一食心後星者二月貫心而
行者一按星傳昴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又天之珥
也主獄事心三星天王正位也前星為太子後星為
庶子中星為明堂大辰主天下賞罰天子變動心星
見祥據此而言上國當有因刑罰失中之事胡兵殘
蹂天街波及於外又且天王失位而嫡庶子孫蕩析
不振者故罰之所示者如此其多也有國家者宜鑑
省焉月犯角左星者三月入羽林者二月犯五車者
二月犯箕星者四月入大微者二月入南斗魁者三
月入房者一月犯心則恐有刑法失理而不平者羽林
天田亦為理主刑則恐有刑法失理而不平者羽林
為天軍亦主翼王恐天軍多非其人翼王不謹者乎
五車五軍舍也恐主軍非人不能嚴毅武勇致橈
敗故與大微天之庭也五星入大微軌道吉不識
月果軌道否乎南斗天廟也丞相大宰之得非
相大宰不能獲進賢士稟授爵祿之罰與房為天府
又為天而月掩食者天閑之駟散於非人故罰之
所示者如此月者大陰之精白而明者也今變赤如
血者豈非星傳所謂月變色將有殃者乎歲犯執法
者二歲與大白同舍者一歲犯房上相者二大白與
辰星合者一大白入犯大微者一大白犯南斗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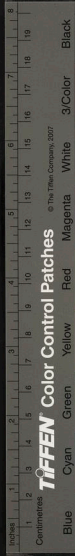
大白入氐行者一大白經天者二大白在北熒惑在
南犯鎮者一大白在東熒惑在西南犯者一大白在
東熒惑在西
輿鬼者四火犯司 者一火入軒轅者一填犯歲者
一填犯亢者一填入氐者一填犯大微東上相者一
辰現房之東北者一按志曰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
氣則罰見歲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大
白星視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星智虧
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仁義禮智以信為
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五
星失聽之為與將為君天下者之應乎擅一國者之
應乎不可知也星傳月食五星其國皆亡註云其國
者分野之國也則當以分野論令不書分野則不可
以論其應也又曰大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則凡五
星之變多是上國之事非本國之變不足懼也氣之
變者西方赤氣如火又東南竟天自坤竟天者各一
坤方赤氣如火者一按周禮有眡祲氏之官掌十燁
之法以觀其妖祥辨其吉凶而赤祲乃憂氣之所應
則當時必有憂志而謀亂者乎五色虹南北相衡者
一乾坤二方虹蜺垂地者一白虹見西北方者一大
廟虹見垂地者二按晉志白虹百殃之本眾亂所基



又曰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夜露白虹臣有憂
晝露白虹君有憂虹頭尾垂地流血之象以此鑑戒
可也兩土大霧者各二志曰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
霾君臣乖君臣道合廓然成泰霾何有焉霧者眾邪
之氣陰來冒陽若白日中天幽枉畢照眾邪之氣安
得冒乎流星出入者二十有五星傳曰流星天使也
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上曰飛其大者飛奔奔亦流
星也漢書註云飛絕迹而去也流光接相連也其吉
凶之應以所出入論大雨雹者八按魯僖二十九年
昭公四年皆書大雹雹左氏記季武子問申豐曰雹
藏冰用冰之事射以星也是故冬則陽入於地陰行於外
於是有愆陽故鑿冰而取之洩陽社陰至春則陽不
暴發而無淒風夏則陰入地中陽發於外將有伏陰
故出冰而頒之助陰抑陽至秋則陰不暴作而無苦
雨今我朝藏冰用冰之法竊恐未盡合於古先請議
黑牡秬黍之奠桃弧棘矢之穰藏之周用之遍則雹
之災庶可禦矣物之神像頭亡者一宮門鳩尾自
退者民之主也况智異山南記之巨鎮其神尤為靈
異今示其像無頭者豈非內外人民咸懷無上之意
故示以如此欲其省悟而革心也門者人所出入莫
不由之者也今鳩尾自頽尚宜修省木之變則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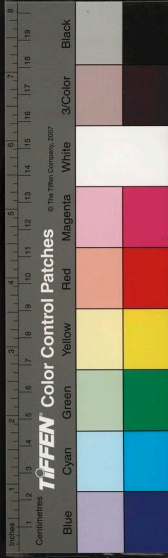
者二出食粟葉者二震殿柱者一傳曰妄興徭役以
奪民時則木失其性而為變 魯成公十六年正月
雨木冰而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
小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
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或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也
甲兵象則憂其兵亂粟北方之果虫食其葉則北方
之臣當夏纔賊震柱示林椽之凶可不戒哉火之變
則樞院火者一大倉災者一平壤祠堂災者一傳曰
棄法律逐功臣以妾為妻則火不災上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理或耀虛
為覺失易節務正則人配耦中無內主七變龍籠五孽招權是以火樞密而
示遣北難女謁失於樞機之密也大倉之火始不復
畜養人也平壤祠堂災者示無神也水之變則井水
沸流者一大水者三雪消如血者一傳曰簡宗廟不
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而失其性說者水
北方終藏萬物者也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
川懷柔百神此所以順陰陽和神人也明宗四時之
享不躬行者有年宜水之為沴也京房易傳曰饑而
不損茲謂秦厥災水水流殺人又曰辟遇有德茲謂
狂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地生地往年闕東饑而有
司莫以告不舉荒政故今茲之水漂屋者一百流殺



人者一千餘豈非秦之罰歟戊申之水水已而生黃
虫黃鼠豈非辟過有德之罰歟石之變者自移者一
裂墮者三金石同類其自移與裂墮金失其性也故
或說石山之骨也骨已裂墮山亦將崩國主山川而
山崩則國將危亡可不戒哉鳥之變雞鳴不鼓翅者
一按易說卦巽為大雞酉為小雞又巽主風風主號
令故雞號知時巽木合火火生風火炎上故雄雞有
冠乃鳴巽者離之再變兌者離之變而巽為股離為
羽翰故雞將號動股繫羽翰而後有聲令雞鳴不鼓
翅得非雞鳴者非其人陳官曠職之罰乎獸之在虎
惡獸也今見於宮中與朝露得非將為惡獸之所窘
穴乎犢生兩頭者下民不一之兆也大抵世治則天
變略世亂則天變繁道勝之君以人理天德 然後
天且譴告王者布德行政以順人心則災何不銷福
何不至哉

金台瑞 若先 救

金台瑞慶州人系出新羅宗姓父鳳 美容儀解胡
漢語每金使至必令僮接常居東閣神宗朝拜樞密
副使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謚靖平
台瑞登第事明神熙康高五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
郎平章事引年致仕台瑞雖業儒不喜文性貪鄙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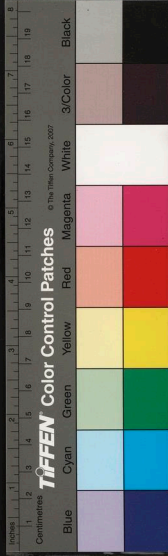
奪人土曰每出入人遮道呼訴曰公何奪吾食其子
若先為崔怡女壻故有司莫敢劾坐吳承績籍其家
卒謚文莊子若先起孫慶孫孫起孫門下侍郎平章
事慶孫自有傳

若先累官至樞密副使元宗納其女為妃生忠烈王
若先妻因燈夕入內高宗以太子妃母命其府牽龍
行首中禁都知及將軍等為僕從輿蓋服飾一如王
妃識者曰下之僭上自啓之初若先聚怡府中中諸
娘子望月樓牧丹房縱淫其妻始訢怡曰吾其棄家
為尼怡即流若先所私娘及媒者於島懷樓房妻嘗

與誣妄殺其奴遂疏其女終身不見後追謚若先莊

翼公子救初名又改以怡故由內給事拜守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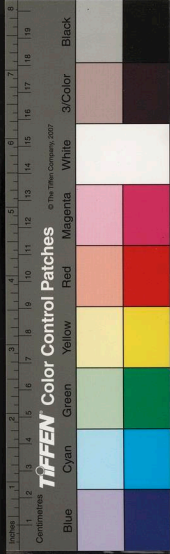
空柱國怡辭以年少不稱乃改授將軍有人譖救於
怡怡召責之曰汝集無賴徒欲何為乎髡其首流河
東執其所親將軍金正暉平虜等副使孫仲秀茶房
安琦等五十五人投之江後怡召救還歸俗拜司空
司空惟諸王為之娶襄陽公女故授之欲其無
權以避沆也救聞沆謀害已欲先圖之為書遣及第
洪烈春坊公子鄭瞻遣叔父慶孫慶孫恐禍及以告
怡怡囚洪烈等於街衢獄鞫具黨救之召還也將軍
劉鼎指諭奇洪碩閔景咸等縣署狀請怡以救為後



怡置而不問至是怡出其狀悉囚署名者鞠之沉景
威等於江流救於高瀾島其餘死流貶黜者四十餘
人

文漢卿 權世侯 白敦明

文漢卿涇州人祖儒賢右僕射漢卿性貪鄙怯懦初
補隊遷遷大將軍軍高宗二年出為西北面兵馬使
論軍卒爵賞多受賂金又徵求州郡無 因失人心
明年金山王子兵入寇漢卿與戰擒八人賊屯藥山
南石牛新豐玉兒等驛之野漢卿會諸城兵戰於渭
州城外斬五百七十餘級我軍死者三十餘人改中
軍大敗以罪流海島後召還拜上將軍扈兵工二部
尚書進樞密院副使右僕射十三年卒有權世侯者
為西海道掠山城防護別監禦蒙古兵城四面壁立
惟一徑僅通人馬世侯恃險縱酒不為備且有慢語
蒙古設炮攻城門碎之天下如雨又梯石壁而上以
火箭射草舍延熈城中入家甲卒四入城遂陷世侯
自縊死城中死者無慮四千七百餘人屠男口十歲
以上擒其婦女小兒分與士卒又有白敦明者為東
州山城防護別監驅民入保禁出入州吏告曰禾未
獲迨敵兵未至請迭出刈之敦明不聽遂斬之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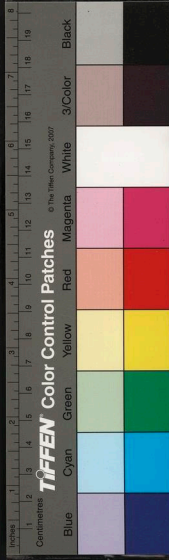
憤怒皆欲殺之及蒙古兵至城下敦明出精銳六百拒戰士卒不戰而走金華監務知城將陷率縣吏而遁蒙古兵遂攻門突入殺敦明及其州副使判官金城縣令等虜婦女童男而去

盧仁綏

盧仁綏高宗三年為朔州分道將軍金山王子兵數萬來侵仁綏惟事奉佛在山寺選卒報賊已闌入我境仁綏契丹亦人耳耳可忍殺耶留寺三日賊橫行州境無敢誰何仁綏棄城身中數矢僅免還京崔忠獻怒奪其職仁綏有老母即棄之被輜投邊山僧還京結遂復職俄始書遷大將軍點因得幸於怡好論人長短為禍福人皆側目左僕射崔允匡素以謇直稱一日謁怡仁綏在側允匡呼而數之曰汝何時拜大將帶紅鞵耶汝鎮朔州契丹兵入寇棄城逃兵不忠也棄老母遊方外不孝也不忠不孝天地所不容汝自何功位至三品耶正己而後正人何不自揣妄談人得失耶若爾者宜竄遐裔以戒後來仁綏俯伏汗流洽背聞者快之後與周演之謀殺怡事洩怡執之投水中

金義元

金義元高宗時人起卒伍驍勇少家貧為無賴行一



日有人持錢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走又有隣婦笄戴銀瓶段帛而去義元從後取之婦不知後義元貴呼其婦 銀瓶段帛婦驚 不受義元不言其故強與之官至門下平章事卒元宗時有允成者居甲里隣有校壁夜穴壁偷穀一石穴小未能出允成自內推出之校尉乃走允成追及之曰汝迫饑餓以至此亦何傷家人無知者可取去校尉遂負而歸允成終不言妻孥皆謂穿窬所為後校尉受俸具酒食來致謝

列傳卷第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鄭 赫 趾 奉 教 脩

琴儀

琴儀字節之初名克儀本奉化縣人後賜籍金浦三韓功臣容式之後體貌奇爽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屢舉不第出監清道務剛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明宗十四年中魁科籍內侍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儀遂諂事忠獻歷敬萃要神宗廟拜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儀嘗帶二學士又兼三大夫世以為榮悻執政左遷將作監復拜左



日有人持錢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走又有隣婦笄戴銀瓶段帛而去義元從後取之婦不知後義元貴呼其婦 銀瓶段帛婦驚 不受義元不言其故強與之官至門下平章事卒元宗時有允成者居甲里隣有校壁夜穴壁偷穀一石穴小未能出允成自內推出之校尉乃走允成追及之曰汝迫饑餓以至此亦何傷家人無知者可取去校尉遂負而歸允成終不言妻孥皆謂穿窬所為後校尉受俸具酒食來致謝

列傳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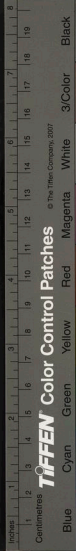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鄭 赫 趾 奉 教 脩

琴儀

琴儀字節之初名克儀本奉化縣人後賜籍金浦三韓功臣容式之後體貌奇爽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屢舉不第出監清道務剛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明宗十四年中魁科籍內侍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儀遂諡事忠獻歷敬萃要神宗廟拜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儀嘗帶二學士又兼三大夫世以為榮悻執政左遷將作監復拜左



諫議大夫熙宗四年以右副承宣掌試取皇甫瓘等
謁忠獻忠獻謁隨從坊廂銀瓶各一事怡亦贈銀瓶
又謁王親賜酒果仍觀各坊廂歌吹命瓘等七人屬
內侍儀為忠獻所昵故待以厚禮如此尋遷知奏事
知吏部事儀久典機要奏對稱旨王倚以為重儀頗
恃勢驕恣瓘詣儀直廬作詩諷休官儀以告忠獻流
瓘于島時議薄之康宗即位金遣使冊命金使欲入
儀鳳正門朝議不肯往復相詰王命儀往諭儀問曰
天子之巡守方岳者自古有之若大國杜蹕小國當
入自何門金使曰天子出入舍中門而何議曰然則
嘉之進簽書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
高宗二年拜政堂文學修國史尋守太尉中書侍郎
平章事五年改門下侍郎平章事嘗於入闕會臺吏
以事阨隊正侯辱之軍將呼噪亂擲瓦礫于御史臺
幕有飛石過宰相幕儀大怒下庭立厲聲罵曰若等
在君臣大會敢爾耶苟為亂先殺老夫軍將稍沮亂
得不作加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
事判吏部事七年引年乞退加壁上功臣仍令致仕
以琴棋自娛十七年卒年七十八王聞訃悼甚命有
司庀喪葬謚英烈儀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憚
之屢典貢舉所選多名士翰林曲有稱琴學士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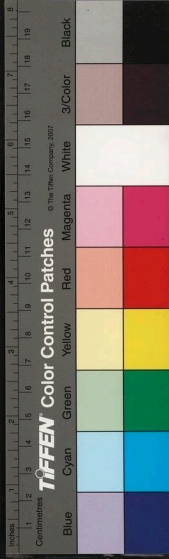


也子着揆暉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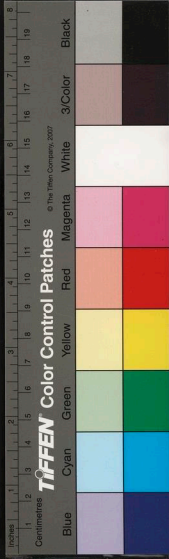
李奎報

益培

李奎報初春卿字名仁氏黃驪縣人父兄綏戶部郎中奎報幼聰敏九歲能屬文時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其赴試試也夢有奎星報以召魁果中第一因改今名明宗二十年登同進士第嫌末科欲辭之父責之切且無舊例不得辭因醉謂賀客曰科第雖下庸詎知不三四度鑄門生者乎坐客掩口竊笑時李仁老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自以為一時豪俊結為友稱七賢每飲奎報曰七賢豈朝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稽阮之後有承之者皆大笑又令賦詩奎報口號其一句云未識七賢內誰為鑽核人一坐皆有愠色宰相趙永仁任濡崔詵崔謹等上書薦之為不平者所不久不調神宗二年始補全州司錄為同僚所忌見督東都叛命將討之以及第末官者充修製人皆以許避奎報慨然曰予雖怯懦避國難非夫也遂彼軍為兵部錄事兼修製及還論賞將士奎報獨未得官後禁省諸儒上書交薦權補直翰林院崔忠獻使作茅亭記覽之嘉賞遂為真自是忠獻屢招致走筆賦詩驟遷司宰丞高宗初以詩贊忠獻求叅職階除忠獻以其



詩示其府典籤宋恂曰此子高亢意不止此若直除
恭官則亦人望也乃拜右正言知制誥歷右右司諫
八闕會有闕賀表者奎報欲彈琴儀固止忠獻聞而
勅之貶奎報為桂陽副使尋以禮部郎中起居注召
還累拜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判衛尉事以事流涓
島踰年召判秘書省事時蒙古兵蹙境屢加徵詰奎
報久掌兩制製陳情書表帝感悟撤兵王大嘉之特
授樞密副使右散騎常侍進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
集賢殿大學士陞政堂文學守太尉叅知政事二十
三年上表乞退遣近臣敦諭起之明年三上表固辭
命韓猶韓皆韓委韓之韓俸韓祿韓如韓古韓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四謚文
頴性豁達不營生產肆酒放曠為詩文不蹈古人畦
徑橫鶩別駕汪洋大肆一時高交大冊皆出其手三
掌禮闈所得多名士有集五十三卷行于世子灌涵
澄濟涵登第仕至司宰少監子益培益培字自天高
宗時登第調河東監務選入翰林累遷禮部員外郎
元宗復舊都時官府舊物皆棄不收獨益培收禮部
文籍以功遷右司諫忠烈朝拜僉議累書累官至副
知密直司事版圖判書文翰學士致仕十八年卒益
培以文學名於世通敏強記然好色嗜酒無節操嘗
授金洪裕賂借述使中第士林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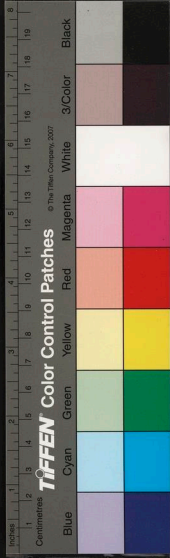


俞升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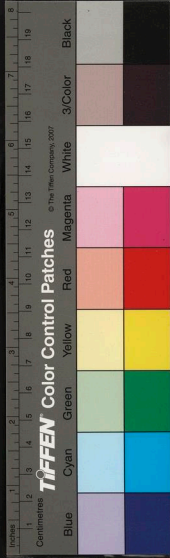
俞升旦初名元淳仁同縣人沉納謙遜博聞強記尤工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奧義有問者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書朴仁碩家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之故答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可得况敢自致康宗為太子時選補僚屬擢第為待學康宗放江華升旦亦被斥不調熙宗朝始授南京司錄叅軍與留守崔正華有隙降授深岳監務不赴高宗在幼冲亦授學及即位除守官署丞恩眷甚厚遂為師傅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進叅知政事蒙既久京輦入至十萬金碧相望人情安土重遷然畏怡無敢發一言者升旦獨曰以小事大義也事之以理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棄城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氓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為奴虜非為國長計也怡不聽十九年卒謚文安無子

金仁鏡 永茂

金仁鏡初名良鏡慶州人平章事良慎公義珍四世孫父永固為興郊道館驛使公清慈惠不答一人後為龜州甲伏金甫當起兵敗永固逮繫宣州獄當死興郊吏民詣處置使涕泣請貸使不忍誅械送于京永宣李俊儀素與永固善營救得免然第宅已沒官



妻子飢寒無所托興郊吏又斂米帛厚遺之仕至閣
門祇候仁鏡才識精敏善隸書明宗時中乙科第二
人直史館累遷起居舍人高宗初趙冲討契丹兵于
江東城辟仁鏡為判官時蒙古元帥哈真東真元帥
完顏子淵請兵粮冲欲詢之難其人仁鏡請行冲曰
幕中籌策君所職耳冒險往謀非素習也何敢請為
仁鏡曰嘗聞蒙古布陣取法孫吳予少讀六書熟知
之故敢請冲乃許之即遣仁鏡率精兵一千輸米一
千石與之會哈真子淵攻契丹兵於岱州屯州西禿
山仁鏡領兵往見之兩元帥張樂宴尉極歡而罷仁
鏡六人被甲帶劍楯對面立仁鏡使才人列單前鼓噪
作雜戲又使善射者二十餘人一時俱射矢入州城
契丹登城望者皆奔避兩元帥歎軍容整肅復邀仁
鏡置之上座更宴慰轉禮部郎中論功擢樞密院右
承宣十四年東真寇定長二州仁鏡知中軍兵馬事
與戰於宜州敗績明年被讒貶高州牧使故舊無一
人相送者唯門生餞于郊仁鏡有詩云一鞭幾盡掃
胡塵萬里南荒作逐臣玉筍門生多出餞感深難禁
淚霑巾又題州壁云敢向蒼天有怨情謫來猶自得
專城何時鈴閣登黃閣太守行為宰相行未幾拜刑
部尚書翰林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尚書左僕射當時



以為美談十九年進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監修國史
陞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二年卒諡貞肅仁鏡文武
吏材俱瞻詩詞清新尤工近體詩賦世稱良鏡詩賦
子鍊成擢魁科官至高書左僕射翰林學士承旨孫
承茂美容儀有才識少登第歷史翰為金俊所重累
遷侍御史時承宣許珙執政諸道按察多行饋遺康
軒韓琬亦附珙多受賂承茂皆劾論珙由是惡之

李公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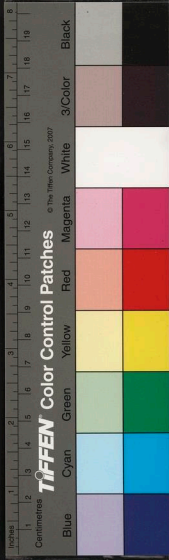
李公老字去華丹山縣人文章富贍尤工四六明宗
朝登第調安邊判官出私財代民賦以最徵為司儀
幾十年其父龔懼之獻忠獻拜監門衛長史高宗
初以禮部郎中為趙冲兵馬判官獻擒賊之策多有
中者韓恂之反公老為宣撫使有功拜秘書少監出
為慶尚道按察使令行禁止部內大理王嘉之授刑
部侍郎仍按其道入拜殿中監典選崇威府剖決如
流視事五日民多稱服進樞密院右副丞宣國子大
司成王倚為腹心將大用之十一年卒家無擔石無
子

李仁老

吳世才
林

趙通

李仁老字眉叟初名得玉平章事頽之曾孫自幼聰
悟能屬文善草隸鄭仲夫之亂祝髮以避亂定歸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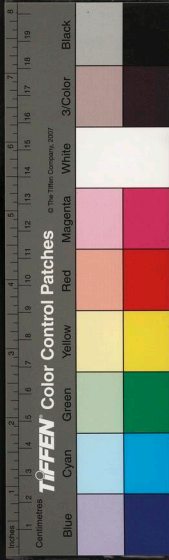


明宗十年擢魁科補桂陽管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
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
咸淳李湛之結為忘年友以詩酒相娛世化江七賢
神宗朝累遷禮部員外郎高宗初拜秘書監右諫議
大夫卒六十九以詩名於世性偏急忤當世不為大
用所著銀臺集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
閑集三卷行於世子程穰祖皆登第

世才字德全高啟縣人祖翰林學士學麟世才少力
學手寫六經以讀日誦周易明宗時登第性疎雋少
檢不容於世仁老三上書薦之竟未得官僑寓東京
通判亦樂丑舉縣人舉幹魁格經史百家無不貫穿
明宗聞其名累召問登第累遷正言轉考功郎中太
子文學奉使如金會有微詰拘留三年金人愛其才
遣還後知西北面留守事寬仁恭儉待人以信官至
左諫議大夫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
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鳴世屢舉不第鄭仲夫之
亂闔門遭禍椿既身僅免卒窮天而死仁老集遺藁
為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於世

趙文拔

趙文拔定戎鎮吏幼聰敏俊逸讀書輒記文詞清警
擢魁科補南京司錄其父年踰六十文拔作詩遺在



怡求官怡告忠獻曰子擢壯元父為州吏非國家重
儒之意且趙生才氣必遠到盍免其父鄉役以勵為
人父者忠獻然之遂聞於王授職時人美之文拔累
轉中書注書嘗直宿省中有一小胥寒甚文拔憐之
許入被中小胥狎如足腹上其夜會頌政省吏來報
注書作正言小胥徐收其足文拔猶若熟睡厯司諫
起居舍人高宗十四年以禮部郎中兼起居注史館
修撰官修明宗實錄遷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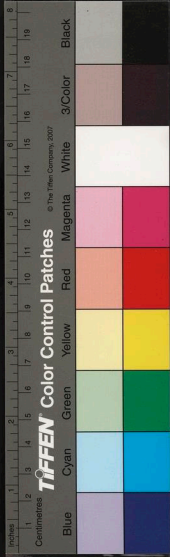
李淳牧 李需

李淳牧陝州人少志學善屬文嘗隨父至京每於文

會會應麟走筆與淳牧齋名淳牧登第調錦城管管記遷直翰林

院尋轉詹事府注簿以陰陽伎術往來周演之家及
演之死左遷金溝縣令崔怡愛其才未期召還驟加
實文閣待制進判秘書省事性巧詐多疑所莅政不
廉平但以文墨技藝不離省闈常典制詰崔沆少時
師事之及執政待以殊禮擢尚書左僕射未拜而卒
子信孫義孫皆官至判事德孫自有傳

需字樂雲初名宗胄未詳其鄉貫登第為崔怡所愛
嘗不離左右善諧諛戲謔以故不得除臺諫制誥仕
至高書禮部侍郎妻亡服未闋通妻姪之婦謀害其
夫事覺並流海島又錄其後遊女籍需以文學知名



穢行如此人皆醜之

金敞

金敞初名孝恭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後性溫和無
忤於人熙宗朝登第直史館累遷尚書右丞崔怡召
置政房掌銓選時應史兵部選者無慮數萬敞一見
無不記其姓名有陳訴斬應無少謬人服其記然
銓注一聽於怡不可否或問其故答曰天假手我晉
陽公吾何閒焉其何謫如此高宗朝拜樞密院副使
轉門下平章事敞附權門久典政柄一日可九遷尚
循資格年幾六十始拜相世以為廉於進取四十三
歿諡其姪方慶等辭國葬謚文簡

宋國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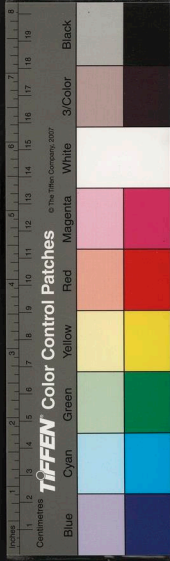
宋國瞻鎮州人性剛直疾惡如讐善屬文登第直史
館高宗朝拜監察御史蒙古元帥撤禮塔大舉入境
王遣淮安公佺講和國瞻從行至與撤禮塔言辭
色嚴正撤禮塔嘉歎歷正言判秘書省事與金敞諂
事崔怡入政房取介不阿怡頗憚之朴暄擅權國瞻
恥與為列托以足疾辭政房怡自此疎之然外有大
事必遣國瞻治之由刑部尚書出為慶尚道巡閱使
寄書於怡論沆事怡然之復以沆之譖貶國瞻東京
副留守及怡死沆襲權國瞻畏禍屏居沆亦懷宿憾



顧嫌物議召為右散騎常侍未幾出知西北面兵馬事久不召憤懣卒

崔滋 河干旦

崔滋字樹德初名宗裕又名安文憲公冲之後天資淳訥不以表表為能少力學能屬文康宗朝登第補尚州司錄以政最聞入補國學學諭崔怡品題朝士以文吏俱優者為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為下皆手疏屏風每當銓注輒考閱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滋嘗作虞美人草歌水精杯詩李奎報見而奇之後怡謂奎報曰誰可補公與李百順河干旦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時李需李百順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怡又欲試吏才授給田都監錄事亦敏而勤高宗時累遷正言出牧尚州剖決如神吏民愛畏按察使薦之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侍制連按忠清全羅有聲績官累國子大司成知御史臺事轉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進樞密副使拜中書平章事如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蒙古兵大至令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眾論紛紜滋與樞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出降便一日滋邀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譏之上章乞退



自號東山叟元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家集十卷續破悶集三卷行於世子有侯密直副使文翰學士有極東京留守判官有渰自有傳

千旦利安縣人性質直長於文章一時表箋皆出其手晚好釋典高宗嘗欲移御大寺洞千旦與起居注鄭義白曰此洞自虎張口勢今蒙古兵彌漫君臣入虎口可乎乃止

蔡松年 楨

蔡松年東州平康縣人以御殿行首拜郎將久不改銜崔忠獻問其故不答旁有人曰其父今未拜恭若忠獻義之尋拜父叅職松年由是為忠獻所重累厯樞密承宣御史大夫叅知政事高宗三十八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卒姿端秀性和平能終始富貴謚景平子楨容儀俊爽志操蹇諤以陰進累遷樞密副使御史大夫元宗如蒙古楨扈從多所裨益進叅知政事又從世子如蒙古以年老請先還三別抄之難楨留守江都聞亂即馳出賊追不及謁玉于西京王慰諭之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配享元京廟庭

孫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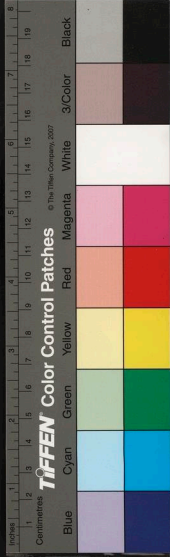
孫抃初名襲卿樹州人登第調天安府判官政最超拜供驛署丞高宗朝累遷禮部侍郎非罪流海島尋



投慶尚道按察副使人有弟與妙相訟者弟曰既為
同產何妙獨得父母之財弟無其分耶妙曰父臨絕
舉家產付我汝所得者緇衣一緇冠一繩鞋一兩紙
一卷而已文契具存何可違也訟之即年未決拈召
二人至前問曰若父歿時母安在曰先亡若等於時
年各幾何曰妙已有家弟方髫齡拈因諭之曰父母
之心於子均也豈厚於長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
髫齡之兒耶顧兒之所賴者妙也若遺財於妙等恐
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轉耳兒既長則用此紙作
狀服緇衣冠穿繩鞋以告於官將有能辨之者其獨
分家產與之拈官累樞密院副使三十八年以守司
空尚書左僕射卒性剛毅長於吏事剖決如流所至
有聲以妻泚歸國庶不得拜臺省政曹學士典誥妻
謂拈曰公因我系賤不踐儒林清要敢請棄我更娶
世族拈笑曰為己之官路棄三十年糟糠之妻吾不
忍為也况有子乎遂不聽子世貞亦不得赴舉

權守平

權守平安東人跡微不知其族譜姿豐美性淳厚質
直有古人風嘗為隊正貧居有郎中卜章漢以非罪
見竄守平逃食其田有年及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
相識且其田租已漕于江守平袖祖簿就與之章漢



曰當吾竄謫君雖不食豈無他人君今哀我還其田足矣何用租為守平曰乘人之災食其田猶恐不義今既還尚忍食耶遂投其簿章漢不受閉門而入守平竟以簿繫石擲之而去父老歎曰今爭奪成風不圖獲見若人牽龍職卑而任寵權責子弟皆願為之守平由隊正得補辭以家貧親舊曰此榮選也率多易妻求富君若改娶富家誰不願授室守平曰貧富天也何忍棄二十年糟糠之妻以求富室邪言者慙服積官至樞密院副使高宗三十七年卒子黉翰林學士黉子坦自有傳

李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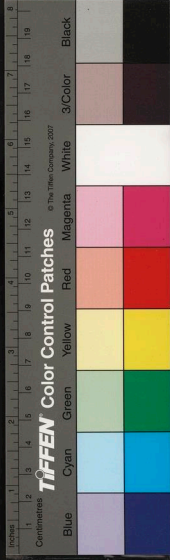
字張也

父實樞密院副使

金羅道巡問使卒為人清白處決如流嘗使蒙古不賈一物而還囊橐皆空巷婦郵卒皆服其清節曰真官人也又有張純亮者性耿介徇公忘私以戰功顯卒官樞密院副使

宋彥琦

宋彥琦鎮州人父恂以知禮聞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雖在懸車凡國典禮皆就咨焉彥琦少能文有名儕輩間高宗時登第出倅金州政廉平能斷事姦豪斂跡以最徵為都兵馬錄事稍遷監察御史監右倉時歲凶告糴請謁者多彥琦一以公分與甚均時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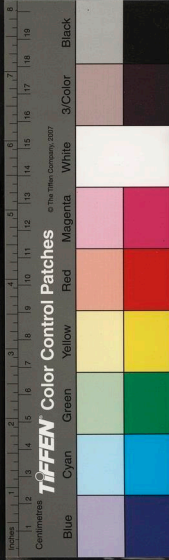
賢御史蒙古兵二百餘騎聲言捕獮直入嘉朔龜秦
四州之境竇欲剽掠彥琦率數騎往諭之蒙古兵乃
退自是四使蒙古講和七年之間邊境稍安累官至
判將作監事三十三年王欲復使講和適彥琦遘疾
宰相相謂曰宋之生國之福宋之亡國之憂也卒年
四十三

金守剛

金守剛性精通博物取介不羣高宗朝登第直史館
累遣侍御史時移都江華蒙古遣將侵掠督還舊京
王遣守剛如蒙古進方物守剛從帝入和林城乞罷
扈弭知當期能困辭何術而婦如妣水墜險外地脈
閉塞草木具能生乎帝然之曰汝誠守乎當結兩國
之好遂遣徐趾來命罷兵後復來侵掠又遣守剛帝
方自將伐宋守剛謁行營懇乞罷兵帝又許之仍遣
使與守剛偕來守剛仕至中書舍人卒未至大拜時
論惜之

金之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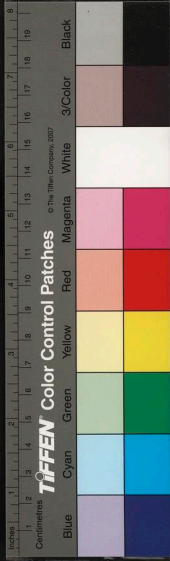
金之岱初名仲龍清道人風姿魁梧個儻有大志力
學能文高宗四年江東之役代其父隸單隊以行隊
卒皆餘楮頭盡奇獸之岱獨作詩書之曰國患臣之
患親憂子所憂代親如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



點兵見之驚問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
岱擢第一名例補全州司錄恤孤寡抑强豪發摘如
神吏民敬畏入拜寶文閣校勘後為全羅道按察使
崔怡子僧萬全住珍島一寺其徒橫恣號通知者尤
甚其所謂謁之岱皆抑不行嘗至其寺萬全慢罵不
見之岱直入升堂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弄操琴鼓
之音節悲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
相與歡飲因托以十餘事之岱即行之留數事曰至
行營乃可為耳宜遣通知相候還營數日通知果至
之岱命轉之數其不法投之江萬全即沉也雖扶前
故兵犯北邊短兵馬事洪熙嗜女色不恤軍務一方
離心以之岱有才略陞遷書樞密院事代熙出鎮撫
以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元宗初拜政堂文學
吏部尚書未幾上章請老加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
事致仕得疾剃髮坐逝年七十七謚英憲初之岱聞
城南有叟善星命往見之叟迎入推占因令少女拜
庭下云此公後必貴汝蒙其賜謹識之後二十年之
岱按全羅時賊黨多繫獄之岱按囚一婦呼曰舊日
城南叟女也不幸至此之岱驚駭命釋厚尉而遣之

李藏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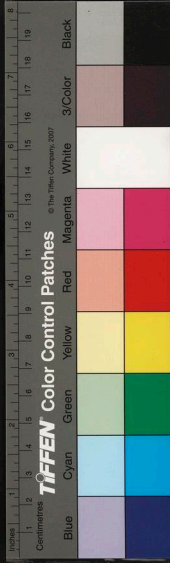
李藏用字顯甫初名仁祺中書令子淵六世孫父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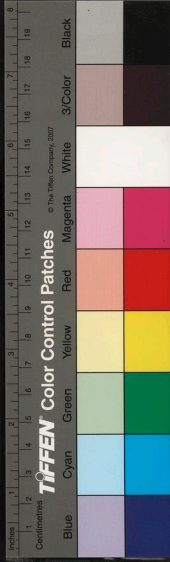
清儉寡欲通經史善斷事官至樞密院使藏用高宗
朝登第調西京司錄入補校書郎兼直史館累遷國
子大司成樞密院承旨陞副使拜政堂文學元宗元
年叅知政事如守太尉監修國史判戶部事進中書
侍郎平章事又加守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五年
蒙古徵王入朝王命宰相會議皆持疑未決藏用獨
曰王親則和親否則生費金俊曰既就徵萬一有變
乃何曰我以為必無事也脫有變甘受孥戮議乃定
遂從王入朝時永寧公綽在蒙古言高麗有三十八
領領各千人通為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為
明廷用史承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藏用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
亦猶上國萬戶牌子頭數目未必足也請與綽東歸
點閱綽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綽綽在側不敢復言又
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為國相何為不
知藏用指窗櫺曰丞相以為凡幾箇丞相曰不知藏
用曰小國州郡戶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馬能盡知
丞相默然翰林學士王鶚邀宴具第歌人唱吳彥高
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用微吟其詞中音節語
起執手歎賞曰君不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
者也益敬重帝聞藏用陳奏謂之阿蠻滅兒里于李
宰相見者亦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真以禮者王還以



功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源郡開國伯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又加太子太師八年蒙
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令招諭日本藏用以書遺黑
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
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為得
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
月所照盡為臣妾蠢爾小夷敢不有服然蜂蠱之毒
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
生處天子致書於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
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
王辭敬舍之地陪臣國知大轍敦厚之政亦非必欲
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彼如彼尺一之
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
哉既聞之既當入朝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
期以歲月徐觀其為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
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
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
誠思効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家
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其事王不先不先告疑有
二心即配靈輿島館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
彩雲島阜方對黑的坐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問



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乎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之由是皆獲免九年拜門下侍中藏用嘗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中外晏然莫如還都舊京金俊及其黨皆不欲之藏用曰若不能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於是置古京出排都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於是置古京出排都監蒙古帝遣使徵兵于我勅令藏用來奏軍額及藏用謁帝帝曰朕命爾國出師助戰爾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乃以模糊之言來奏王惇曾奏我國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萬故朕昨日勅爾等云王所不可以我軍無五萬軍惇之言非實也苟不信試遣使與告者皆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陪臣受罪否則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朕何有此言遂呼惇曰宜與藏用辨又勅藏用曰爾還爾國速奏軍額不爾將討之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爾歸與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者藏用對曰敢不承命但督之則雖有船材恐不及也帝曰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之事爾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昔成吉思皇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



帝若征女真我為右手若征回回我為左手後成吉思皇帝將討回回命助征河西竟不應帝討而滅之爾亦聞之藏用對曰我國昔有四萬軍三十年間死於兵疫殆盡將有百戶千戶但虛名耳帝曰死者尚有獨無生者乎爾國亦有婦女豈無生者乎爾乃年老暗事說何妄耶對曰小邦蒙荷聖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然皆幼弱不堪充軍帝曰子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之言也汝國何不生是事乎導欲復言軍事藏用曰至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可驗帝謂導曰言已畢矣

十年木行某發位字

恐有不測之變乃以遜位為言行遂廢王立安慶公

渴時世子在蒙古回至鴨綠江聞難遂入朝行懼以藏用充節日使如蒙古欲令說世子而返至則具陳行慶立未幾王復位入朝明年藏用謁王於道王至東京行省問廢立之故王以有疾遜位對行首知其非實請以藏用從行王惡藏用言與己異故不許藏用追謁於燕具奏衍逆藏狀帝使頭輦哥率兵衛王國又明年蒙古斷事官不花等宣言林行慶立時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充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十三年卒年七十二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覽往史陰陽醫藥律歷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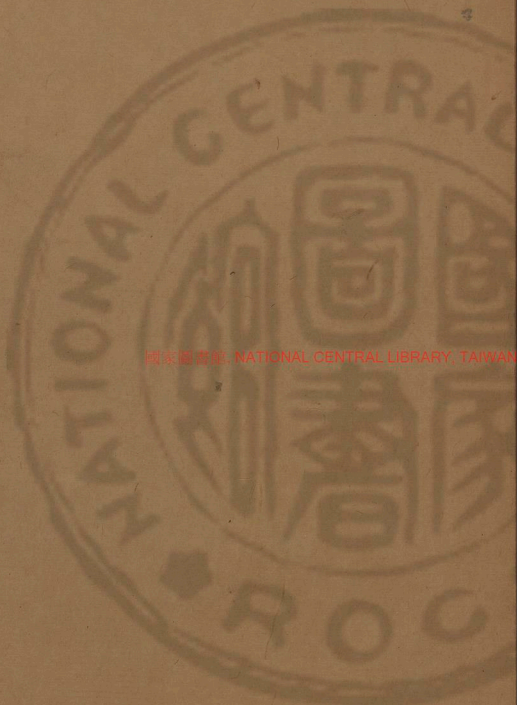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Inches

Centimeter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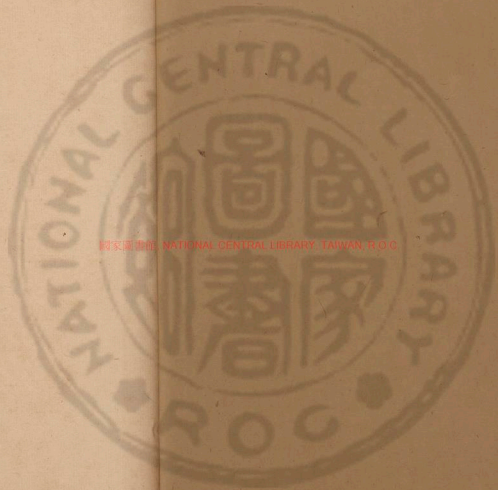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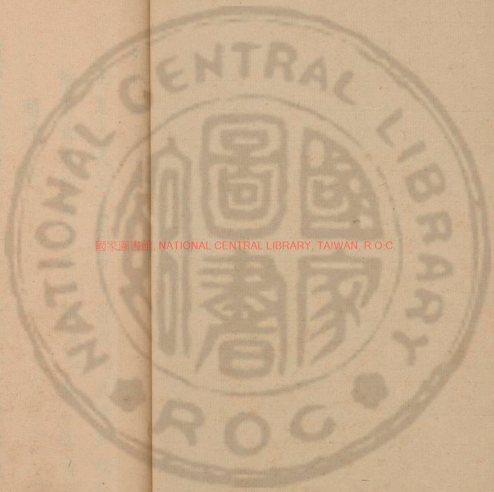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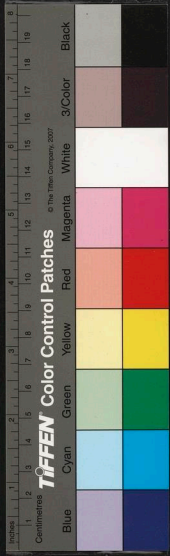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bbbce 1e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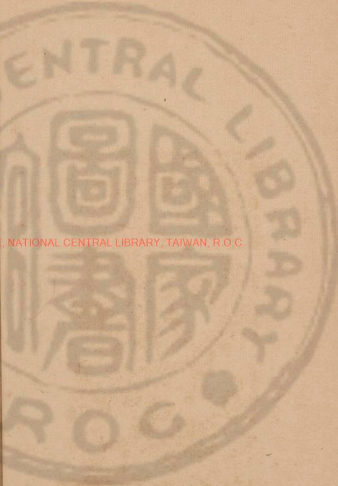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 奉 教 脩

趙冲

趙冲字湛若侍中永仁之子生一月母亡稍長極哀
慕家稱孝童以蔭補官入太學登上舍明宗時登第
籍內侍博聞強記諳鍊典故熙宗朝拜國子大司成
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出為東北面兵馬使
還拜禮部尚書高宗三年進樞密副使翰林學士承
旨上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廢已久王
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時金山兵闖八北鄙以恭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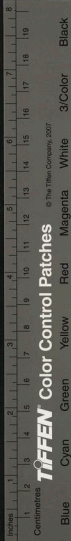


政事鄭叔瞻為行營中軍元帥冲副之右承宣李延壽都知兵馬使五領軍屬馬又括京都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又發僧為軍共數萬叔瞻等點兵於順天館時驍勇者皆為崔忠獻父子門客官軍皆老弱羸卒元帥心懈王御崇文殿羣臣入謁分左右叔瞻冲以戎服率諸摠管入庭行禮王授錢日官以拘忌諂忠獻出師不由大路自保定門循城南宿獲祝驛會大雪士卒凍縮不能前及霽至興義驛適平州防禦軍還前軍望見槍旗謂賊兵至遂奔潰唯冲勒兵整肅叔瞻等聞賊兵至益白州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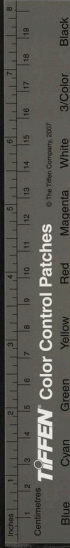
屯興義會平州防禦軍還前軍望見槍旗謂賊兵至益白州退

知門下省事鄭邦轉代之邦輔冲等耀兵益州賊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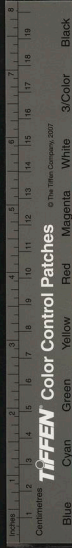
遁去五軍元帥追賊于安州行至太祖灘遇雨而止置酒宴樂不設備有一人乘白馬突入陣中舉旗而麾俄而賊兵大至急圍五軍前軍先潰遂簿中軍縱火燒壘諸軍士卒散走唯左軍拒戰邦輔冲奔左軍左軍亦敗五軍皆潰大將軍李義儒白守貞將軍李布柱等戰死士卒死者不可勝計韜重資糧器仗皆為所奪邦輔冲奔還京潰卒絡繹於道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震御史臺上疏曰鄭邦輔趙冲望賊畏縮莫有闔心棄軍驚走以致士卒陷沒又歷代所傳兵書文籍以至器仗盡為敵奪未副推轂



之意請免其職不允御史臺復請罷職從之未幾冲復為西北面兵馬使俄拜樞密使吏部尚書諫官奏趙冲昨以敗軍被劾免官今無功可賞復除舊職乞收成命待其成功許除官從之女真黃旗子軍渡鴨綠來屯獐龍靜三州境冲與戰斬獲五百一十餘級又戰於獐州暗林平大敗之殺虜及溺江死者不可勝數僅三百騎遁去即復冲職明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召還賊日熾官軍懦弱不能制復以冲為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為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為前軍吳壽祺為左軍申宣胄為右軍李霖為後軍李迪儒知兵馬使授賊遣之初中辰敗軍作詩曰萬里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掇時節倘教造父更加鞭踏躡沙場摧古月至是部伍整齊號令嚴明秋毫不犯諸將不敢以書生易之冲等道長湍至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高延千戶阿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使李勳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金李鳳擊之以迎賊既而賊從二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軍望風而潰敦守等與勳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迓歸賊魁又欲引還虜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蒙古太祖遣元帥哈真及札刺率兵一萬與東



真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契丹敗攻和
孟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會天大雪餉道不繼敗
堅壁以疲之哈真患之遣通事趙仲祥與我德州進
士任慶和來牒元帥府曰皇帝以契丹兵進在爾國
于今三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
無致久闕仍請兵其辭甚嚴且言帝命破賊之後約
為兄弟於是以尚書省牒答曰大國興兵救患契封
凡所指揮悉皆應副冲即輸米一千石遣中軍判官
全良鏡率精兵一千護送及良鏡至蒙古東真兩元
帥邀至上座宴慰曰兩國結為兄弟當白國王受文
牒來則我且還奏皇帝蒙古東真難以討伐故
為名然蒙古於夫狄最凶悍且未嘗與我有舊好以
故外外震駭疑其非實朝議亦依違未報遂稽往犒
冲獨不疑馳聞不已蒙古怒其緩訶責甚急冲輒隨
宜和解之明年冲與哈真子淵等攻江東城破之哈
真等還冲送至義州哈真執冲手泣下不能別蒙古
軍奪我諸將馬以行冲詰之曰此皆官馬雖死納皮
不可奪也蒙古信之有一將軍受銀給馬蒙古以冲
言為誣復多奪馬去子淵頗如人謂我人曰汝國帥
奇偉非常人也汝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冲嘗被酒枕
其膝而睡子淵恐其驚悟略不動左右請易以枕子
淵終不肯其忠義思信之感動人者如此凱還忠獻



忌功停迎迓禮拜政堂文學判禮部事尋加守太尉
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修國史明年卒五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蓋文
正為人風姿魁偉外莊重內寬和凡遇士愉愉然不
施戟級三掌文閣所選皆名士出將入相朝野倚重
平時蒞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其為寬厚豁達長
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其磊落不常之器為
相聞獨樂園于東臯每公餘引賢士大夫以琴酒自
娛後配享高宗廟庭子叔昌李珣叔昌別有傳李珣
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蓋先定子忤

忤席家蔭又籍妻父金方慶勢驟拜郎將兼祭御史

嘗以行首宿衛一日乘晚入直門已閉元宗聞之命
從隙入作辭曰人臣不宜從隙竟不入有司以闕直
劾罷人稱其直方慶之討真島也白王起忤為將軍
又從方慶征日本有功後元復征日本忠烈請于帝
授昭信校尉管軍摠把賜銀牌及印於是從方慶副
征厯右副承旨知密直司事以病免王起拜其壻庚
瑞為郎將慰之尋卒忤容儀偉麗頗通典故性寬平
人無怨者子文簡文謹文簡字敬之官至密真副使
亦美風儀閑習禮度為時所稱文謹忝知門下政事
集賢殿大學士